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



近十年之怪现状

吴趼人　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

·主编　夏传才·

近十年之怪现状

吴趼人　著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孙致中



近十年之怪现状
吴趼人 著
*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（天津市湖北路27号）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*
787×1092毫米32开　5.25印张　2插页　113千字
1986年12月第1版
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10330·8　定价：0.96元

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

编 辑 说 明

近代文学，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运动前夕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。在中国革命史上，它起过启蒙的作用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，它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。这个阶段的进步文学，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艺术传统，在题材、内容和文学形式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。在内容上，它以反帝爱国和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主题，自觉地使文学成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批判的工具。或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，密切配合维新运动；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，进行宣传鼓动。在文学形式上，它突破旧有形式，语文合一，趋向通俗化和多样化。这些变革，形成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，为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。

由于近代文学自觉地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服务，因而要求文学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的读者，力求通俗化。通俗化的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采用白话文，文字浅显，易读易懂，形式自由，表达方便；一方面利用广大社会阶层所熟

悉的各种艺术形式。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倡导“平易畅达的新文体”和“小说界革命”，并亲自写白话小说；著名革命家陈天华、秋瑾也利用通俗文学形式，或写白话小说，或写民间唱本；还有许多作者运用戏曲、话剧等形式。当时通俗文学呈现繁荣的景象，起到宣传变革、鼓舞士气、开通民智，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。

近代通俗文学面向广大社会群众，这个层次的文学，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进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。近四十年来，我们偏重于研究高层次的“正统”文学，而对近代通俗文学却很少研究，或重视不够。

近代通俗文学包括白话小说、戏剧、民间故事、唱本、民歌，数量众多。以影响最广泛的白话小说而论，人们一般只谈到四大谴责小说（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孽海花》），其实名称可考者近五百部，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和比较优秀之作。关于太平天国、义和团的民间故事和民歌，各种弹词唱本和地方戏曲脚本，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。对这些作品，我们过去注意不多，当代读者很少知道。由于时日长久，又经十年动乱，大部分材料散佚，为了向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实际的作品资料，我们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，编选这套《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》。

这套资料以编选实际作品为主，附录有关史料，编选的原则是：

一、编选在旧民主主义各次运动中或在社会上有影响，

以及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或革命家的文学作品。这样的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，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，具有史料价值。

二、编选重要作家的各种较好的作品，这样，除了已经流行的该作家的代表作，读者还能读到他的其他重要作品，有助于对这些作家的全面了解和研究。

三、编选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艺术价值，内容比较健康，或写作上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，具有可读性。当然，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，看到作者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，对它们内容上的错误和缺点，要作必要的分析说明，对极个别描写“过黄”的语句作必要的删节；凡删节之处均应作出标记。

四、有的作品，在建国后曾经印行，但经过三十年，读者已很难得到，而又确有研究价值的，当酌情编选。编选时将根据原本，重作校订。

五、每书卷首前言，包括作者介绍、版本和整理情况、内容评介。

囿于我们见闻不广，限于我们学力不足，编选未必得当，整理难免不妥，评价或有错误，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，以便改进。

《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》编选小组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

前　言
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是大家所熟悉的一部名著，然而它的续作——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却鲜为人知。其实，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却也颇具特色，很值得一读。

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又名《最近社会龌龊史》。作者吴趼人。吴趼人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小说作家。祖籍广东佛山镇，故自称“我佛山人”。年值十七、八岁，即赴上海谋生。并常为几家报社写稿，1902年始为梁启超主办的《新小说》撰写小说。著名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（部分章节）以及《痛史》（部分章节）、《电术奇谈》、《九命奇冤》等多种小说均在《新小说》上发表。由此而文名大振。因常年伏案劳作，积劳成疾，1910年以痰喘病卒于上海，享年仅四十五岁。计其一生作小说三十余种，另有《研廛笔记》、《我佛山人笔记四种》行世。

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于1909年在《中外日报》连载至第二十回，未完，但是，尚可告一段落。到1910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，易名为《最近社会龌龊史》。它的时代背景与
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略同，风格亦相近。只是笔法稍作变易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以“我”为全书的总机捩，即以“九死一生”的所见所闻作为小说的发展线索。而在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中，“九死一生”即那个余有声，仅仅作为引子，它的存在意义无非是导引伊紫旒出场而已。作者在《近十年之怪现状·自叙》中，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为“自记体”，而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则为“传记体”。

这部二十回的作品分为两编。前十回为第一编，后十回为第二编。第一编主要写上海的商界，第二编主要写山东、天津的官场。写商界，以官场穿插之；写官场，以商界穿插之。商界与官场相互交叉，彼此联系，由于波及社会的各个侧面，从而展示出一幅卑污龌龊的社会现状。坑诓拐骗，尔虞我诈，相互吞噬，是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。不成器的宦家子弟乔子迁与他的莫逆之交烟铺堂倌李老三，异想天开，梦想发财，合伙盗窃了几桶金矿石，由山东偷运到上海，再堂而皇之挂起“奏办山东金矿局”和“山东金矿招股处”两块招牌，诱骗人们入股，以饱私囊。待行骗之事欲发，官方派人查办，几乎在这同时，山东官府内显要人物给乔子迁拍来电报，透露消息。官即盗，盗即官，可见此言不谬。乔子迁闻“风”而动，拐带股金溜之大吉，从此便逍遥法外，尽情享乐去了。而负责查办此案的鲁薇园苦于无法交差，竟顺手牵羊般地拐走朋友的二万五千两银子，隐姓化名，北上天津，悠悠然做了军火商的买办。“军火商”又经这位买办之手，从昏庸的天津制军手中轻而易举地骗走一笔巨款，使这位“买

办大人”处境险恶，只好剃去胡须，又复鲁薇园之名，重返山东，俨然一正人君子也。并且很快得到新任巡抚大人宠信，扶摇直上，步步高升，自此便安富尊荣起来。在作者笔下，无论商界，还是官场，不仅坑诓拐骗充斥其间，吃喝嫖赌之风亦且十分盛行。酒楼、烟馆、妓院，是这群无耻之徒时常出入之所，动辄整日整夜地“吃喝”、“叫局”、“碰和”。即使恭贺官场要人“荣升”，也是“履舄交错、裙屐纷陈”，那一番纸醉金迷的景象更是不消多说了。吸鸦片、嫖女人，是他们生活中第一要务，身处绝境的陈雨堂，为避债而流浪街头，可一旦借到（抢到更为妥当）四元多洋银，先是急不可待地过足烟瘾，接着便是连续两次留宿下等娼家，直至身无分文，才肯罢手。堂堂的山东巡抚陈惠常，竟然撇开为他庆贺的宾客故交，潜身角落与妓女巧玲去鬼混。官场之腐败于此可见一斑。至于卖官鬻爵，贿赂公行，任用私人，这一切一切，在官场触目皆是，几至见怪不怪之境地。而最能映照出整个社会卑污腐朽者，则莫过于伊紫旒其人。坑诓拐骗、吃喝嫖赌集于一身。赖债不还的是他，敲诈同伙乔子迁四千两白银的是他，坑骗珠花的是他，将“官照”押给妓女的是他，操纵舆论、造谣生事的还是他。此人的狡诈卑劣，更表现在他的趁火打劫。书局老板许老十濒临破产，紫旒乘人之危，软硬兼施，终于变相地吞没了许老十价值两千多元的书局。而且，转眼间就做成一笔昧着良心的交易，坐收纯利六百元。就是这样一个行止龌龊、无耻之尤的流氓无赖，在上海滩纵横捭阖，为所欲为。甚而至于被一些人

奉为“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，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。”伊紫旒是当时腐朽的社会机体上的一颗毒瘤，从这一人物形象上，不是可以透视到商界、官场乃至整个社会黑暗败坏之状了吗？这就是作品所展现的晚清的社会现实，即魑魅魍魉横行、牛鬼蛇神纷扰、丑恶现象充塞天地的社会现实。作品形象地诉诸读者：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岌岌可危的境地。

对于这类所谓社会小说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成就，鲁迅先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，他说：“戊戌变政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，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，顿有掊击之意矣。其在小说，则揭发伏藏，显其弊恶，而与时政，严加纠弹，或更扩充，并及风俗。”作者对晚清社会这种“并及风俗”的揭露，可谓不留余地。这正是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积极的思想意义之所在。
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作者对晚清社会现实的种种揭发，还仅仅停留于怪现状的演绎和罗列，笔触尚未鞭辟入里，还没有揭示出诸般怪现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，因而，作品尚缺乏击中要害的批判力量。这自然与作者改良主义的思想境界不无关系。

按作者类分自己作品的原则，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当属社会小说之列。当时写社会小说的人，多模仿《儒林外史》，吴趼人对《儒林外史》尤为崇奉，他的社会小说明显带有《儒林外史》的深刻影响。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的结构与《儒林外史》颇为相似。鲁迅先生评论《儒林外史》的结构特征说：“惟全书无主干，仅驱使各种人物，行列而来，事与其

来俱起，亦与其去俱讫，虽云长篇，颇同短制。”借用这段话来评论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不是也有几分恰当吗？作者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中，亦深得《儒林外史》之壶奥。其述陈雨台与紫旒、许老十共进晚餐，当其酒足饭饱之时，忽尔烟瘾大作，“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，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，放在嘴里，故意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，搀得凉了，呷了一大口，如法一咽，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”。过了一会儿，“紫旒问雨堂道：‘你不要吃烟么？’雨堂正色道：‘你们总当我有烟瘾，其实这东西，我虽然玩了二十多年，并不知怎么叫个瘾，说一声不吃，就可以不吃的。……’”正所谓“无一贬词，情伪毕露”（鲁迅评《儒林外史》语）。伊紫旒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刻划得比较成功，则主要得力于精到的细节描写。他的债主余有声正处穷途末路，欲计取欠债。还没等有声开口，“紫旒先说：‘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，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，……加以连年欠负，债主日日上门，真是闹得头晕目眩。’说着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，在皮夹子里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道：‘阁下请看，这是今天才当的。那些无情的债主，他来了便不肯走，……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。’”一番话使有声开口不得，只好匆匆告辞而去。可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有声亲眼见到紫旒在戏园子肆意的挥霍。更见其灵魂卑污的是送陈雨堂“中金”的细节描写。他先与许老十商定，双方各送中人陈雨堂十元“中金”，暗地里只是将许老十的十元送上，而且转过脸对着雨堂窃窃私语：“他只

肯五元，是我竭力说项的，才有此数。”他不仅根毛未拔，而且还邀得雨堂一片感激之情。这些异常传神的细节描写，十分生动地表现出紫旒狡诈卑鄙的性格特征。

然而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亦留下不少缺憾。书的末尾，以几回的篇幅叙写骊珠小姐的单相思，在作者，试图借以暴露社会怪现状之另一端；而在读者，终觉其格调与全书不甚协调，似有游离于主题之嫌。结构亦因此而略显松散。在具体描述中，由于作者激于义愤，意在暴露，所以时或有忽略艺术规律之处，确有“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”的弊端。甚或为追求趣味性，以迎合某些人的嗜好，不惜夸大其辞，致使某些情节失之于虚假，堕入庸俗的泥潭，最终反倒失去了艺术感染力，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。

迟崇起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自叙

宣统二年（1910）

吾人幼而读书，长而入世，而所读之书，终不能达于用，不得已，乃思立言以自表，抑亦大可哀已。况乎所谓言者，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，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，技仅雕虫，谈恣扪虱，俯仰人前，不自颜汗。呜呼！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也哉。虽然，落拓极而牢骚起，抑郁发而叱咤生，穷愁著书，宁自我始？夫呵风云，撼山岳，夺魂魄，泣鬼神，此雄夫之文也，吾病不能。至若态虫鱼，评月露，写幽恨，寄缠绵，此儿女之文也，吾又不屑。然而愤世嫉俗之念，积而愈深，即砭愚订顽之心，久而弥切，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，窃自侪于谲谏之列。犹幸文章知己，海内有人，一纸既出，则传钞传诵者，虽经年累月，犹不以陈腐割爱，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。爱我者谓零金碎玉，散置可惜，断简残编，掇拾匪易，盍为连缀之文，使见者知所宝贵，得者便于收藏，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？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。计自癸卯始业，以迄于今，垂七年矣，已脱稿者，如借译稿以衍义之《电术奇谈》（见横滨《新小说》，已有单行本），如

《恨海》（单行本），如《劫余灰》（见《月月小说》，皆写情小说也。如《九命奇冤》（见横滨《新小说》，已有单行本），如《发财秘诀》，如《上海游骖录》（均见《月月小说》）。如《胡宝玉》（单行本），皆社会小说也。兼理想、科学、社会、政治而有之者，则为《新石头记》（前见《南方报》近刻单行本）。其未脱稿者不与焉，短篇零拾亦不与焉。嗟夫！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，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，自视亦大愚矣。窃幸出版以来，咸为阅者所首肯，颇不寂寞。然如是种种，皆一时兴到之作，初无容心于其间。惟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一书，部分百回，都凡五十万言，借一人为总机捩，写社会种种怪状，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，惨淡经营，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，盖虽陆续付印，已达八十回，余二十回稿虽脱而尚待讨论也。春日初长，雨窗偶暇，检阅稿末，不结之结。二十年之事迹已终，念后乎此二十年之怪状，其甚于前二十年者，何可胜记？既有前作，胡勿赓续？此念才起，即觉魑魅魍魉，布满目前；牛鬼蛇神，纷扰脑际。入诸记载，当成大观。于是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，支配先后，分别弃取，变易笔法（前书系自记体，此易为传记体），厘定显晦，日课如干字，以与喜读吾书者，再结一翰墨因缘。

目　录

第一回　妙转玄机故人念旧
喜出望外嗣子奔丧

我佛山人提起笔来，要在所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之后，续出这部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翻。前书借了九死一生、死里逃生两个别名，及一个穷汉，开头做了一篇楔子，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，用一个“我”字代了姓名，直到全书告终。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，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；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，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。我如今既然要续撰，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，抒一抒诸君的闷气。

那九死一生姓余，名嗣偁，表字有声，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，长江下上，苏、杭二州，南北各省，都设有字号，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，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。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，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，托他代为设法行世，自己便附了轮船，回到家乡去了（家乡是何处，仍未表明，只怕还是哑谜儿）。

在家乡伏处了几年，日子过的渐觉拮据；吴继之此时也

是中落之家，不像从前的裕如了。有声株守得不耐烦，便禀过母亲，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，附了轮船，走到上海，打算碰碰机会，或者可以谋个馆地，以为糊口之计。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，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。真是人情冷暖，今昔迥殊；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，都是落落寞寞的，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。

偶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伊，表字紫旒，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，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的差事，光景还好。此时有声旅况萧条，未免人穷思旧债，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紫旒公馆住处，寻访前去。紫旒听说有声到了，便连忙从楼上下来，彼此相见，照例叙过契阔。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，正要开口问他旧欠，紫旒先说道："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，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，浑身骨节酸痛，举动诸多不便，加以连年欠负，债主日日上门，真是闹得头晕目眩。文报局里几两银子，还够不上利钱。"说着，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，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道："阁下请看，这是今天才当的。那些无情的债主，他来了便不肯走，无论多少，总要逼出点才去，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。"有声见他如此，倒不便开口，稍为坐了一会，便辞了出来。

一路上垂头丧气，猛然想起，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？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，家中又遇了一场火，此刻不知怎样了，寻见了他，好歹总有个商量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坐车到了城门口，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。一个人心绪恶劣，便有许多

想不到的地方，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国演，才想起述农房子已经烧了的，从何找起呢？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，喜得一问便问着了。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，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，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，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。听说有声访到，不胜之喜，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，述农便约了有声，仍旧出城，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，天气已是晚将下来。述农道："你几年没到上海了，我一向也闷在家里，从不出城，我们吃过了酒，去看戏罢。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，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。"有声到了几天，一无所遇，心中正自烦闷，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，便答应了。

两人便出了酒店，同到戏园里去。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去了，述农、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。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。过了一会，只见按目（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）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，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。紫旒只管招呼朋友，却不见有声，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，不过心烦意闷，懒得招呼罢了。第五出戏，戏单上排的本来是《纺棉花》，忽然改了一出《卖胭脂》，有声向台上一看，见挂了一扇牌子，才知道是被别人点了的。正要和述农说话，忽听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，回眼看时，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。旁边同坐的一个人，对紫旒说道："紫翁真会办差，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。"又一个说道："等回来挂出那帐檐，还要光怪陆离呢。"那一个道："不知统共化了多少钱？"紫旒道："三件东西，一百六十元。"说时，又叫了两声"好"！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，弯着

腰说了几句话，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。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摔，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，原来是一包洋钱，散满戏台，大约有五、六十元之谱。有声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。

等到戏散之后，夜色已深，述农进城不便，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，同到泰安栈安歇。有声谈起紫旒的事，述农道："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，却不曾留心。紫旒我也认得的，听说他近来阔得很呢！"有声道："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，未见得阔到那里去。"述农道："姑勿论他阔不阔，欠债还钱，总是应该的，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，总不能他当了东西便可以不还债的。"有声点头称是。当下谈了一会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述农盘桓了半天，仍旧进城。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，仍去访紫旒。紫旒见了有声，便眉花眼笑的说道："兄弟还没有去回候，阁下倒又屈驾了。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，阁下不要见弃。我这是念旧的话，差不多的朋友，我也不多这个事。现在有个朋友，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，正要请一位朋友帮忙，不知阁下可肯屈就？"有声道："我这回出门，本来为的是谋事，既承推荐，感激不尽。"紫旒道："既如此，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，再过来奉请。"有声听了这几句话，又是开口不得，坐了一会，只得别去。紫旒道："我也不敢奉留，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。"说罢一同出门，彼此分路。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。

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，祖上都在外做官。他

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，早年已经亡故。哥哥乔子守，是个一榜，服阕之后，遇了大挑，挑在一等，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。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。这乔木，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，很署过两回大缺，五十多岁上断了弦，没有儿子，因向兄弟商通，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，以后便打算不续弦、不纳妾了。子迁到得山东，便是少爷，终日在外胡闹，甚么鹊华桥、大明湖（济南游宴之地），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。乔木气的了不得，便把他驱逐回南。又过了十多年，乔木年纪过高，便呜呼哀哉了。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，一面代为买棺盛殓，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，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，叫子迁赶紧去。

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，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，结识的朋友不少，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。几年下来，闹了个一贫如洗，告贷无门，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了。只有一个人，是他莫逆之交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倌李老三。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，天天到北诚信开灯，久而久之，便与这堂倌李老三相熟了。从子迁穷下来之后，人人见了他，都是远而避之的，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、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。

那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忽然接了济南电报，说是继父死了，不觉喜出望外，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，和老三商量说："我这回到山东，偌大的一份家财都是我的，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呢？"老三踌躇了半晌道："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？"子迁道："有五、六十元也够

了。”老三道：“那里要得许多？”子迁道：“别人或者不消，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要置办起来，岂不是要多费些么？”老三又沉吟半晌道：“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，只是起了出来，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。”子迁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便辞了此处，和我一起到山东去。”老三道：“两个人去，盘缠又要多了。”子迁听说，便顿住了口，搓手顿足。老三道：“乔先生，你且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。”说罢，径自去了。子迁躺在烟铺上，过足了瘾，又多吃了二钱烟，还不见老三回来；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，各堂倌都吃过晚饭，老三方才来了。说道：“乔先生，我依你跟你到山东去，不知要多少盘缠？”子迁想了一想道：“至少只怕也要一百，就是不要一百，也要八、九十的了。”老三道：“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，统共凑了三十八元。连这里押柜五十元，有了八十八元了，我们就准定这样办吧。”子迁道：“如此好极了。但不知这里押柜的，几时可以取得出？”老三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一两天就有的。我们先置办东西去吧。”于是托了别个堂倌代他照应，自己却和子迁出来，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。当日老三便向东家辞工，取回了押柜，当真的跟子迁到山东济南府去了。

子迁到得济南，入了继父公馆，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擗踊号叫了两声，然后对各同乡老伯辈叩过孝头，一面成服。就在苫次开灯，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，一同躺在苫次，在旁人看见，倒像有两个孝子一般。子迁停顿过半天，便有

代理后事的同乡，把封锁的箱笼等件，一一点交。子迁谢过了，便打开来逐件检点。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，不下二、三万金，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。

一场丧事办过之后，子迁便留在山东，仍旧是阔天阔地的举动，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，待如上宾，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。两个人一对儿出去，一对儿回家，闹了两年，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。因为公馆房子太大，自己住不了，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。那来租的，却是一个广东人，招了股分，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，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，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。被老三看见了，便计上心来，到了夜静时，便亲自动手，偷了三四桶进来，子迁笑问道："你要他这个做甚么？"老三道："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府混不出甚么道理来，我们不如仍回上海。"说罢，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。子迁大喜，便即日将各种产业变了现银，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，只说运柩回籍安葬，向各同乡处辞过行，带了灵柩，雇船到了烟台，附着轮船仍回上海。

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，却在大马路鸿仁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房子，置备家伙住下。在门口挂了一扇"奏办山东金矿局"招牌，又挂一扇"山东金矿招股处"招牌。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，又开桶取出几块，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。子迁便是总办，老三便是师爷，放开手段，结交起来。紫旒说荐有声的馆地，正是这个去处。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　五十金暂依招股处
二百元押去府右堂

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不忘故旧的话，说的开口不得，回到客栈，闷闷不乐。此时旅费有限，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，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，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。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？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。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，茶房送进来一张条子，有声接来一看，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。有声答应知道了，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，问了坐号，进去与紫旒相见。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，一个便是乔子迁，一个便是李老三。有声向未认得，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。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，叫李仲英。当下彼此寒喧已毕，紫旒便让点菜。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，随意点了两样。一时点齐了，便发了菜单下去，大众入席。一汤过后，紫旒便对有声道："兄弟是爽快的人，早起所说的，就是这位乔子翁。子翁在山东多年，所有那边的风土人情、物产地理，都考究的十分清楚，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。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，探了矿苗，化验过，成数极高，所以禀准了山东抚台，

招股开办，抚帅给了札子，到上海来设局招股。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，恰好足下现在清闲无事；子翁也久仰大名，就打算奉屈帮忙。”子迁接着拱手说道：“一切都望指教。”

有声正要回答，忽然外面跑了一个人进来，生得面目瘦削，皮色青白，手里拿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，嘴里说道：“二哥，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。”说着，又向众人弯了弯腰，把那包东西向桌上一放，便就坐下，向有声招呼。彼此问了贵姓台甫，原来这个人正是紫旒的妻舅，姓贾，表字伯绳。当下伯绳问紫旒道：“奉托的事怎样了？”紫旒道：“我已经竭力磋磨过了，大约七十五两库平银子是不能再少的。以我的交情说上去，他此刻应允照七十五两规平就是了。”伯绳道：“大约一百元光景罢？”紫旒道：“总不过一百零两三元的样子。洋钱折银价，好在是有市面的。”伯绳按一按那包东西道：“这里只有一百元，明日再补足可使得？”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钱。伯绳连忙一手按住道：“照呢？”紫旒便缩回了手道：“明日包办到就是了。”伯绳道：“那么我们明日交易罢。”说着，拿起洋钱包子，说声失陪，便扬长的去了。紫旒不住的说：“吃两样东西去。”伯绳口也不开，头也不回。李仲英问道：“是甚么交易？”紫旒道：“是要捐一个小功名”。子迁道：“既然要捐功名，何以不把上兑银子交出呢？”

紫旒脸上涨了一阵绯红道：“伯绳是小孩子脾气，我不好和他计较。”回头对有声道：“我们说得好好的，却被他来打了个岔，还是谈我们的正事罢。子翁那边为的是开办之

始，束修不能从丰，暂时先送五十金一月；等将来开工之后，每年分红，再格外酬劳，不知阁下可肯屈就。”有声听说有了五十金一月，自己暗忖，姑勿论其丰不丰，暂时且得了一个托足之所，免了客栈的旅费，也是好的。想罢，便道：“多承紫翁的盛情，乔子翁的青眼，就怕兄弟才疏学浅，不能办事。”子迁连忙道：“客气，客气！有翁大才，兄弟是久仰的。”紫旒道：“如此，我们一言为定，明日子翁就送关书过去罢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不知有翁几时可以搬过来？”有声道：“兄弟住在客栈里，行止是随意的。”子迁道：“如此好极了。”当下彼此又应酬了一番，吃完大菜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紫旒果然亲身代子迁送了关书到有声处。有声受下了，便算清旅费，将行李搬到子迁所开的金矿局去。子迁首先请有声作一张禀帖给山东抚台，禀报开办招股情形，官衔倒是二品衔花翎山东候补道。有声是向来办惯公事的，就和他一挥而就，如式做妥，交给子迁自去发寄。自此以后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没有甚么事，不过写几封往来书信。金矿局里居然也有人来附股，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两，先收一半。十股、八股、三股、五股，居然有人来的。

一天，子迁、仲英都出去了，只剩了有声在家，忽然紫旒走到，有声接着相见。寒暄已毕，紫旒便问长问短，问宾东相得否？同事处得来否？有声倒是十分感激。紫旒谈过一阵，然后凑近一步，对有声道：“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。因为要还一笔欠项，要用二百元洋钱，一时没处调

动，要想向阁下通融。论理呢，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还，不便再说这个，但是‘前欠未清，免开尊口’，这句是市井上的话，阁下必不如此。所以我才仗着老脸，前来商量。并且还有一说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可以放在这里做一个信，不过两三个月，我就可以设法归还的。”有声道：“兄弟近来光景不比从前，前几天支了两个月薪水，已经寄了家用。阁下若是早来两天，虽不能如命二百元，多少总还可以应酬一点，此刻却是力不从心，无可如何了。”紫旒道：“我也明知道这一层，但不知可否暂向子迁借两个月薪水，应酬我一半？我这件信物，暂且可以存在此地。”说罢，在怀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来抖出一看，却是紫花印标了朱的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，姓名、年貌、籍贯、三代，填的整整齐齐。紫旒一面抖开给有声看，一面说道：“这东西别人拿去，虽然没用，却是兄弟一辈子的前程。此刻停了捐，就让化了钱也捐不回来。拿了这个作信，想来阁下总可以谅我。”有声道：“委实是没有，倘是有的，也无须这个。兄弟承情荐到这里，还不满两个月，先就向乔子翁借了两个月薪水了，此刻再借，恐怕难乎为情。还是紫翁自己向他商量，只怕还好。”紫旒道：“这个倒有点未便，还是费心阁下罢。”有声道：“如此，这官照请先拿回去，我只管商量商量看。”紫旒道：“如此就费心了，我明后日来取回信。”说罢，怀了官照，别过有声，出了鸿仁里，走到大马路，向西行去。

一路上左右盘筹，到那里去才可以借得着二百元呢？一路上低头去想，猛然想着了一处，恰好一辆东洋车走过，紫

旒便叫了过来，跨上去坐了，一路指挥那车夫转弯抹角，到了四马路胡家宅梅春里停下。给了车夫几十文，走到一家门首，扣了两下门，里面问："是谁？"紫旒答应："是我。"便有一个人开了门。紫旒问道："小姐在家么？"那人道："不在家，跑马车去了，只有老太太在楼上。"紫旒便一径登楼，在楼梯上先叫道："妈妈，你近来可好？许久不见了。"上面应道："是谁？"紫旒登尽楼梯，掀开门帘进去道："是我。"那老妇人道："哎哟，原来是伊老爷！久不见了，你可好？我家妮儿（京师闺女之称）惦记着你呢！可巧他今儿跑马车去了。伊老爷你这边躺一躺，他就来的。"一面说，一面在烟榻上坐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杆烟枪，嘴里又喊道："喜子，泡茶来。"楼下答应了一声。老妇人又对紫旒道："我家妮儿不在家，那些丫头们就都躲懒了，欺负我年纪大。"说话时，丫头喜子捧了一碗茶上来，放在烟盘里，笑道："伊老爷，今儿是甚么风把伊老爷吹来了？还是前回送衣服帐檐来过一次，以后就没见过金脸了。"紫旒笑道："你说我罢了，好胆大的丫头，甚么金啊、银啊，犯了你小姐的讳。"喜子道："我说的金字，不过是姓，不像你送的帐檐，全幅用了绣金的，绣出来的又是甚么月亮咧，梅花咧，那才犯讳呢！气得咱们小姐一回也没有用过。"那老妇人道："伊老爷，你不要听她，是用得着的戏上回回用的，妮儿还感激你得很呢。"紫旒笑道："妈当我是小孩子，我听她呢！当天送了来，我就去点了一出《卖胭脂》，看着用的。以后我也看着用了好几回。"老妇人道："你有

听戏的工夫，就不来家走一趟，累得妮儿天天惦记着你。”

说话时，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高底声响，走了上来。喜子连忙打起门帘，只见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般的女子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妈，吓煞我也，好好的坐马车，那匹马忽然疯起来了，就和溜缰的一般，也不问是路不是路的乱跑，把拉缰的马夫也掀了下来。幸得碰了两个红头巡捕，才把马拉住了。我另外雇了东洋车回来的。”紫旋听说，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，左手在他胸前拍了两下，叫道：“月梅！月梅。”月梅一摔手摔脱了，瞅了紫旋一眼道：“叫我做甚么？”旋紫道：“怕你吓掉了魂，我在这里替你叫魂呢！”月梅道：“呸！你为甚么咒我？”紫旋一笑，往后向烟榻上一躺，故意把怀里那包官照掉了出来，又故意连忙收起来，往怀里乱揣。月梅问道：“是甚么？”紫旋道：“没甚么。”月梅发怒道：“到底是甚么？又是送谁的鬼鬼祟祟的东西？”紫旋道：“是一样正经东西。”月梅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紫旋在怀中取出，月梅一手夺过，抖开一看，便往地下一摔道：“我说是甚么大不了的东西，原来是一张大当票。”

说的紫旋嗤的一声笑了。喜子俯身拾起来，紫旋接过，自行摺好。老妇人道：“伊老爷，这是一张甚么东西？”紫旋道：“是一张官照。”老妇人道：“要它做甚么？”紫旋道：“凡我们做官的人，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，倘使没有这张照，你也说是官，我也说是官，有甚么凭据呢？”月梅道：“这是那个给你的？”紫旋笑道：“这是化了一千多银子去捐，户部里给出来的。”月梅道：“哦，我晓得了，

所以你把它带在身边，叫人家好知道你是个官。然而你揣在怀里，人家还是看不见，不如拿来我代你糊在背上。来，喜子去拿浆糊来。”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。紫旒道：“此刻喜子走了，屋里只有我们娘儿三个，我不怕直说，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押钱的。”月梅道：“怎样押法呢？”紫旒道：“我今天等着二百元用，一时没有凑处，要向人家暂借，人家若是肯借时，我便把这张照留在他处，做个取信的凭据。”月梅道：“人家要你这个做甚么？”紫旒道：“人家要了，本来没用，不过我没了这东西，就不能出身做官。把这东西押在他处，是不怕我不来取赎的意思。”月梅道：“那么说，我押给你。”紫旒涎着脸道：“你如果肯押，我出三分利钱。”月梅道：“你再拿那劳什子给我看。”紫旒果然又取出来抖开，又指给他看所填的字：“这‘伊金庸’，便是我的名字；这‘三十五岁’，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；这‘身中、面白、无须’，便是说我的相貌；这一颗紫花色的，便是户部的印。”月梅折了起来，便道：“妈！你去拿二百元来。”老妇人道：“当真的么？”月梅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老妇人便果然转到耳房去了，这边剩了二人在那里鬼混。过了一大会，老妇人拿了一叠钞票过来，交给月梅，月梅接过来道：“几时还？”紫旒道：“多则两个月，少则一个月，就可以还的。”月梅便把一叠钞票交给紫旒，紫旒接过来一点，只见汇丰的、麦加利的、十元的、五元的、一元的，乱七八糟，参差不一，点了点数，恰好是二百元，便拿来揣在怀里。月梅也把官照藏起。

又鬼混了一会，紫旋便急急忙忙的别去。不知紫旋要到那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移花接木三条计
动魄惊魂一纸书

却说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钞票，出了梅春里，恰好巷口有一辆东洋车停在那里，紫旒跨上去坐了，用手一指，那车夫便顺着所指之处，发脚飞跑，转了两个弯，到了大马路凤祥银楼。紫旒喝叫停住，跳下车子，给过车钱，走到凤祥里面，在身边掏出一张票子，交给柜上说道："这两样东西做好了么？"柜上人接来一看道："好了。"随即取来一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先后都上天平秤过，取出算盘算了一阵说道："烟筒二十八两三钱；盒子四两六钱一分七厘。除收过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。"紫旒取出钞票，点了一百三十六元，柜上收了，开过发票，找出四角洋钱。此时已是入黑时候，紫旒拿了东西，仍旧坐了车子，走到三马路同安里落车，正要进去，不想迎面遇了有声。

有声道："方才到公馆里奉候，不想阁下仍未回去。遇见了令亲贾伯翁，说阁下天天在同安里花锦楼家，所以我特来奉访。不料贵相好说，今天阁下不曾到过，并且约了朋友今天叉麻雀，朋友已经到了，还不见阁下到云云。我因为阁

下不在，便走了出来，不期恰好相遇。”紫旒道：“如此恰好，就请到里边坐坐。”有声道“不坐了。我不过受了阁下所托，方才子翁回局，我问过他，他说这两天要解一笔机器款，这几天里头不便挪移，所以我专来回复一声，免误了阁下正事。”紫旒道：“费心得很，迟两天看罢；倘我在别处弄不着，再来求老哥费心。此刻没事，何不请到里面坐坐呢。高兴打牌，我们再邀两个人，多开一局。”有声道：“这个我一向不懂，少陪了。”说罢，拱手别去。

徐步绕行，转到了四马路。心中暗想：紫旒急到拿官照出来押钱，何以还有心神叉麻雀？这点镇静的工夫，真是令人佩服。一路上想，一路上东张西望，不提防后面忽然有人高叫一声：“有声。”有声回头看时，却是李仲英。有声立定了，仲英道：“你到那里去了？老总要请客，四面八方的抓人，却只抓不着，连你都不见了。”有声道：“在那里？请谁？”仲英道：“请两个生客，在同安里花小葆家，你快去罢，我还要找紫旒呢。”有声道：“你莫忙，紫旒不消找得，我知道他在那里。先到了小葆那边，我包管你一抓就来。”仲英道：“如此好极了，我们同去罢。”于是二人走西荟芳，穿出了同安里，到了花小葆家。

只见子迁果在那里，还有两个客。有声招呼一遍，方才知道一个安徽人鲁薇园，一个南京人李闲士，都是要入金矿股分的。有声正待细谈，仲英道：“你且说紫旒在那里？先请了他来再说。”有声道：“紫旒今天是主人，在隔壁花锦楼家，请他只怕未必来；除非你亲身去对他说，请他来陪

客，或者可以请得动。”子迁道：“奇怪，紫旒和花锦楼前几天闹断了，发过誓，永远不去的了，何以又去起来？”仲英道：“不要管他，且等我亲自去邀了他来，再问他这个。”说罢自去了。薇园问子迁道：“有翁可是也在山东同来的？”子迁道：“有翁是新近聘请的，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。”有声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兄弟不懂事，一切都仗子翁指教。”薇园道：“有翁一向恭喜是甚么贵业？”有声道：“向来都在长江一带经商的。”薇园道：“这金矿办起来，倒也是一件大商务。兄弟向在汉口，这回是慕名而来，打算多少做点股分。”子迁接口道：“薇翁今天到局里来，说起打算要做五百股，是一位大股东呢！”

说话时，仲英已偕紫旒走到，彼此相见，通过姓名。仲英道：“紫翁今天十分赏脸，他在花锦楼那边，是碰和的主人，本来走不开，被我说之再三，方才请人代碰。”子迁道：“屈驾得很！但是你前几天就賭神罚咒的说，永不到他家去了，怎么忽然又去碰和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些小孩子们，何必和他认真呢？说说罢了。我听仲英说，鲁、李二公都是罕客，所以特来奉陪。”薇园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久仰得很，今日幸会。”紫旒道：“听仲英说，二位要做金矿股分，这件事很好的。”闲士道：“兄弟无此力量，薇翁是一意要做。因为初到上海，地方不熟，由兄弟引到贵局的罢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兄弟虽不是局中人，然而一向与子翁相好，深知他这个矿办得极得法。前次已经将矿苗寄到日本，请化学师化验过，回信来说成色极高，可以获大利的。子翁

已经写信去聘这位化学师，大约下月就可到了。”闲士道："所以一个人要讲运气。那一座矿山，放在那里，怎么偏偏被子翁找着呢？”紫旒道："找着了，也要碰巧和这位抚帅有交情，才肯下这个札子。有了大宪提倡，招起股来，才得顺手。”薇园道："这么大一个局面，子翁、仲翁两个人就撑持起来，足见得才干不小。”子迁道："这边只办招股，没有甚么事，山东那边人多点。”紫旒道："这就是子翁实心办事之处。差不多的有了这个局面，那里容不下十来个人？”

说话之间，席面摆好，发出局票，相将入席。花锦楼就在隔壁，首先到了，在紫旒侧首坐下，把一个崭新的金豆蔻盒子放在面前，跟局丫头拿的银水烟筒，也是崭新的，配上一条珠练条。仲英笑道："这两件行头，一向不曾见过，想是伊老爷新送的？”花锦楼瞅了一眼道："你管他。”紫旒道："那个冤大头才化这些冤钱呢！”花锦楼又瞅了紫旒一眼道："都像你，我们都要喝风了。你伊老爷就是化冤钱，也冤不到我们身上，只梅春里一处，就够你一冤的了。”子迁笑道："这是一瓶上好的镇江醋，小心不要打翻。”花锦楼道："你又何苦代你们小蓀背履历呢。”

紫旒道："你们且不要说笑话，我们谈正事罢。薇翁既然答应了大股分，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应该列薇翁的大名。薇翁是路过的，不能常驻局内，他应该派一个人到局办事，这是兄弟统筹全局的办法。因为有鉴于近来招股的毛病，你看甚么煤矿局，甚么铁矿局，起初的时候，莫不是堂

哉皇哉的设局招股，弄到后来，总是无声无臭的就这么完结了。那里头有甚么奥妙，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。然而总逃不出办理不善四个字之范围以外。若要办理得善，头一着先要诸大股东和衷共济，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。方才听见仲英说，薇翁打算认五百股，照兄弟愚见，乔子翁认的是一千股，莫若薇翁也认了一千股。有了这两个大股东，事情就更容易措手了，不知薇翁以为如何？”薇园道：“这倒不忙。等兄弟商量起来看，未尝不可以多认点。”闲士道：“本来招股这件事，大股东越多，零招的散股越容易。但不知山东官场肯认几股？”子迁道：“这个是官督商办的局面，官场股分却并未提及。倘使我们股分招得好，也乐得不要官款，免得事事掣肘。”

说话之间，众局陆续都到了，一时管弦嘈杂，钏动钗飞，纸醉金迷，灯红酒绿。直到九点多钟，方才散席。鲁、李两个先行辞去，子迁、仲英、紫旒三个人，切切私语，有声见此情形，便也先行辞去，子迁也不相留。

紫旒见有声去后，便对子迁道：“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，是一定弄不好的，我劝你早定主意的好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件事都是仲英闹出来的，此刻骑虎难下。到这里开办了三个多月，来的不满一百股，喜得都是零股，没甚要紧。此刻来了这个大主顾，吃他下去，我没有这个胆量，放了他去，实在是舍不得，总要求你代我出个主意。”紫旒道：“依我是有三条计策：山东抚帅的公子，现在上海，我与他相熟，还说得上两句话，你先放胆吃他下来，然后央求抚帅

公子，我们打伙儿走山东，设法认真把他这矿务拿了过来我们办，此是上策。放胆吃了他下来，连前头弄来的，一并俵分了，各走各的路，只把有声丢下，此是中策。这两条计策都不肯行，只索推辞了薇园的股分，只吃点小买卖，此是下策。”子迁道："紫翁的上策太难，中策太毒，下策又太平常来了，我想大家从长计议，总还可以定一个善法。”仲英道："我倒有一个善法，我们暂时只管依紫翁的上策做去，做得到便好，倘使做不到，我们将计就计，就行那个中策，岂不干净？”紫旒拍手道："妙！妙！到底仲哥阅历多，见解不同。我们就依仲哥做去。”子迁道："这件事最好先见了抚帅公子，打听打听那条上策办得到办不到，再作商量。”紫旒道："这也容易。你要见抚帅公子，他就在隔壁花锦楼处碰和，说不得我到那边再摆一台酒，代你们介绍介绍，可是说话一切都要留神。”子迁道："凡紧要的去处，我一切都让你说就是了。”

说罢，一同出了花小葆家，走到花锦楼处，登楼入房，只见和局未散。花锦楼亲自代了伊紫旒，还有陈雨堂、萧志何两个打横对坐，花锦楼对面却坐了一个本房间的丫头。紫旒先介绍了子迁、伯英，与陈、萧两个相见，然后问道："五少大人呢？”花锦楼道："到群仙戏园去了。说是等看过金月梅的《纺棉花》就来的。”紫旒道："碰和了几圈了？”花锦楼道："刚刚满了五圈。”紫旒道："快碰完了这一圈，我还要请客呢！”花锦楼把牌一推道："那么就不碰罢，何必一定要几圈呢！”紫旒笑道："左右五少大人未

到，就何妨碰完了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要了纸笔，点了菜，又写一张请客条子，到群仙去请五少大人。条子发了出去，又和子迁、仲英切切私语了一回。请客的回来说：“五少大人不在群仙，打听得是到梅春里去了。”紫旒再写了一张条子，又代送到梅春里去，便坐到花锦楼后面看碰和。刚刚六圈碰完，还在那里算帐，未曾散坐，五少大人带着月梅到了。

紫旒正在招呼，五少大人还没有开口，月梅先冷笑道：“和还没有碰完，台面还没有摆，便写甚么客齐请带局来？”花锦楼连忙起来，招呼到一旁坐下。紫旒也介绍乔、李过来，相见通名，一面叫摆台面，一面把乔子迁在这里招股办矿一节，略略提起。霎时间台面摆好，紫旒起身让坐，发出局票。酒过三巡，紫旒便对五少大人道：“这位乔子翁向在山东，与一个广东人合办招远金矿，闹到后来，彼此意见不合。子翁本来答应一千股，五百股的股本早已交了出去，自从去年闹翻了，子翁便独到上海来招股开办。可奈前路那个广东人，此刻还在山东。”五少大人道：“那广东人是谁？”子迁道：“姓李，叫李子选。”五少大人道：“此刻打算怎样呢？”紫旒道：“此刻打算求少大人向老帅处说句好话，或者仍旧合办，最好是独归了这一面。”五少大人笑道：“怕不能这么容易罢？我今夜还有两个局，少陪，要先走一步了。”说罢，带了月梅起身自去。紫旒送到楼梯口而回。几个人草草终席，也自散去。

子迁、仲英回到鸿仁里，只见有声一个人坐在那里出

神，还不曾睡。原来有声从花小葆家出来，便一直回到金矿局，茶房进来说道："今天有个朋友来过，留下一封信在这里呢。"说罢，在砚台底下取出一封信来，却是封了口的。有声一看，认得是文述农笔迹，暗想留个便条，何必封口，述农未免过于仔细了。拆开一看，只见写着道：

> 刻得一警信，祸机在一发之顷。急趋报，奈觅行踪不得。请于明日一早，到舍面谈，万勿迟误。知名。阅毕付丙。

有声看罢，莫名其妙：甚么祸机一发之顷？所以呆呆的出神未睡。要知到底是甚么祸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透消息托故避干连
乘危急巧辞图攘夺

且说余有声自从得了述农留下一条之后，心中十分疑惑，通宵不寐。次日一早起来，便进城去寻述农。谁知寻到述农家时，家人说是昨日出城未回，有声闷闷不乐，只得仍旧出城。走到四牌楼地方，恰好与述农相遇。述农道："我昨夜在你尊处留下条子之后，恐怕你今早不肯就进城，所以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宿，一早去访你，说是你一早就出去了，我便料得你是找我来了，便赶着进来，恰好在这里相遇。"有声道："请教有甚要事？甚么祸机不祸机？我昨夜一夜不曾睡，今早特来请教。你说得那么利害，我焉有不在心之理？"述农道："路上非说话之所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了好细说。"说着相将绕到邑庙，在鹤亭茶室泡了一碗茶坐下。

述农道："那乔子迁金矿招股的事，是个骗局，你知道了么？"有声吃惊道："你是从那里打听来的？"述农道："此刻山东抚台已经派了委员到上海来查办，暗查了几天，昨天又亲到局里去打听，一切底细都知道了，只怕日间就要

发作。倘使发作起来，封屋拿人，岂不是连累了你？所以我急急的关照你，快点离了那局，免得无辜受累。”有声道：“委员是那个？怎么我不见有人到局来查？”述农道：“你已经同席吃过了酒，还做梦呢！那个鲁薇园可不就是？”有声吃惊道：“他说是来附股的呢！还有一个李闲士。”述农道：“还不亏了闲士，我才得了信息。这闲士是大马路丰盛祥金子店的东家，薇园到了，便住在他店里。恰好闲士和我是认得的，我出城总到他那里坐一会。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个山东委员住在他那里，却不知是办甚么事的。昨天我又出城，闲士和我谈了一会，便道：‘我此刻要和薇园去串一出戏，少陪你了。’我问他串甚么戏？他便告诉我，说要到鸿仁里金矿局去认股。我说：‘认股是正事，怎么说是串戏？’他才逐一告诉了我。原来他们是个骗局，所以开办了几个月，从不曾登过一个招股告白，须知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山东的招远金矿，人家在那里好好的官督商办，已是一个成局，股分早就招足了。他却冒了人家的名，在这里招股。那边办的是广东人，须知这里上海广帮人最多，又是个往来要道，通商码头，他在这里招摇，自然要被那边知道了。人家得了信，便禀了抚台，认了委员盘费夫马，请派人来澈查。我得了这个信，等他们去过半天之后，便去找你，要告诉你这件事。不料找你两次都不在家，只得留下个条子，约你进来。”

有声道：“我此刻怎么办呢？”述农道：“薇园昨夜已经拟了一个长电禀复，昨夜译了一夜电码，还未译完，大约今天下午这电报要发出去的，总要明后日才有回电。你此刻

回去，只说家里有甚紧要事情，即日要动身回去，就先把行李搬到我家里再说。你搬了出来，凭他怎样办法，总好商量，不然闹在一个窝里，岂不是费了手脚么？虽然你是受他聘的，不与同谋，事情总有分出皂白之日，然而等到事情明白，已就吃了眼前亏了。”有声道：“这个办法甚好，只是打搅尊府不当。”述农道：“你此刻有心肠说客气话呢！快点去罢，我在家里等你，你下午搬来就是了。”有声谢过了，两人给过茶钱，分路别去。

且说有声出得城来，就坐了车回到鸿仁里，免不得要装出满面愁容，向子迁说谎，只说接了家中来信，说有要事，嘱令火速动身，恰好今天有船，即日要走。子迁愕然道：“怎来的那么巧，兄弟日间正打算到山东走一遭，免不得要带着仲英去。可巧有翁有事，这便怎处？”有声也踌躇道：“这便怎处呢？”沈吟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不知子翁有了行期没有？兄弟回去，倘使没有十分大不了的事，仍旧可来。大约往回的日子，也不过半个月，二十天光景罢了。”子迁道：“行期是不曾定，大约也就不远。有翁一定要走，总望早点来的好。”有声答应了，便自去收拾一切。

刚刚午饭过后，电局里的信差送进来一封电报，上面写的是：“济南电报，送上海鸿仁里金矿局乔。”有声接在手里，吃了一吓，暗想道：难道有那么快的回电么？莫是发作了？忽又转念道：就是发作了，回电也不到此地。一面想，一面撕下签字条，签了字，交来人带去。子迁便取了那电报自己去翻。有声便乐得自己检点行李，过了一会，子迁大约

已翻过电报了，面带不豫之色，叫自己的包车夫带了车子去接伊紫旒来。一会儿紫旒到了，和仲英、子迁三个唧唧哝哝了半天。紫旒便过来再三挽留有声，说是子迁接了济南电报，催着动身，往来也无非一个多月，有翁可否留在这里招呼一切？有声听了述农的话，已经透底明白，如何肯留？听得紫旒这话，疑是事情已经发作，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门，脱去自己的干系。便说道：“兄弟非不肯留，实因接了家信，说是有要紧事，催着即日回去，到底有甚么事，信上又不提起。此时归心似箭，是以万不能留，尚容日后补情罢。”紫旒见十分留不住，便又去和子迁唧哝去了。有声趁此，便叫人来挑了行李，向子迁等告别，径到述农家去，暂住不提。

且说子迁所接的电报，原是他一个同乡父执所发的。这个人姓田，表字仰方，是一个山东候补知府，向来与子迁的继父乔木最为交好，子迁奔丧到济南时，他也当子迁是自己子侄一般的教训。子迁与各父执之中，也只怕的是仰方一个。这仰方本是江南一个名士，在山东也很有点才名，近来奉抚宪委了本署文案。到差之后，除了办公事之外，闲暇时不免翻检旧日案牍。无意中检着了人家告子迁冒名招股的一个禀贴，那禀尾已经批了“所禀如果属实，殊与商务有碍，仰候委员前去查办。”云云。仰方见了，倒是一呆，暗恼子迁不肖，怎么这等胡闹？在几个同事当中细为打听，才知道前次奉委出差的鲁薇园，便是查办这件事的，心里又代子迁着急，万一送到官司办起来，还不是把他老子一生的清名都扫

尽了？越想越代他担忧，又是恼，又是恨。然而相隔数千里，要责备他也无从责备。薇园虽是相好，本可以代他请托，怎奈又不知他到上海住在甚么地方，无从通信。再取那张禀贴细看一遍，因想起一个法子：姑且照那禀贴上所开的鸿仁里地址，打一个电报去通他一个消息，然后写一封信给薇园，也寄与他转交便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一面发电，一面发信。

田仲方此举，虽非正办，也算他尽了交情，较之一班人在人情在的，以及一班见面六月，背面腊月（二语京师谚，六月、腊月，喻冷热也。）的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。闲话少提。且说子迁译出那电一看，只见电文是：

金矿招股事发，宪委鲁薇园查办，宜防。仰方。

子迁见了这十七个字，吓得心头小鹿乱撞，又不敢被有声知道，仲英是商量不出主意的，所以请了紫旒来商量。紫旒看了这电报，也是一吓，道："原来他甚么五百股、一千股，却是来试探的。此刻没有别法，只有将我昨天的中策借来一用，你二位只推到山东去，暂时避开，留下有声在这里，借他挡一挡锋头再说。好在他是聘请来的，想不致十分难为他。"子迁道："有声今天早起便接了家信，说家里有甚么要事，今天马上就要动身，如何留得他住？"紫旒愕然道："难道他倒先得了信？不然，那有这等巧事？且待我留他一留看。"及至留有声不住，等有声去了，三个人又重新商量。仲英便道："据我看，也无须商量，只要把房子一搬，搬到新房子之后，我们就不挂那两扇牌子就完了。"紫

旋暗想：这个法子本来是可以行得的，好在薇园不曾拿着他招股的凭据，只须避开了就完了。然而如此一办，未免太便宜了他两个。因说道："只怕有些不妥。你叫人搬家，总要告诉他搬到那里，又要叫管房子的来还他房子，他们何难打听出来？况且你两位又和他当面见过，同过席，彼此都认得的。你们这件事本来也错在当初，倘使你们指东说西的胡乱说一个甚么地方的矿倒也罢了，偏要冒了人家的名，所以才有今日。难道你避了面，人家就放了手不成？"子迁道："依紫翁要怎样才好呢？"紫旋沉吟了半天道："实在没法。依我看，只有硬挺着等他来，事到临头再为设法罢了。"子迁道："这个不妙。倘是可以硬挺的，我那老世伯也不打电报来了。"紫旋又取过那张电报反来复去看了几遍，道："这'事发'两个字怎么讲呢？是被人家告发呢？还是上头访着呢？若是上头访着的，还可以设法贿嘱薇园，含糊禀复；若是被人家告发的，那就是薇园肯照应，也没法想的了。电文又简略，山东又远，我又不能料事如神，除了硬挺之外，总不免要吃点小亏。"子迁道："吃点小亏有甚要紧？只要先设出法来。"紫旋又沉吟了半晌道："除了硬挺之外，实在无法。须知这件事不止招摇撞骗，还是败坏商务，有关大局的。除非不发作，这一发作起来，你就是走到天边，也逃不了的。"

几句话说的子迁益发慌起来，又埋怨仲英不该出这个坏主意，此刻弄来的银子不满二万，倒用了三四千了。仲英默默无言。紫旋道："你二位胆小，何妨暂时避一避，等我来

替你们硬挺一挺。倘使挺得过的，凭我的本事，不定那个矿当真归了我们办；倘使挺不过，我也有本事不吃他的大亏。”子迁大喜道：“那么好极了，就一切费神。”紫旒道：“可有一层：费神是我的事，费用可是子翁的事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要多少费用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个那里论得定，薇园要打点，衙门里要打点，还有这局子里的开销，我看至少也要三四千呢！”子迁此时巴不得脱了身，便道：“那么我就留下三千银子便了。”紫旒沉吟道：“我算了一算，恐怕不够，你何妨多留点下来，好在用不完我可以还你的”。子迁道：“那么我就留下四千罢。但是我们避到那里呢？”紫旒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要走就走。此刻已经三点钟了，附船到苏州还来得及，你两位就到苏州走一趟罢。地方近点，通信也容易。”子迁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就马上动身。”紫旒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子迁便连忙叫人收拾细软及随身行李，留下了四千银子给紫旒，随即辞别。紫旒道：“恕我料理此地事情，不能相送了。”子迁连道不敢。带了仲英，附内河小轮船到苏州去了。

紫旒等子迁去后，便打发茶房到自己公馆，叫了两个家人过来收拾地方，把从前子迁的布置，一切都改过，这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，登时改了观。又叫一个家人到自己公馆里，赶紧把租来的木器家伙退还了，又带三个月的房钱去交给管房子的人，把家中细软一齐搬了过来。不知紫旒此等举动，是何作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奇举动盛宴贺期丧
叙琐屑绮筵呈丑态

且说伊紫旋等子迁、仲英去后，便把自己的家搬了过来，享受他这三楼三底的现成家私。把门外的甚么“金矿局”、“招股处”的牌子除了下来，劈破当柴烧了，另把自己的一扇“伊公馆”牌子挂上。又在帐箱里翻出了那些假收条、假股票、假息摺、假图书等来看过，又自己填了一百股的股票，藏在身边，然后仍然归还帐箱里面，封锁停当，找一个僻静地方，收藏好了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又把子迁原用的茶房、车夫一概开除了。一面写了条子，叫人送到丰盛祥，约鲁薇园、李闲士在花锦楼处吃酒。

且说鲁薇园自从得李闲士引导，查清了乔子迁招股情形，当夜回到丰盛祥，便起了一封电稿，把这件事详细叙出，内中又添了多少曲折，叙他那查访之功，然后请示办法，夜色已深，不及再翻电码。到了次日，起来得迟，饭后又被闲士邀了去跑马车，逛张园，等回到丰盛祥，已经五点多钟了，方才译好电码，叫人送到电局，忽然接了紫旋条子。薇园对闲士道：“这厮也是他一党。看那样子，獐头鼠

目，未必是个好人，我们乐得再走一趟，不是贪嘴要吃他，或者借此可以多探点消息出来。”闲士答应了。到了晚饭过后，紫旒的催请条子到了，二人便相约同行。

到得花锦楼处，只见主人伊紫旒之外，已有了两个人，彼此招呼通名，原来一个是秦梦莲，一个是袁伯藜，都是上海有名人物。大家无非说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话。过了一会，外场又报说客来，紫旒起身招呼，原来是任剑湖，已经吃得满面春风，走来便道："来迟，来迟，有劳久候。"紫旒道："时候正好呢！"剑湖转身招呼鲁、李二人。通过姓名，紫旒便叫摆席。一面问剑湖道："想是先已赴了一局？"剑湖道："不要说起，今日赴了一局，犯了个名教大罪。我起先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去了。及至问出情由，托故要走时，又被他百般拉住。没奈何，只得借他的酒，浇我的愤懑，所以多吃了些。不知可有豆蔻，我要讨一点解解酒，回来还要吃呢？"

花锦楼听说，便去抽屉里取了半颗，递给剑湖。剑湖接在手里，瞅着花锦楼道："好好的一个人，为甚要犯了无名肿毒？"花锦楼道："我好意给你豆蔻解酒，怎么你谢也不谢，倒咒我起来？"剑湖道："请教你芳名叫甚么？"花锦楼道："难道你头一次见我？不知我名字叫花锦楼？"剑湖回顾紫旒道："她们不懂，倒也罢了，难道做客的也不懂，总不提醒她们？自从陆兰芬作俑，门外面只贴一张'陆寓'条子，这一班人就纷纷效尤起来，都改成'某寓'、'某寓'，以为时髦。及至叩她芳名，她就叫'某寓'，你说不是笑话么？近来不知怎样又行了甚么轩啊，馆啊，甚至楼、台、亭、阁，都弄了

出来。从前有一位名士沈玉笙，代谢湘娥题了一个甚么‘仙馆’,后来他们也纷纷效尤，都用一个某某仙馆的灯笼。然而仙馆是仙馆,问她名字，她还有个名字。就如陆兰芬,她虽用了‘陆寓’门条,然而她还是叫兰芬。不像此刻的亭、台、楼、阁,你问她名字时，他就叫‘甚么亭’、‘甚么楼’、‘甚么台’、‘甚么阁’。贵相好花锦楼，明明是个楼名，不是人名，既没了名字，岂不是和那无名肿毒一般，叫不出名字来的么？”花锦楼笑道：“呸！还要说呢！”剑湖道：“就不是无名肿毒，也应是个无名小卒。”一句话说的合座都笑了。剑湖又道：“还有写起局票来，今日在这里吃酒，叫别人到花锦楼来，还说得去，若在别处叫花锦楼去，岂不是要把一座花锦楼翻造到那边去么？上海不少文人墨士，怎么都随声附和，不通到这步田地？岂不是奇事？”

伯藜笑道:“你何必在这个里头和他掂这个斤两？到底上海有得几个通人？通人又那个去管这些闲事？不过任凭那一班附庸风雅的名士去胡闹罢了。倒是你说甚么赴了一局，犯了名教大罪，把这件事说一说，或者倒是我明日报纸上的材料。”剑湖道：“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呢。我是吃过了，恐怕别位肚饿，且上了席再谈罢。”梦莲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我来写局票。”说罢，提起笔，问了各人，一一都写了发出去。紫旒便起身让坐，薇园问道：“乔子翁、李仲翁今天没来么？”紫旒道：“他两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回头问伯藜道：“我托伯翁代邀贵本家袁聚鸥，怎不见到？”伯藜道：“他此刻正是忙的时候，怎么得来？”紫旒一面起身斟

了一轮酒，举杯让了一遍，又敬了一轮菜。

伯藜又问剑湖今日赴席的事。剑湖道："这个人的姓名可不必提了。他是一家甚么洋布庄的小东家，那洋布庄是很发财的。七八年前，老东家死了，这小东家便应该子承父业了。谁知他老子知道儿子不成器，临终时便把一切生意交给兄弟代管。这位小东家便大失所望。更兼那位叔父，管束得他比老子在时还是利害，吃的穿的家里现成，每月只限定他支五十元零用。"伯藜道："除了吃穿之外，五十元零用就很阔的了。"剑湖道："可奈他每天的鸦片烟，要吃到一元多；还要跑马车，吃花酒，如何得够？所以他就拮据的了不得。他老子在时，本来给他捐了一个同知，除服之后，便想法子说要入京引见，向叔父求取盘费。他叔父答应了。他万千之喜，以为一注钱可以到手了。谁知到了临动身时，他叔父对他说：'银子是有的，可是不能交给你；我打发一个老成伙计跟了你去，专代你管钱。一切盘川、部费种种，都要伙计代交代付。你自己照旧每月五十元零用，之外不准多支一文。'他听了这个话，便气得要死，说：'我又不是犯了充军的罪，出门上路，还要用人监押着，我何苦去来？'于是就把这件事搁起。谁知他叔父信了他果然要去引见，早把一切费用汇到北京去了。遇了他使气不走，只得又去汇了回来，白白用了多少来回汇费，因此更恼他。他也恨如切骨。外面朋友送了他一个浑名叫做'失钥银箱'。他后来更使性，不住在家里，在外面姘了一个女人，另外租了房屋，八面张罗的过日子。也亏他不知怎样朦擟拐骗的过了下来。从外面看，他的举动

还是很阔的。今天他忽然在聚丰园请客，我不知为了甚么事，向来相识的，便去赴他的席，也不过当他寻常请几个朋友罢了。谁知他在前厅摆了八桌。我倒莫名其妙，为甚忽然大请客起来？一打听，谁知他令叔前天死了，今天盛殓的。他是一个胞侄，虽是期丧不在苫次，然而也应该动点哀戚，帮着办点丧务，谁知人家忙着写报丧条时，他却一面叫人去聚丰园定厅，一面躲在旁边写请客帖子，算是他叔父死了，他开贺呢！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？偏偏他昨日送帖子来时，我又不在家，没有看见知单，等我晚上回去，家人们只告诉我某人明日请聚丰园，我便连帖子也没有看，冒冒失失的便去了。我虽然不曾见过他那位令叔，然而吃了这一顿，未免也对令叔不住呢！”

一席话说得人人叹息，个个说岂有此理。花锦楼忽然问道：“他开贺，你可曾送贺礼！”这一问，问得众人都笑了。秦梦莲忽然站起来，离了座位，对着房门口跪了下来叩头。众人吃了一吓，连忙看时，原来是他叫的局秦佩金到了。众人又不觉好笑。薇园笑道“要是梦翁夫人到了，我们还可讥他是季常之惧，不然就赞他是相敬如宾，然而是个贵相好，真是令人不敢赞一词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并且还有一说，从来同姓不婚，又岂可以姓秦的叫姓秦的局？”伯藜道：“这倒不要紧，他们从来没有真姓的，我近日才知道陆兰芬本来姓赵。”梦莲道：“就是真姓也不要紧，我和他不过是杯酒之欢，并且向来都称以好姊姊。”（吴侬，家人相称，多冠以好字，如称父曰好爹爹，称母曰好姆妈，称叔父曰好叔

叔，呼子女曰好儿子之类，所以示亲热也。）佩金怒道：“你总是那种痴头怪脑（四字吴谚）的，亏你做得出来。”梦莲连忙站起来，垂了手道：“是，是。”佩金怒道：“说着还是那样，还不给我坐下来！”梦莲答道：“遵命，遵命！”方才坐下。紫旒道：“算了罢，梦莲先生，你累得合席的人都看你两个做戏，酒也不喝了。”梦莲道：“如此我来代你豁一个通关。”说罢，便卷袖伸拳，说道，“先敬你主人。”佩金在后面把梦莲手臂狠命一攀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又要闹酒了！”梦莲忙敛手低头。紫旒道：“佩金，你既不许梦莲豁拳，就应该代他豁。”佩金道：“我为甚要代他？”紫旒道“你为甚不许他豁拳？”佩金道：“他闹了酒，要到我那里胡闹。”紫旒道：“你怕他胡闹，就应该代了他，不然，我还是要他豁。”佩金无奈，豁了一个通关。

这个时候，各人叫的局都到齐了。鲁薇园叫的是陆兰芬，坐了一坐就去了。李闲士叫的是朱小兰，又黑又丑，没甚理会。袁伯藜叫的是朱宝林，一到了坐下来，就唱了一段《目莲救母》，便起身辞去了。任剑湖叫的是朱秀铃，唱了一段《文昭关》第四节，又代豁了一个通关才去。紫旒已有了醉意，便要各人叫二排局。剑湖便取过笔砚，问各人叫谁，一面代写。此时各人的局都已去了，只有梦莲的秦佩金还在那里兀坐不动。剑湖一一问过写好了，向来知道梦莲还有一个叫林秀英的，便不问他，代他写了，一并发出去。过了一会，陆续都到了，各人都换了人，只有剑湖仍然是朱秀铃。伯藜道：“这个法子倒好，真是一客不烦二主。我们将来都

要学样的。”剑湖笑道：“别的好处没有，就只免了那种装乔吃醋的样子。”秀铃笑道“你只管叫别人，谁知你吃过醋来？”薇园此时已有了醉意，说道：“这里倒好，可以乱叫，济南地方要是叫了两个局，那可闹的不得了了。”紫旃道：“阁下这回是从济南来？”李闲士连忙看了薇园一眼。薇园连忙道：“兄弟六七年前到过济南，所以知道，此刻风气或者也变了，亦未可知。”正说话间，蓦地里林秀英到了，默默无言，向梦莲身边坐下。忽听得拍的一声响，众人连忙看时，原来是佩金向梦莲脸上狠命的打了一掌，分明把半边面皮打红了，众人暗暗好笑。

此时二排局都唱过了，轮着朱秀铃，唱了一段《祭江》，一段《卖马》。然后那林秀英自己提起胡琴唱了一支小调，起身别去，佩金还坐在那里，一手揪住了梦莲的耳朵，死命不放。梦莲低着头，只不做声，看他那神情，眼泪也要淌下来了。秀铃道：“姊姊，饶了他罢，何苦来？”佩金道：“像你自然好了，头排也是你，二排也是你。我好端端的坐在这里不曾动，倒又去叫了。”梦莲对剑湖道：“你何苦害我？”一言未了，只听得“拍”的一声，佩金又向他腮边打了一巴掌道：“你向来没有的，别人可能害你？”梦莲道：“好了，算了罢，我的娘！”佩金伸手又是一掌道：“我有福气做你的娘，只怕你没福气做小乌龟呢。”此时菜已上完，薇园叫盛稀饭，秀铃也告别去了。一时散席。佩金方才扭着梦莲同去。大家见此情形，都掩口局局，笑个不了。不知佩金扭梦莲去后，是何情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　一夕碰和真慷慨
两番拒贷假贫穷

却说紫旎宴客之后，诸客皆散，自己正要动身，恰好外面送来一张条子，却是五少大人的，上写着："即请到陆兰芬处，有要事面谈。"紫旎取出表一看，时候才十点多钟，俄延了半响，便坐了车子，迳到陆兰芬家。兰芬迎出房门口说："五少大人已经去了，留下说话，请伊老爷明日到公馆里去。"紫旎看那情形，知道他房里另外有客，便走了出来。

正想回去，却在路上遇见了陈雨堂，一把拉着道："来得好！来得好！我方才到花锦楼处找你，说你到陆兰芬家去了，我就忙着赶了来。"紫旎道："甚么事？这等忙？"雨堂道："哪，哪，哪！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"紫旎道："甚么事？"雨堂道："你可知道今年的茧子极好？"紫旎道："好便怎么？"雨堂道："我打算凑点本钱去收。此刻有了三百，打算和你借三四百，让我别处再去张罗点，做了这一笔买卖。"紫旎道："我有一句极知己的话，不知你可肯听？"雨堂道："听，听，听，你老哥的话，我是向来信

服的”。紫旒附到雨堂耳边说道：“你如果想借钱，拿两个来换我一个。”雨堂道：“呸，呸，呸，呸，呸！你，你，你这个人真，真，真是……”紫旒道：“你也不替我想想，这一向为了应酬五少大人，闹的筋疲力尽，我还想问你借呢！”雨堂道：“啊，啊，啊！正是，我要问你，五少大人那里，不知可能谋一个差事，可否同我想个法子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个是要等机会的。像你那种冒失举动是不行的。”

两个人一面说话，一面从四马路绕出大马路，向东而行，紫旒的包车在后面跟着。雨堂道：“你此刻到那里去？”紫旒道：“没有甚么事，打算回去了。”雨堂道：“你又撒谎了，你住在山家园的，怎么向东走？”紫旒道：“我新近搬到了鸿仁里去。”雨堂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好阔！鸿仁里是阔房子啊！我倒要去瞻仰瞻仰呢！”紫旒不便推托。遂相将到了鸿仁里。入得门来，雨堂深深一揖道：“初次！初次！”紫旒连忙回揖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人送上茶来。又送上一张片子道：“贻大人到了，说是请老爷过去谈谈。”雨堂在旁忙看了一眼道：“咦，咦，咦！这是张梅卿的片子啊，怎么又闹出个贻大人来？”紫旒道：“这是一个南京候补道，走得很红的，人也精明得很，前次到上海，我荐了张梅卿给他，他欢喜梅卿唱得好，很化了几个钱。这两天想是又来了，少不免又要应酬。”雨堂道：“从来不曾听见过姓贻的，这个姓很少。”紫旒道：“他是个旗人，叫贻参，表字敬曾。”说话时，看了看表道：“还不到十二点，可要去打他一个茶围？”雨堂是无所不可的，便答应了。

出了鸿仁里，紫旒坐了包车，雨堂也叫了一辆东洋车，到了张梅卿家。梅卿迎着道："伊老爷来了。贻大人要碰和，正愁没人呢。"紫旒一面笑着答应，一面和雨堂走到房里，和贻敬曾相见。道过契阔，又介绍雨堂相见，代通过姓名。又道："这个敝同乡，笔下极好，又是一个豪爽之士。"敬曾也道了久仰。紫旒便问："几时到的？公馆打在那里？"敬曾道："昨天才到。暂时住在长发栈。"梅卿道："此刻有了三个人了。伊老爷，你再邀一个客，就好碰起和来。"紫旒道："时候不早了，明天再碰罢。"梅卿道："贻大人高兴今天碰，你又是几时算起时候早晚来了？难道夫人太太近来管得凶么？"紫旒道："你总是这么一大套。此刻去请客，那里去请啊？"敬曾道："上回常在一起的萧志何，不知可在上海？"紫旒道："方才我们同席，且去请请他看。"于是写了条子，叫人去请。一边是雨堂缠着贻大人谈天，一边是梅卿拉了紫旒去说话，悄悄的说道："礼拜一又要跑马了，我一切行头都没有。方才向贻大人透了风，他答应了我三套衣服，他是才来的，有了这个，不好再说。此刻缺少一对珠花，求你代我想个法子，借一对来用几天，等过了跑马就还你。"紫旒道："这个容易，我明后日就和你办到。"梅卿大喜。紫旒方才走过来和敬曾周旋。

过了一会，志何来了，彼此相见，梅卿便叫摆桌子。志何一面向敬曾叙阔，紫旒一面商量碰多少一底。梅卿道："贻大人老规矩，是五百元一底起码，小了是不碰的。"紫旒看看敬曾，敬曾道："随便罢，就五百底小玩玩罢。"雨

堂拉了紫旒一把，悄悄道："太大罢？我只有借来的三百元在身边，万一不够输，如何是好？"紫旒道："不要紧，有我，你放胆碰吧。"于是颁定了坐位，坐下去碰。雨堂胆小十分矜持，谁知越是矜持，越是不顺手，四圈碰过，已经输了一底半，不觉急得汗流浃背。换过坐向之后，方才慢慢的翻点转来，又和出了一回大和，点一点筹码，觉得非但不输，并且还赢了点，才觉放心。谁知临了局时，被志何和了一副四喜，接着敬曾和了两副清一色，算起帐来，雨堂恰恰输了一底，紫旒也输了一底半。恰是志何赢的一底，其余都是敬曾赢的。紫旒走到烟炕旁边，在小皮夹里取出四张五十元的汇丰钞票，悄悄的塞给雨堂。雨堂接过，背转过来一点，无奈把自己借来的一张三百元十天期的庄票，也拿了出来，凑在一起交出去。紫旒便请志何收了。对敬曾说道："我的明日送到，想可放心。"敬曾道："笑话，笑话，这不过消遣罢了。"此时天已将亮，各人稀饭也不吃，只留下敬曾，其余都散了。

紫旒回去一睡，直到次日一点多钟才起来。梳洗已毕，吃些点心，便检点了七百五十元票子放在身边，先坐了车子去访五少大人，谁知五少大人已经出去了。紫旒想了一想，便上车到一品香去，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。一会儿志何、雨堂、敬曾都来了，敬曾还带了梅卿同来。紫旒便请点菜，又请梅卿也一起同吃。一汤过后，紫旒取出一卷票子来，递给敬曾道："这是昨天的七百五十元，请点一点。"敬曾道："承赐，承赐。"一面说，一面接了过去。梅卿道：

“我托你的事情怎样了？”紫旒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，明天包你办到。”梅卿道：“不是我性急，明天是礼拜了，你可知道？”紫旒道：“准定明日给你办妥就是了。”于是一行人谈谈说说，一面吃喝。忽然敬曾的家人走了进来回道：“客栈里来打招呼，说是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天津，请老爷示，就动身不？”敬曾道：“那么你就拾掇起来，招呼他们写大菜间的票子。”那家人答应去了。紫旒道：“原来敬翁这回是进京，但不知何以这等急急？”敬曾道：“我向来是性急的。这回是去办引见，还有多少打点，所以更要早点进去。”紫旒道：“那么我今夜就在花锦楼处饯行。”敬曾道：“这又何必？”说话时，紫旒已经要了笔砚，写了条子，叫自己车夫送往花锦楼处知照去了。一会儿吃过了，各人道谢走散。

紫旒走到同安里，又当面交代了花锦楼，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，方才走到览胜楼茶馆，寻着了一个姓牛的珍宝掮客（凡代买代卖者，沪谚谓之掮客）。这个人也不知他原名叫做甚么，因为他姓牛，脾气又极爽快粗率，动辄欢喜抱不平，所以人家送他一个浑名，叫“牛性”，久而久之，把浑名叫出，他的真名反没人知道了。当下正和两个同行在那里评金品玉，忽然看见紫旒，便连忙起身招呼道：“啊唷唷！紫翁是难得请过来的啊！请坐，请坐。可是要办戒指送相好？”紫旒也不坐下，便应道：“少胡说。我来找你，是托你弄一对珠花，明天就要的。”牛性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明天拿两对送到公馆里去请拣。”紫旒道：“这是一个朋友托

我的，你千万不要误事。我已经搬到鸿仁里去，不要走错了地方。”牛性笑道：“准定明日十二点钟送到，你伊老爷几时见我误过事来？”紫旒再嘱托了两句，便走了。这一夜就在花锦楼处吃饯行酒，酒后紫旒亲送贻敬曾到船上，方才作别，不必多赘。

且说礼拜这一天，牛性果然十二点钟时候，便送了两对珠花来，紫旒拣了一对合眼的问价，牛性道：“这一对是一千五百元，伊老爷真好眼力。”紫旒道：“怎见得便好眼力呢？”牛性道：“这是人家急用贱卖的。这东西公道价钱，要值到千六七呢，还不是好眼力？”紫旒道：“就留下这一对，你过三天来取回信，可有一层，如果前路看不对，买不成，可不关我事。”牛性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难道我的东西要强卖的么；”说着，又谈了几句天，拿了拣剩的一对珠花自去了。

紫旒忽然想起月梅那里，还欠着二百元，不如先去还了，取回那张官照。于是点了二百元票子，带在身边，先到梅春里去。入得门时，谁知月梅不在家，说是到姊妹人家吃喜酒去了。只有月梅的娘，陪着五少大人在那里。紫旒道：“前日承五少大人宠召，当即遵命到兰芬处，谁知趋谒过迟，虎驾先出。昨日到公馆叩见，又值公出。不期今日在此处相遇，不知有何明谕？”五少大人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一件不相干的事，我此刻也忘了，等想起了再谈罢。”紫旒见月梅不在，五少大人又在那里，不便和他娘交涉，只得敷衍了五少大人一会，别了出来，一双脚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花锦楼

处，无非是嬉皮笑脸的闹了一阵。花锦楼道："明日就跑马了，我的马车钱还没有呢！"紫旒道："跑马有甚么好看，不过出去给人家看看罢了。"花锦楼怒道："自然我是要出去吊膀子（吊膀子，眉目挑逗之意，津沪一带均有此谚），你前天在张梅卿家，一场和就输了七百五，我此刻要问你借两块马车钱，还不曾开口，先就推三阻四了。"紫旒道："奇了！又是那个耳报神报的信？"花锦楼道："你伊老爷是个阔客，那个不知！一举一动，自然有人看见。"紫旒道："你只管去看，我代你开销车钱便了。"花锦楼道："我不要，你只给钱，我自己去。"紫旒无奈，取出那卷票子，点了五十元给他。花锦楼瞥见粗粗的一卷钞票，便撒娇撒痴的不依，一定要了一百元才罢。

紫旒又惦记着那对珠花，便走了出来，坐了车子回去。下了车子，恰好碰见陈雨堂从里面出来，一见了紫旒，便道："好，好，好，你回来了，我正要找你有要紧事呢！"紫旒道："又是甚么事，这等慌张？"雨堂道："不，不，不，是一樁正经事。"两个一面说话，走入了门，只见书房砚台底下压着一张条子。雨堂道："你，你，你看，我，我，我还留下条子给你呢，你看罢，省得我再说了。"紫旒看时，仍是为收茧子的事，要借五百元做本钱的话。便道："你总是这等胡闹，我何尝有甚么钱？你不要看得我很阔，我一向都是在这里移东补西，内里头的亏空，不能告诉你。"雨堂愕然道："我总不信你是空的。"紫旒道："你不必问我空不空，我给你一样东西看，你便知道。"说罢：在抽屉里取出

一个护书，打开给雨堂看，原来是一叠十多张当票，内中还有一张当九百文的。雨堂看得不胜诧异，搭讪着说道："不料紫旒果然是个空架子。"紫旒还在那里一一的翻给他看，一面说道："并且我辈读书出身，身边大小总背着一个功名，总要设法弄个把差使，为甚么要学那市侩行为，与小民争利呢？"

一言未了，外面家人引了萧志何进来，此时正是放满一桌子的当票，都被志何看见了。紫旒连忙用言掩饰。不知他如何掩饰得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　巧遮饰穷人装阔绰
硬乾没恶汉遇强梁

原来伊紫旒的待人接物，处处不同，他对了陈雨堂等辈，虽是装穷；对了五少大人、贻敬曾、萧志何等，又必要闹阔。此刻无意中被志何看见他一大堆的当票，如何不惶悚？论他的当票，自然总是他未捞着乔子迁的四千以前当下来。这两天又忙着碰和吃酒，未及取赎的，自不必说。亏得他偏有许多急智，看见志何进来，一面招呼，一面向雨堂递个眼色，一面让坐，一面从容收拾那当票，仍旧叠起来压在砚台底下，笑对志何说道："我说一个人总不要去嫖，一犯了这个字，凭你飞天本事，总要变了冤大头的。你看这一叠当票，我又逃不了要冤一遭。"志何道："为甚么呢？"紫旒道："方才到花锦楼处坐了一坐，她便塞给我这一大叠，说明天要去看跑马了，她的甚么密行棉袄咧，珠簪子咧，珠押发咧，都在这里头，要我代她取赎，你道冤不冤？"志何笑道："只要有了这个交情，也不算甚么。"

三个人谈了一回，不觉天色已晚，雨堂辞了先走，紫旒送他到门口，悄悄地说道："你说难不难？我和你是生平第

一知己，所以尽情披露，却不料被他走了来，不得不撒一个谎。我的穷只可为知己者道，又岂可叫他们泛泛交情的知道呢？”雨堂是个率直人，便连连道是。紫旒送了雨堂出去，回身入内招呼志何道：“天色不早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坐坐，再到一品香吃饭罢。”志何道：“先到那里呢？”紫旒道：“也是一桩冤事，张梅卿明天看跑马，缺少一对珠花，要我代她借一对用，你想这样东西到那里去借？又是个情不可却的事，只得拿内人的一对去给她戴两天。”说着，拿出珠花给志何看。志何道：“难得尊夫人这等贤慧。”紫旒笑道：“只骗她说朋友人家借去照样穿的，那便告诉她借给梅卿？”说着，袖了珠花，和志何一同步行到张梅卿处。

张梅卿自然是笑语承迎。紫旒取出珠花，递过去。梅卿打开匣子看过，不胜欢喜，嘴里不住的千恩万谢。恰好房里的丫头阿巧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道：“嗳呀，可是伊老爷送的？”梅卿道：“是。”阿巧又问紫旒道：“伊老爷，可是你送的？”紫旒笑道：“是借给她戴两天的。”阿巧道：“我不信，一定是伊老爷送的。”紫旒只含笑不答。梅卿道：“你管他送也罢，借也罢，我只有得戴便是了。萧大人、伊老爷只怕没吃晚饭，你去拿笔砚来，请两位点菜，就在这里便饭罢。”紫旒道：“不必了，我们到一品香去。”梅卿道：“又是谁请客？”紫旒道，“不是谁请客，我们两个去吃晚饭。”梅卿道：“这又何苦？其实那两样大菜也吃腻了，就在这里罢。”紫旒无奈，便随意点了几样菜。梅卿又交代阿巧说：“萧大人、伊老爷都是要吃外国酒的，拿摺子

去到一品香要一瓶顶好的金头香槟酒来。”阿巧答应去了。梅卿又追到房门口，咕咴了两句，方才回来应酬萧、伊二人。过了一会，酒菜来了，阿巧调好坐位，梅卿让二人入座。紫旒看时，只见除了点菜之外，多了一大碗清炖鱼翅，一小碗鸡粥燕窝。紫旒道：“这未免太费了！随意吃点饭，何必弄这个？”梅卿笑道：“不成敬意的，请罢。”于是殷勤劝酒。二人饭罢，略坐一会，便一同出来。志何道：“我说张梅卿是一个张飞，何以能如此之大名鼎鼎，原来应酬工夫极好。”紫旒道：“何以见得她是张飞呢？”志何道：“《三国演义》话说，张飞豹头环眼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梅卿唱起来，岂不是声若巨雷？她那一派行动，说她势如奔马也不冤枉。至于她那副尊容，这豹头环眼四个字，更是确切不移的了。”紫旒笑道：“这未免过于形容了。”说罢大家一笑分散。

到了次日，便是寓沪西人赛马之期，俗话就叫做“跑马”。这三天之中，那些看跑马的人，真是万人空巷，举国若狂。妓女的衣饰，个个炫异矜奇；阔少的马车，人人争强赌胜。外国人在那一边赛马，中国人在这一边赛怪现状，也无暇细表的了。过了这三天之后，紫旒还没有起来，牛性便来取珠花的回信，坐在书房里等候。紫旒起来梳洗，牛性便问回信。紫旒道：“刚刚这两天我在这里看跑马，没工夫去问，今天下半天我去问明白了，对的拿了洋钱来，不对的拿了东西回来，你明天再来取回信罢。”牛性答应去了。

紫旒挨至下午，一个人独走到张梅卿处，梅卿正在那里

梳头呢，见了紫旒，便百般应酬，叫人去买点心，泡好茶，嘴里拉长拉短的，说前两天看跑马，谁的衣服新式，谁的马车讲究，直挨到梳完的头，天色已将入黑，方才起身，在衣橱里取出一个小小红木拜匣，用钥匙开了暗锁，拿出那一对珠花的盒子来。紫旒看见，以为是要还他的了，正待起身去拿，梅卿一手将拜匣仍旧锁好，叫阿巧拿去放还原处，自己却捧了那珠花盒子，笑着说道："伊老爷，我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，今天晚上，我姊妹人家有点喜事，我要去吃喜酒，这对花今天再借我戴一天，明天再还你，不知可使得？"紫旒未及回答，阿巧正在衣橱旁边放那小拜匣，听说，便插口道："嗳呀，这对花原来不是伊老爷送的，是借的么？"梅卿忙向紫旒丢个眼色，说道："谁说是借的？我不过因为这是值到一千多的东西，恐怕伊老爷心痛舍不得，故意和他取笑罢了。"紫旒听了这话，无可奈何，点头不语，坐了一会，只得搭讪着走了。梅卿送他到房门口，他又再三叮嘱明日要来取的。梅卿满口答应，紫旒走了出来。

到得次日，牛性又来了。紫旒不等开口，便说道："那对花看是看对了，只是价钱上要有点落。"牛性道："还多少呢？"紫旒道："只还得一千二。"牛性道："唔，这是甚么话！快拿出还了我吧。"紫旒道："他说便这等说，东西又不肯还出来，只怕还可以望加一点。"牛性摇头道："远得很呢！"紫旒道："前路到底要多少？你不要当中赚的太凶了的。"牛性道："这是甚么话！这东西若是落在别人手里，那是一千七八都会讨出来的，就是我拿给别人去看，

也少不免要讨个一千六七。因为你紫翁面上，我说了实价一千五，是一个不能少的。此刻我们老实再说句交情话，价钱是一个不能少的，可是卖了出去，我有个九八回扣，五二一、一二，我有三十洋钱好处，这个人情，我卖在你伊老爷面上，叫他扣了，只拿出一千四百七十元来。这是最老实的话，再要少了一丝一毫，紫翁你便代我把东西拿了回来罢。”紫旒道：“那么说，我就代你达到，对就对，不对明天还你东西罢。”牛性道：“就是今天下半天罢，何必又要明天？须知你这边看不对，还有别人要看呢？”紫旒道：“还是明天罢，我还有别的事情，那里有工夫专代你们忙这个？”牛性作色道：“咦，这是甚么话？这是你伊老爷找我的，不是我挨上门来求你的，这是甚么话？”紫旒连忙陪笑道：“失言，失言。我这是对那边说的话，一时口快，在你面前说了。”牛性还悻悻的说道：“真正岂有此理！”说着便站起来要走。紫旒再三陪笑，坚约明天，牛性方才去了。

接着花锦楼打发人来请，紫旒便去，花锦楼奸着要碰和，紫旒只得写条子邀了三个朋友来应酬他。才碰了四圈，已经是六点多钟了。紫旒有事在心，便叫花锦楼代碰，自己走到张梅卿处讨珠花。入得门来，梅卿正房里有客，阿巧出来招呼到旁房坐下。等了一会，梅卿过来，阿巧便去了。紫旒抬眼看时，那对珠花早又戴在头上了。喜得左右无人，便悄悄的说知要取还的意思。梅卿道：“伊老爷，对不住，明天罢。我此刻已插起来了，忽然又除下，叫那边客人看见难为情。伊老爷，你是知道我的，一生都要撑穷架子，你此

刻忽然拿了去，便连你也不好看。”紫旒未及回答，阿巧又跑了来，说道：“那边桌面摆好了。”梅卿起身道：“对不住，请坐一坐，我到那边招呼坐席去。”紫旒只得放她去了。阿巧陪着坐了一会，没甚意思，只得起身，阿巧忙招呼梅卿出来相送。紫旒又坚嘱明天不要误事，一迳回到花锦楼处，闷闷不乐，草草终了和局。

次日一早，牛性又来了。紫旒还未起来，听得牛性来了，故意俄延到十一点多钟才起来，梳洗相见。牛性等得心焦已极，一见了便问：“事情怎样了？”紫旒道：“你莫忙，马上还你东西。”又问吃过点心不曾？一面叫买点心来吃，一面催着要吃中饭。对牛性道：“你不要心急，在我这里吃过中饭之后，你只在这里等一等，我马上去代你取了回来。”牛性没奈何，只得捺着自己的牛性等他。紫旒又扯东扯西的和他谈天，足足到了一点半钟以外，方才开出中饭，还备了一壶酒，请牛性吃，等酒饭吃完，已是两点多钟。还要等车夫吃饭。直俄延到三点钟牛性再三相催，紫旒只得坐了车到张梅卿处。只见阿巧迎出来道：“已经跑马车去了。”紫旒愕然，不觉随口问道：“为甚事跑马车去？”阿巧笑道：“伊老爷真好笑，今天是礼拜六啊！”紫旒暗想：我不难也坐了马车赶到张园，但是他倘使插在头上，如何肯拔下来还我？若是未带出去，又如何肯就回来取给我呢？牛性那厮又坐在家里，这一次回去，又拿甚么话去搪塞呢？一面盘筹打主意，一面退了出来。不由自主的便上了包车，仍回到鸿仁里，望着自己门口，倒有点趦趄不前之态。一脚才跨进

大门，恰好跟着一个人递了一封信进来，紫旒接来一看，却是鲁薇园的。拆开看时，上写着：

浃旬不晤，尘俗顿增，顷拟趋教，辄恐相左，专价走探。倘驾未他出，至祈少候，即当抠衣。紫旒先生足下。薇园顿首。

紫旒一面看信，一面走进客堂，牛性早迎了出来，问道："想已取回来了。"紫旒道："你且莫忙。"一面对来人说道："我本来要亲去拜望你们老爷，因为身子有点不爽，有甚见教，就请你们老爷过来罢。"那来人答应去了。紫旒对牛性道："我方才代你去讨东西，谁知他们又跑马车去了，不曾遇见，你晚上再来，我总代你讨还原物就是了。此刻我有一个朋友来坐，这个人是山东下来的委员，是代山东抚台办万寿贡品的，马上要来拜我，说不定这里头你可以捞点生意。你晚上八点钟再来一次，顺便取还原物，再听这委员的信息罢。"说罢，又把那封信递给他看。牛性听说又有生意可望，便自去了。

你道鲁薇园为何忽然要来访紫旒？原来他那电报打去之后，山东抚台接着了，便交与文案委员拟复，恰恰的落在田仰方手里，仰方有意捺了两日，才拟定复稿，大约说是来电已悉，果如所禀，仰即相度情形办理，仍当访查明确，勿宜冒昧云云。这明明是仰方有意照应子迁，故意说这含糊说话。薇园接了电报，便去拜谒会审委员俞笠翁，说明情节，请他出票提人。笠翁说道："他此刻煌煌然的金矿局，未便就提，只好先出个传单去传他来。但是就据阁下一面之词，

兄弟也不便就传。”薇园不觉愕然问道：“兄弟是奉了山东抚帅札委来查这个案的，如何不便就传呢”？笠翁道：“大凡出一个传单，也得批明某人为某事被控，方才成个公事。阁下虽奉委而来，可奈兄弟却并未奉委，如何便去传人呢？”薇园不觉默然。不知笠翁到底肯去传人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　假复假金矿难查
指中指珠花不返

且说鲁薇园听了俞笠翁的话，只得请教办法。笠翁道：“阁下纵不具禀单，也要先写一封信来，兄弟才好动公事啊。”薇园只得回去，备了一封信。那几天恰好遇了西人赛马，早堂会讯，因有西国领事在内，照西例停止；那中国官及一班吏胥衙役，也借此乐得消遥几日。直过完了跑马日子，那传单方才出去。差役拿了传单，走到鸿仁里，找不出一个金矿局，就去回了本官。笠翁便写了个条子照复薇园。薇园甚为诧异，便和李闲士两个走到鸿仁里查看，只见那金矿局的牌子不知那里去了，换上一扇伊公馆的牌子。薇园道：“莫非伊紫旒住在这里？我们何不扣门问一声？”闲士道：“不好，倘使问了不是的，有甚意思？不如回去写封信来给他，是的固好，倘使不是的，也无非是送信人误送的罢了。”薇园依言，便一同回去商量，写了这封信，叫出店的送去，不料果然得了紫旒的回话。薇园道：“不料果然是他。他和子迁那厮是朋友，此刻金矿局搬走了，他又住在那里，他们一定是狼狈为奸的。我们此刻且去看看他是何情

形，不免在他身上追出子迁来。”闲士道：“他们明明是一路的，子迁去了，只得办他。”

说罢，二人一同出来，走到鸿仁里伊公馆里去。紫旒接着，让坐寒暄已毕，薇园道：“不知乔子翁的金矿局搬到那里去了？紫翁又是几时乔迁过来？”紫旒道：“子迁前一向接了广东一个电报，说那边有人愿附大股，就匆匆的动身去了，说到那边再设局招股。曾经交代过说，倘使薇翁要交股银，可交到汇丰里去，由兄弟照过收条，写信到那边，就可以寄股票来。兄弟近来事情很忙，不曾过去知照。”薇园道：“子翁到广东，那矿局设在那里，可曾知道？”紫旒道：“这倒未曾说起，大约不能一定。等他在那边找定了地方，自然有信来。”闲士道：“阁下和子翁想是同在一起办事的，所以诸事都托了阁下。”紫旒道：“并不同在一起。兄弟和他从前并不相识，也因为到这里附股，才彼此认得。”闲士道：“不知阁下认了多少股？”紫旒道：“兄弟是有限得很，不过二百股。不知薇翁到底认五百，或是一千？商量定了没有？”薇园道：“一千也罢，五百也罢，兄弟意思总要见一见乔子翁的公事，才交股银。”紫旒故意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个便是兄弟也没有见过。这招股的大事，又在这承平世界，青天白日之下，不见得有甚靠不住罢？”闲士道：“我们就是怕的这一着，所以迟迟未交股银。打算查一查清楚再来。”紫旒摇头带笑道：“不见得，倘有甚靠不住，兄弟的一万金就不翼而飞的了。”闲士拉了薇园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照这样说，他也在被骗之列的了。我们何不也将实

情告诉了他，等他好帮我们一臂之力？”薇园道：“这一着且慢，我看他总是一类的。”闲士道：“如此说，我们一时又不能和他破脸，倘使翻了脸下来，我们此地拿不着凭据办他，他倒通信给乔子迁，从此永不露脸，你的公事更难办了。”薇园道：“且过两天再说，”于是又回过来和紫旒谈天。

紫旒此时已叫人到大马路状元楼去叫了一桌菜来预备留饭。当下便对二人说道：“二位恕我简慢，不曾备得帖子，今天请吃了便饭去。”薇园道：“这个不敢。”闲士道：“改天罢。”紫旒道：“今日务乞赏光，兄弟已经预备下了，务望屈驾。”二人只得留下。紫旒又取了几张片子，叫家人去请客。一会儿，袁伯藜、秦梦莲、萧志何、陈雨堂都到了，主客共是七人。紫旒早就把花锦楼叫来了，又央及各人叫局，发去局条，便让坐席。席间，紫旒还说了多少招远金矿的好处：“子迁这回到广东招股，那边是个富地，不难就招足了，将来兄弟也要仰仗薇翁的福庇呢！”众人也有随声附和的，说得薇园心中没了主意，究不知他是甚么葫芦卖甚么药。

闲谈片时，各人叫的局陆续来到。忽然牛性来了，家人未及通报，他已闯到席上。紫旒连忙起身让坐道：“不嫌残席，请吃一杯。”一面叫家人添个坐位上来。牛性坐下，看看席上多是熟人，便连李闲士也是向来相识，只有薇园不曾会过，便请教过贵姓台甫。紫旒恐怕他说穿了山东委员办贡品的话，连忙叫筛酒，又亲自让菜，胡乱忙了一阵，牛性忍

耐不住，便拉紫旒到一边，问他的珠花。紫旒道："你看，我此刻如何得空？等明日罢，明日准不误你事便了。"牛性发急道："你便这样从容，须知别人急的要死，在甚么地方，是谁人拿去的，请你写个条子交给我，等我自己去取罢。"紫旒暗想："看梅卿的神情，分明是要干没了我的东西。我自己虽然讨得回来，也不免大费手脚，不如叫牛性自己去取，或者她难为情，就还了他也不定。"想罢，便对牛性说道："我此刻老实对你说罢，那对花本来是我一个舍亲要买，我那天拿去给舍亲看过，嫌价钱大，便交还给我。我正要拿去还你，偏偏遇了个朋友，要去打茶围，我便陪他到张梅卿那里去，被梅卿看见了，说有客人肯代他买，要我留下看看，这一留便留到今天。你若是性急等不得，你就自己去讨便了，好在梅卿你也认得的。"牛性听说，便道："怪不得呢！你屡次搪塞我，这是你拿去的，还是你去讨回来，我不去。"紫旒道："那么你不要性急。"牛性道："我此刻知道了着落，倒不性急了。"紫旒道："那么还请吃酒罢。"于是二人重新入席，与众人酬错，直到酒阑灯炧，方才各散。紫旒送去众客之后，便独自一个溜到花锦楼处不提。

且说牛性吃了几杯，有了酒意，暗想：紫旒这厮，拿我的东西去做人情，说甚么亲戚要买，怕不是跑马那两天梅卿缺了插戴，他从中做这个手脚，且待我到梅卿处看看，是如何情形？想罢，便走到梅卿家来。正房里有人碰和，阿巧招呼到旁房坐下。牛性气喘吁吁的道："你家先生呢（上海高等妓女通称先生）？"阿巧道："在房间里。"牛性道：

“请她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阿巧答应了，却不动身。牛性酒量本来不济，多吃了几杯，已有了酒意，再是从大马路走到四马路，受了点风，那酒气越发上来了，所以气喘吁吁地，说话也不成片段了。歇了一会，略觉好些。梅卿从正房里走了过来，牛性抬眼看时，那对珠花端端正正插在鬓旁，便率然问道：“你那对珠花还要不要？”梅卿笑道：“为甚不要？不要便怎样？大约你又想掮了？”牛性道：“这是我的东西。伊紫旒向我要来，说是他的亲戚要买，不料被你留下，多日不还。方才是紫旒叫我自己来讨的。”梅卿道：“牛性，今天只怕是吃醉了？在这里说乱话。”牛性道：“我不曾醉，你不还我，我便去报巡捕房，叫包打听（沪俗称侦探之名词）来向你讨。”梅卿勃然道：“牛性，你到底说的是甚么话，伊紫旒，他和我有□□交情，送我这对珠花。那天送来时，我家阿巧也在旁看见的，还代我说了多少谢谢。阿巧是我家的人，不便做证，紫旒还带了萧志何萧大人一起来的，萧大人也眼看着紫旒送给我，也听着我道谢。我还怕生受了他这贵重东西不当，格外备了燕翅请他们吃夜饭。莫说你去叫包打听，就是吃外国官司告御状，我也有理说。”一顿抢白，把牛性的酒也吓醒了，半晌无言，慢慢的问道：“可真是紫旒说送你的么？”梅卿冷笑道：“我们当娼，卖皮卖肉，不贪点东西，为着甚么来？真也要真，不真也要真的了。”说罢，自回正房里去。牛性白白受了一场没趣，只得走回家梦他的黄粱去了。

且说紫旒是夜住在花锦楼家，直到次日十二点钟才起

来。梳洗吃点心，徘徊一会，不觉又是两点多钟。到底心中惦记那对珠花，便走到梅卿处。阿巧迎出房门口，说是："先生又跑马车去了，房里是昨夜碰和的客人，碰到天亮才睡，还没有起来。"又告诉他昨夜牛性来讨珠花，被我家先生如此这般的一顿抢白去了。紫旒初听得，不觉愕然，既而转念一想，又不觉大喜。别过阿巧出来，心上又想如何对付鲁薇园之策。此刻多应是得了山东回电了，不知他如何办法？昨天明明是来探我虚实，叵耐他不吐真言。左思右想，无法可施。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如此如此，做弄他一番，也未为不可。想罢，便欣欣然走到三万昌茶楼上去。

原来这三万昌茶楼是上海各报馆本埠访事人聚集之所，常日多在那里吃茶，有了新闻，便互相知照。紫旒是都认得的，走到楼上，那一班访事人便纷纷前来招呼，有叫"伊紫翁"的，有叫"伊先生"的，甚至有叫"伊老爷"的。紫旒也笑着招呼，一面故意绕行了一遍。众人便争着让坐。紫旒道："我是要看一个朋友的。"众人便道："朋友既没有来，就何妨此地坐坐，带着等朋友。"紫旒就随意坐下，笑问道："今天有甚么好新闻？"众人道："我们所访的，都不过是公堂案，捕房琐事，那里有甚么好新闻。"紫旒道："你们一天到晚在这里空坐，那里有甚么好新闻？"众人道："你老先生有甚好新闻，告诉我们点。"紫旒道："有一个乔某，冒充了山东金矿局总办，在这里招谣撞骗，被山东那边知道了，派了委员来查办，谁知道乔某已经先自逃避了，这不是一段绝好的新闻么？"众人问道："这委员姓甚

么呢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个倒不甚了了，你们到新衙门去一打听（会审公堂俗呼新衙门），自然知道了。”说罢，起身别去。众人之中，便有一个机警的，跑到新衙门，在房科里、门房里、差房里，到处去问了个备细来了。

且说紫旒种下了这个根子，便信步回到公馆里，只见牛性已坐在客堂里等。紫旒故意把脸一沉，现出怒色道：“你倒又来了！”牛性诧异道：“你东西没还我，我怎么不来？”紫旒作色道：“东西么？没有了。”牛性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？”紫旒道：“甚么话？你自己弄坏了，还装呆呢！我昨夜叫你自己去讨时，你又不去；你如果肯去，我自然教你一个讨回的法子。及至后来，你又私自去了，并不商之于我，白去讨一场没趣，非但东西拿不回来，还被他坐煞了是我送的。你自己丢了东西，讨了没趣，这是你自作自受，与我无干，却害我背了个冤大头的名目。你看我十多年老上海，何尝有过整千整百的东西送过婊子来？”牛性道：“你送过没送过，我不知道。这对珠花你拿去的，你还去拿来还我。”紫旒道：“好轻松的话！我本来没有回你说拿不回来的，你自己却跑去，甚么巡捕房、包打听的一阵胡闹，闹出了他那甚么□□交情来，一句坐煞了，叫我怎样再去拿？你自己做坏了，却还来找我！你此刻已经知道在她那里，你便自己去讨罢，我是撒手不管的了。”牛性道：“我倒不相信，就这样就可以白赖了。”紫旒把桌子一拍道：“甚么叫白赖？我白赖过谁来？不怪你自己弄坏了事，还要派我白赖。我就白赖了你，你又去报巡捕房，叫包打听罢。”牛性跳起来道：

“你敢赖一赖，我自然对不住，要巡捕房叫包打听的了。”两个对骂得声音很高，便走过两个家人来，做好做歹，把牛性劝走了，临走还骂个不休。紫旋迄自干笑。忽报鲁薇园到了，紫旋连忙叫：“请。”不知薇园来有何事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揭行藏有心行诈术
乔笑语当面撒奇谎

且说鲁薇园在紫旒处吃了酒回去，因为打听不出伊紫旒的真话，当晚和李闲士商量，要和闲士暂借二万五千银子，送入汇丰，取一个存摺，作为五百股，先交了一半的股银，送给紫旒，看他收不收？他若是收了，便是子迁一党的，就去告他，在他身上要交出子迁来。闲士道："这倒使得。只是明日是礼拜，要后日办的了。"到了次日，闲着没事，闲士又有正事到外面去了，所以薇园一个人走了来，要探紫旒口气。

紫旒接着，便是天花乱坠的一片闲谈。说话中间，仍然是办金矿有如何好处，这股票将来一定要值到若干倍的，可惜兄弟力量浅，只认得一百股。薇园道："兄弟的五百股，打算先交一半，明日便送来，紫翁代收，不知可使得？"紫旒暗暗好笑，想道："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呢！天下那里有这般容易相信人家的道理，且等我做弄他一做弄。"想罢，道："这个且商量起来看。乔子翁虽不曾交代兄弟代收，然而暂时收了，等他信来，知道地方，汇给他也好，或者简直

存在这里，等他回山东时，一起带去更好。但不知那一半几时可交？据兄弟看来，还是一起交的好，他那章程上一回交足的，另外有利益呢。”薇园道：“看罢，如果来得及，我不定也一回交足了。”说罢，便辞了回来。和闲士商量，明日礼拜一，准定照办。

且说紫旒送薇园去后，天色已晚，就走到张梅卿处，告诉他如此如此。梅卿大喜，又交代阿巧及房中粗使的老妈子、丫头，都是如此如此。梅卿又叫了菜来，留紫旒晚饭，自己对坐相陪。吃过之后，再谈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临去又叮嘱一番，说道：“不是我心狠，实在他太可恶了。”说罢便走到花锦楼处不提。

且说薇园得了紫旒肯收银的话，便信这一定是子迁一党。到了次日九点钟后，央及闲士向庄上划了二万五千银子，一同到汇丰去，用鲁薇园的名字存了。取了存摺，便一径到鸿仁里寻紫旒，谁知他家人说：“昨夜没有回来。”闲士道：“在那里过的夜，你们可知道？”家人道：“往常不回来，无非住在花锦楼那里，昨夜是不是，可不曾知道。”薇园道：“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，你们打发人去请他回来。”家人答应了，果然请了回来，与薇园相见，寒暄已毕，薇园便双手递过那二万五千两的汇丰存摺道：“这是五百股的一半，请紫翁代收了。”紫旒连忙推住不接道：“薇翁莫忙。兄弟昨天说的是笑话，天下岂有轻易代人收存二三万银子的道理？并且他临走时，那收单股单也不曾留下一张，兄弟收了下来，又拿甚么出立收据呢？”薇园再三叫收，紫旒再三

不肯，只得罢了。说话之间，家人送进来三四张新闻纸，紫旒随手取过一张，略略看了几条题目，便抽出第二张来看，故意装作失惊打怪的样子道：“呀！这是甚么话呀，这是甚么话！薇翁、闲翁，你二位看见了没有？”说罢，递了过来，指给二人看。二人举目看，是上面载了一条本埠新闻道：

乔某冒充山东金矿局总办，在大马路鸿仁里设局诓收股分，事为山东抚帅所闻，特委鲁薇园太守来沪澈查。太守到沪后，明查暗访，尽得底蕴，昨函请俞笠翁明府提讯。讵乔先已得风，早行逃遁，原差只得照复。不知如何了结也？

看官，难道那鲁、李二人，就不曾看过新闻纸么？偌大的丰盛祥金店，难道不看新闻纸的么？为甚他二人直到此时，被紫旒指点才看见呢？不知凡是看新闻纸的人，无非看第一张几条专电及紧要新闻罢了。那第二张以后的各省新闻、本埠新闻，除非认真闲暇无事，才拿他当闲书小说看看；有事关心的，或者看看本埠新闻。那鲁李二人一早起来，便忙着办这件事，又无关心的事体，如何看得着这本埠新闻呢？表白出来，免得看官们说是我著书的漏洞。至于伊紫旒，他是前一天预种下根子的，所以有心检出来看。上回书中，先已表明，不必多赘了。

且说薇园、闲士看罢了这一段新闻，不觉面面相看。薇园道：“外面怎么就知道了？”闲士也不知所对。回眼看紫旒时，他却在那里装得目定口呆的样子，在那里出神。过了

好一会，方才说出话来道："不料我伊紫旒一生自负精明，今日落了个骗局！薇翁，你既是来查这件事的，我们初见时为甚不说起？若是兄弟早点知道，就可以设法羁留住他了。"薇园道："就是兄弟连日也在这里懊悔，电禀已经去了，上头复电也来了，他却逃去了，叫兄弟如何销差呢？"紫旒呆着脸道："兄弟凭空去了一万，这又如何说法？"闲士道："你二位此刻不必着急，且商量个善法看。"紫旒又呆着脸道："一万银子，别人或者不在眼内，在我可是身家性命的了。"闲士见他所答非所问，怕他是急坏了的，便拉了薇园一把，一同辞了出来。紫旒也只呆呆看着，并不相送。等他二人出了大门，才哈哈大笑道："好奴才！好崽子！要拿当来给我上呢！且叫你试试我的手段。"

说罢，正想出去，忽然牛性又来了，对着紫旒深深一揖道："伊紫翁！伊老爷！昨天算我不是，望你海涵。解铃还仗系铃人，珠花是你拿去的，求你还代我拿了回来，我好好的谢你。"紫旒也深深一揖道："牛先生！牛老爷！昨天算我不是，望你海涵。解铃还仗系铃人，那□□交情四个字，是你代我惹出来的，求你去代我洗刷了罢。我在上海十多年，年年吃花酒碰和，可是守身如玉的；一旦栽上我这个名气，实在有点难过。"牛性道："算了，是我的不是。伊紫翁！伊老爷！谢谢你，饶赦了我罢。你如果不替我设法，叫我拿甚么去赔？你只当做好事罢。"紫旒道："这个那里有法可设？除非还是你的巡捕房、包打听之一法，不是如此硬讨，她那里肯拿出来？"牛性道："如此，我便去报巡捕

房。”紫旒道：“你怎样报法？”牛性道：“自然要先请教过你。”紫旒道：“这也无所用其请教，你只不要再牵涉我便了。”牛性道：“不牵涉你，说那个过付给她的呢？”紫旒道：“你自己是个珠宝掮客，难道不能交给她的么？”

牛性想了一想，没奈何，只得自己到巡捕房去告：只说张梅卿说是要买珠花，自己把一对珠花交给她，不料被她措住不还，求派个包打听去代为讨回。原来巡捕房遇了这等事，作为拐骗案，最是注重，牛性又和捕房上下人等有点认得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珠宝掮客的，就信了他的话，派了一名中国包打听（以后省称华探），一名外国包打听（以后省称西探），一同到了张梅卿家。梅卿笑语承迎道：“牛老爷，你好意思，两天不来，我正要打发阿巧请你呢？”牛性道：“请我做甚么？可是还我东西？”梅卿道：“甚么东西？”牛性道：“你不要装呆，我的珠花呢！”梅卿斜飘着眼睛，看了牛性一眼，伸手向牛性脸上轻轻的扭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亏你好意思说出来！”牛性怒道：“甚么好意思不好意思！”指着那华探及西探道：“中西包打听都在这里，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罢。”那华探接口道：“他到捕房告你，干没了他的珠花，赶快拿出来了事。”梅卿听说，忽的翻转了脸皮，对牛性道：“你若是舍不得，就不要做阔佬，弄出这鸭屎臭事情来(鸭屎臭，吴谚，自取其辱之意)。”回头对那华探及西探道：“他叫过我许多的局，便是我的客人，前一向才与我有了□□交情，送我一对珠花，如何说是我干没的？”说话时，阿巧与及房中一切粗使老妈子、丫头，围了

一大群，在那里看新闻。梅卿说毕，都异口同声的说道："倒不曾看见过这等客人，送了东西给相好的，却去叫了包打听来讨，真正是新闻！"阿巧又道："牛老爷，你那天住夜，我记得你还出了二十元的下脚（宿娼犒婢媪之称，亦吴谚也），今天可要一起讨还？"又一个老妈子道："客人送东西给先生，其实不关我们事。那天我看见牛老爷递那珠花给先生，先生双手接过，我眼馋，走过来看一看，问牛老爷买了多少钱？牛老爷说：'有限得很，千把洋钱。'吓得我不住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还替先生说了多少谢谢呢。"那西探本来是懂得中国话的，他们的七言八语，一一都听见了，梅卿对牛性那种狎昵情形，也都看见了，便向牛性啐了一口道："你自己不要脸，送了东西给人家，又要反悔，却拿我们来捉弄！"说着站起来，带了华探，一径走了。

牛性此时百口莫辩，坐在那里目定口呆，看见他两个走了，也只得起身跟着走，一路上还受了那华探多少埋怨。牛性无奈，只得把先是伊紫旒借去的话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华探顿足道："既然如此，你方才到行里（沪上公人称巡捕房为行里），为甚不告伊紫旒？"牛性道："先是他总怪我自己到梅卿家去讨僵了，又和他落了个□□的名气，下了车子，十分怪我，不肯再和我经手去讨，我再三求他，他才叫我报捕自己去讨的，却不料闹到这个样子。此刻可否烦你和西探说一声，同到紫旒那里去一趟？"华探道："你起先并不是告姓伊的，外国人那里肯去？况且伊紫旒这个人能言舌辩，在上海若干年，上下人等，三教九流，他没有不认得的。他有

心赖你，就是我们去也不见得有用。”说罢，径和西探两个回去销差。牛性只得又去访伊紫旒，求他设法。走到伊公馆，家人回说：“已经出去了。”只得怏怏而回。

原来紫旒自从牛性去后，忽然又想起做弄薇园，便拿起笔来，变换字迹，写了一封假信，只当是子迁寄来的。上面写的是：“到粤之后，即在沙基大街租定房屋，设立招股处，鲁薇翁处之股银，祈嘱其用金矿局名字存放汇丰。初到事忙，不及多叙”云云。写好了，便寻出所填那张一百股的股票，一同放在身边，径去寻鲁薇园。走到丰盛祥时，李闲士接着道：“刚出去了，一时不见得便回来。晚上只怕要在兰芬那边。”紫旒只得出来，明知牛性讨珠花不着，一定要来寻自己，所以并不回去，顺着脚走到大新街，要到四马路。才走到三马路口，忽有人在后面叫道：“伊老爷！”紫旒回头看时，却是东协泰马车行的东家吴孝善。紫旒便立住了脚。孝善道：“伊老爷今天可到张园去？”紫旒正在没处消遣，听了这话，正合下怀，因问道：“还有好车子么？”孝善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有一部橡皮轮子的新皮篷，才买来了几天，没有用过几回，可要套起来？”紫旒点点头道：“我到三万昌等你。”孝善欣然去了。

紫旒走到三万昌，那一班本埠访员，不免又争着招呼，紫旒也借此俄延了片刻，等马车放了来，便起身要行。内中一个访员拉着问道：“伊老爷，你可知道那鲁薇园查办的事怎样了？”紫旒道：“有甚怎样？你们到底是饭桶，告诉了你们还闹不清楚。”访员道：“我们只知道访他外面的情

形，至于他骨子里的事，我们怎生知道？伊老爷，你告诉我们一点。”紫旒附了他的耳朵，悄悄说道：“那姓乔的那里会得信，原来就是那鲁薇园得钱卖放的。”说着，便匆匆下楼去了，跨上马车，马夫放开缰，晃了一鞭，那马放开四蹄，风驰电掣般到了张园，在大洋房前下车，走将进去。只见鬓影衣香，履舄交错，游园士女，已经不少了。

紫旒正要和那些妓女说笑，忽然劈头遇见了五少大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陡变幻人心叵测
善支离世事难为

且说紫旒在张园遇见了五少大人，便连忙上前周旋，问："来了半天了么？今天来得早，茶泡在那里？"五少大人道："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海天胜处开灯。"说罢，信步绕了一个圈子。紫旒跟着招呼，评花品柳，不觉到了海天胜处。原来鲁薇园同在一起。见了紫旒，便起身招呼，紫旒也就相让坐下。五少大人对紫旒道："今日彼此当面见了，不妨直说。薇翁奉了札来查乔子迁的事，一向都以为你和子迁是一党的，还托我向你查问，所以我前回请你到兰芬那里去。当晚不曾见着，后来我想这件事是无从查问的，如果你是他一党，一查问起来，倒先走了消息了，所以以后就没有说起。方才薇翁来告诉我，才知道你也落了骗局。"紫旒连忙道："少大人明见，伊某虽十分糊涂，也不敢干这个荒唐事。"转身又对薇园道："方才那厮寄了一封信来，已经得了他的地址，看薇翁怎样办法？"说罢，在身边取出那封假信，递给薇园，又把那张假股票递给五少大人看道："这就是上了一万银子当的凭据，请教少大人有甚办法可以追得回

来？”

五少大人接在手里，在烟榻上躺下去看。薇园看完那封信，也递给他。五少大人看过道：“既然有了地方，薇园就少不免要一面电禀山东，一面自己赶了去。一到得广东，也不必和他理论，通知了地方官把他拿下再说。”薇园沉吟道：“可否求少大人拜会上海道，请他打个电报去广东，把他提了来，省得跑这一次？”五少大人笑道：“你好呆气，你想，这样办去，也不必我去拜上海道，你是奉了札来的，就是你自己走一次，说明了原委，怕道台不替你办么？不过我想你这回的差使，是金矿局认了夫马盘费的，乐得借此到广东走一次玩玩。我日间也要回山东去，你且详细写一个禀帖，我来代你带去。”紫旋故意踌躇道：“薇翁如果到广东，不知可能代我带了这张股票去？就在那边追一追。”五少大人道：“你好呆！他虽到广东去，这个案子总要解到山东去办的，就是追款，也要到山东去追。再不然，也要等他回到上海才好商量。此刻莫说薇园带去没用，就是你自己亲到广东，也要等这个案子归宿到那一处，才好在那一处呈案求追呢。”说话时，薇园一面想心事，紫旋一面装愁苦，又搭讪着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，方才各各散开。

内中单表鲁薇园，回到金子店里，看不见李闲士，问起来，才知道因为苏州有一票交易，已于四点钟时附了内河小轮船去了，要后天才得回来。薇园便到自己下榻的房里坐下，细想主意。开出文具箱来，要取纸笔起个禀帖稿子。翻出护书一看，原来那二万五千两汇丰存折还夹在里面，不觉

呆了一呆，暗想这个东西，何以不曾还闲士呢？仔细复想，原来那天拿给紫旒，紫旒不收，后来我和他两个去赴了一回席，吃多了几杯，回来便各自归房，所以放在我这里，未曾还他。此刻我想到广东去，他又走了，我这东西交还那一个才妥当呢？想罢，仍旧放好。拿了纸笔出来，呆呆的出了一会神。取过新闻纸，看看出口船期，恰好明日招商局广大船出口往广东，顺眼看下去，是太古通州船同日出口到天津。忽然心中一动，便换了个主意。等吃过了晚饭，便亲自到船局去，打听明白，然后回去，连夜起了个禀稿，又誊正封好了。到了次日，拿了汇丰手折，到汇丰银行去提了那二万五千两银子出来，到票号里转了汇单。看官！须知这二万五千银子，原是用他名字去存放的，所以一提就着，毫不为难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薇园又去见五少大人，交托了那封禀帖，说即日就动身，五少大人倒夸赞他做事情爽快。薇园谈了几句，便辞了出来，到伊紫旒处辞行。紫旒外面和他应酬，心里却暗暗好笑，不料我闲闲一句谎话，却把他调到广东去了。应酬了一番，薇园自回丰盛祥，叫自己带来的家人拾掇行李，即夜动身。紫旒又请到花锦楼处置酒送别。到了九点钟时候，还亲自送薇园到广大船官舱里。只见薇园的家人及丰盛祥的两个伙计，已将行李送到，安置妥贴。紫旒盘桓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五少大人也差人拿片子来送行。一会丰盛祥的伙计也别去了。薇园故意到外面走了一次，大惊小怪的进来，问那家人道："这一只是甚么船？"家人道："是广大。"薇园道："是到那里的？"家人道："是到广

东的。”薇园大骂道：“好糊涂的东西！我好端端的到广东做甚么？我明明交代你是坐通州到天津的，怎么就搅错了。幸而我还留着心，早一点知道，不然等船开行了，这一遭白往来的盘缠谁认帐？”一席话骂得那家人目定口呆，不知所措！薇园又顿足骂道：“还不快点收拾，搬到通州去？”那家人听说，方才手忙脚乱的拾掇起来，叫了小工人等搬到通州船上去。好在广大泊在招商局金利源码头，离通州所泊的太古码头相去不过一箭之地，不多一会，就搬妥当，薇园就此到天津去了。

只有紫旒送过薇园之后，心中迄自好笑，以为这个冤大头被我冤到广东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又写了一封信给乔子迁，在报上载了那一段新闻，一并寄去。信内说是这件事越闹越大了，此刻先要打点笠翁，一面和薇园商量，私下了结，但是薇园口气甚大，就是李闲士那里，也要点缀点缀，所留下之四千金，万不够敷衍，务希再汇若干来应用云云。这封信去后，满意子迁多少总要接济点来，谁知就如泥牛入海般永无消息。原来子迁和仲英两个商量，深恐这件事情不妥，紫旒要说出自己踪迹，依旧要到案，所以在苏州住了两天之后，便一同躲向常州去了。

紫旒这边等不着回信，未免着急，暗想四千元将近完了，子迁处没得接济，岂不又要另打主意？忽然又想到金月梅处的二百元，尚未还他，不如先清了这一笔债，取回官照，方是道理。想罢，检点了二百元票子，藏在身边，走出了大马路。

劈头遇见了袁聚鸥，彼此拱手相见。聚鸥道："我恰好要来看紫翁，有一件事商量，巧极了，我们吃一碗茶罢。"于是二人同到一壶春，拣个座位坐了。聚鸥道："现在有一注生意，甚合我们做的；然而我辈中人，能知道经商脉络的，却没有几个，所以我想着了你。"紫旒道："不知是一件甚么生意？"聚鸥道："有一个杭州人许老十，去年在二马路开了一家书局，下本却有六七千，可惜用人不当，开不到一年，蚀了个不亦乐乎。前几天把一部顶大的机器卖了，方才过节。此刻打算招人盘受。我想紫翁你可以做得。"紫旒道："不知他要多少钱？"聚鸥道："紫翁如果有意，我便去讨一篇细帐来。"紫旒道："明天就请拿来，我们商量着看。"聚鸥答应了，两个又闲谈了一会，方才散去。

紫旒出了一壶春，走到大新街口，忽听后面有人叫："紫旒！紫旒"紫旒回头看时，却是秦梦莲。紫旒不免立定，梦莲走近一步，拉了紫旒的手道："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"紫旒道："甚么事？"梦莲道："请你碰和。"紫旒道："那里？"梦莲笑道："还在那里。就请同去罢。"说罢，招了招手，叫了两辆东洋车，一径到了六马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。原来座上先有了陈雨堂、袁伯藜两个，房里明晃晃的点了一只大蜡烛，紫旒问知是佩金生日，连笑着说拜寿。佩金也笑着周旋了一阵，便开场碰和。紫旒问起陈雨堂可知道许老十这个人？雨堂道："他是我老朋友，怎么不晓得？"紫旒道："他开的书局怎样了？"雨堂道："这一向没看见他；不大清楚，只怕生意好呢。"紫旒便

不说了。八圈和过，紫旒输了二十元，恰好雨堂赢了二十元，紫旒便扣了抵他的前欠。

碰过和之后，接着又吃酒，无非请来几个熟人，不必多叙。吃酒中间，梦莲忽然离了位，拉紫旒到旁边悄悄问道："你可有洋钱在身边？暂时借给我二十元。"紫旒道："恰好没有带钱，所以方才输了和，还要扣雨堂的前欠。你此刻要钱作甚么？"梦莲道："这一和一酒，还有外面的打唱，都是我的。"紫旒道："看和别位商量罢。"梦莲道："别人只怕难，再说罢。"于是重新入席。紫旒留心看梦莲，只见他向佩金耳边唧唧哝哝了一会，佩金忽然沉下脸，变了色，一言不发。此时恰好花锦楼到了，紫旒也向花锦楼耳边唧哝了几句，花锦楼便扬声道："五少大人在我那里等着有话说呢！"紫旒听说，便起身要走。梦莲再三留住，草草吃过几杯，依然起身，带着花锦楼走了。临走又悄悄的约了陈雨堂随后就来，便到花锦楼家去了。无非和那些老妈子、丫头鬼混。

过了一会，雨堂到了。紫旒便问："许老十的书局如何？请你代我打听打听。"雨堂道："那个许老十？"紫旒愕然道："你方才说是老朋友，怎么忽然又不知道了？"雨堂想了一会道："哦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弄错了。我方才当你说的是徐大军机的兄弟徐老十呢。徐老十我是老朋友。"紫旒道："你总喜欢胡说，我明明问你许老十的书局如何，你还答应生意还好？难道徐老十也有个书局不成？"雨堂道："怎么不是，同文书局不是姓徐的做总办么？"紫旒啐了他

一口。雨堂自觉无味，歇一会说道："你一定要找他，我明日总和你打听来就是了。"说着吹了两口鸦片，便去了。紫旒也自回家。脱卸衣服时，摸着了一叠钞票，方才想着不曾到金月梅家去，此时要去，也未免太晚了，只得安歇。

一宿无话，次日直到十二点钟方才起来。袁聚鸥已经到了，拿了一张书局的帐交来。紫旒且不看，接过压在砚台底下，说道："我并不要做这个生意。等我拿去问一个朋友，倘有了消息，再给信罢。"聚鸥道："紫翁不做，就是做个中人也好，好歹也落点中佣。"紫旒也随嘴答应了他几句，他便去了。紫旒看那帐时，却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铅字俱全，统共约有一万磅，其中上了架用过的约一半，还在箱子里没用过的也一半，还有一部日本机器，其余小样、架子、手盘、铅条等，一应俱全，索价要三千六百元。看过依然放在桌上。

吃过午饭，方才袖了这一篇帐，走到二马路，寻到了那家书局，踱了进去，指明要寻老办。许老十出来见了，彼此通过姓名，问其来意。紫旒道："苏州有个朋友写信来，要印一部书。久仰贵局的价廉物美，所以特来求教。"老十道："不知要印甚么书？"紫旒道："要印一部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"老十道："这是一部大书。不知印几开的？用几号字？统共印多少？"紫旒道："大约总印一千。便是我也未曾清楚，不过先要问个价目，好拣便宜的做去。"老十道："也要问明用几号字，做多少大，每板几行，每行几字，才好算啊。"紫旒道："既是这样，我去问明了，再给

回信罢。”但不知下半天在甚么地方吃茶？老十道：“我下半天四五点钟，总在怡珍居坐一会。”紫旒道：“那么我下半天到怡珍看你罢。”说着，便辞了出来，摸一摸身边昨夜的二百元钞票还在，就一径走到了金月梅家。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不知惊的甚么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伊通守改省到山东　陈雨堂深宵留沪北

且说紫旒走到金月梅家，抬头看时，那房子早已贴了租帖了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想是几时搬去的，何以不给我一个信？正在呆呆的出神，忽然一个女子手提着水铫子走过，紫旒便向她问讯。那女子道："这屋里的金月梅嫁了人了，他的娘也跟了过去。"紫旒又惊道："是嫁了那个？"那女子道："这个倒不十分仔细，听说嫁的是山东人。"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站在那里，听他两个说话，听到这里，忽然插口道："她嫁那个，我可晓得。"紫旒忙问："嫁的谁？"那小孩子道："他嫁的一个姓伊的，叫甚么伊紫旒。"紫旒听了，不觉一笑，只得出了梅春里。心中满腹狐疑。想起五少大人向来与月梅踪迹极密，莫非嫁五少大人去了？一面思量着，便坐上车子，走到五少大人公馆去，谁知也是一般的高高贴着召租帖子。紫旒不觉又是一吓，难道讨了还不算，还带走了？只得仍旧坐了车子回家，思量今番这张官照怎样赎得回来！

出了一会神，忽然陈雨堂急匆匆的走了来，气喘吁吁地

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哭丧着脸喘了半天，方才略定说道："紫旒！你，你，你，你看，梦莲还是个人么？"紫旒被他这一句话，兜头罩住，倒说不出甚么来。雨堂又连连顿足道："这，这，这秦梦莲真正是狗□的忘八蛋，害死了人也！"紫旒听了这一句话，想起昨夜的事，心中倒料着有八九分了，问道："倒底甚么事？你骂煞了他，我也不明白啊。"雨堂道："今天大月底，我要开销多少帐目，并且房租欠了足足三个月了，今天打算商量先付他一个月，暂免钉门。谁知昨天碰了他，约着碰和吃酒，我满心希冀碰和里头，或者可以赢几块。谁知所赢又是你的，被你扣了去。然而还算好，不曾伤到老本。后来你走了，他却来和我商量借二十块钱，说因为出来得匆忙，把银夹子忘在家里，不曾带得出来，今天一早就可以送还我的。我昨夜身边连一元的、五元的、汇丰的、麦加利的、正金的，种种钞票，还有四块现洋钱，两块是安徽龙洋，一块是北洋机器洋钱，一块是天津通用的那一种立人儿，一股脑儿共是十七块，一齐拿出来交给他。到了今天早起，我想欠债还钱的，总没有一早送还的好人，不如自己走一遭罢。谁知到他家里一问，他家里也在那里闹饥荒，说他有半个多月没回家去了，还央求我说，倘使遇见了他，千万叫他回去。你想，这不完了！我又跑到宝树胡同，却又时候太早，秦佩金还没有起来，只有一个粗使老妈子说，还有客人呢，问她是甚么客，她却又胡里胡涂弄不清楚。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想，这可恶不可恶？"

紫旒道："谁叫你借给他来？既然上了他当，你此刻还

不赶紧找他？”雨堂道：“他家里也找他不着，叫我那里找他？今天没有别的商量，特来求你通融二十元钱，等我先料理了一个月房钱再说，不然，他带了外国人来钉门，那可就糟糕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好如意的话！你上了十七元的当，要我赔你三元的利钱。莫说我没钱，就是有在这里，我也不能借给你这种冤人。”雨堂道：“算，算，算，算了罢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只当昨天的碰和钱没有扣我的罢。”紫旒作色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？你不是来借钱，竟是来讨债的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还你的二十，你可也马上还我的二百来。”雨堂连忙道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怎么就动起真气来了？我何尝向你讨债，不过请你暂免扣债罢了。”紫旒道：“借了人家的钱，在赌债上扣还，这等天字第一号的便宜事情，你还不愿呢。”雨堂道：“怎么不愿？但是马上要钉门，这却怎处？”紫旒道：“呸！谁叫你住到租界上来？既然住到租界，就少不免要受他的气。”雨堂默然半晌，又哀求道：“到底如何？你就多不能借，先借给我十二元，等我先了却一个月房租罢。”紫旒道：“今天大家同是月底，大家同是赁房子住的，我今天也要付房钱，我的钱还不知在那里呢！”

雨堂无可奈何，正起身要走，忽然一眼瞥见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皮夹子，便走过去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四元洋银。尽数倾出来一点，除了四元之外，还有十五角小银元，因抓在手里道：“就尽这个借了给我罢！”说着回身便走，犹如逃跑一般。

出了鸿仁里，一口气跑到了四马路北协诚烟馆里，开了一只灯。堂倌阿大是他熟人，送上烟枪来。雨堂便叹一口气道："今天这个月底好难过！甚么房钱咧，米店咧，柴店咧，裁缝店咧，闹的头也大了。家里头小孩子年纪小，女人们不懂事，只得守在家里等他们来开销，直守到此刻才得出来。还有一家洋货店，有几块钱不曾来，我只好对不住不等了。好在只有一家人家，不至于闹不清楚了，交代下来，才脱身到了此地。这里我欠下几个钱了？"阿大翻开帐本子看了一看道："有限得很，只欠七角洋钱。"雨堂在身边掏出七角小银元来道："来，来，来拿了去。咳，真正欠债不是家财。"说着躺下去吸烟。一连呼呼呼的吸了四五口。忽的一下坐起来，把烟枪一丢，叫道："阿大，你来！你来，你来！你拿纸笔来，我给你几角钱。"阿大连忙递过，雨堂歪歪斜斜的开了两张轿饭帐（凡宴于妓家，妓家犒客之仆从，人小洋银二枚，曰轿饭钱。客仆不皆随往，先以仆人名告之，妓家列纸记录，谓之轿饭帐。他日客以寸纸书己姓及仆名，饬仆往取，其纸亦谓之轿饭帐，此上海之通例。近二十年来，赴宴妓家者，虽无仆人，亦必妄署一名，他日随意给诸茶楼烟室之执役辈，以见好小人。亦一怪现状也），交给阿大道："这两张都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的，一和一酒，都是秦老爷的主人。"阿大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，便仍旧去干他的事。雨堂道："你就去拿一拿，顺便替我打听秦老爷还在那里没有？"阿大听说，便欣欣然的去了。过了一会回来了，说："秦老爷在那里呢！"雨堂听说，又吸了两口烟，

方才坐起来说道："这盒子里还有一口烟，你代我装上了，我就来。"

阿大答应了，雨堂就到柜上掏出一角小银元，兑了铜钱，出门坐了东洋车，径到宝树胡同，下车入内，走到佩金房里问时，说是秦老爷刚刚出去。问到那里去的？回说不知。雨堂只得怏怏出来，仍旧坐了车子，回到北协诚，又吸了一盒烟。时候已经四下多钟了，便出了北协诚，顺脚走到棋盘街。在愉珍居门前走过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栏杆里面坐着的正是伊紫旒，对面还坐着一个人，却看不清楚了。雨堂便走到楼上，向前招呼，紫旒不免相让坐下，又招呼泡茶。

雨堂又向同坐那个人招呼，请教贵姓台甫，原来那个人正是许老十。雨堂极道素仰。紫旒道："你说与许先生是老朋友，为甚还要请教？"雨堂搭讪着道："可不是老朋友么！"许老十道："雨翁广交，我们或者会过，也说不定。"雨堂道："正是。兄弟从前也在杭州住过两年，一定是在杭州会过的。我还记得初会是在三雅园，那时候许先生还好像没有留须呢！所以我不认得了。这会谈起来，是不错的。"许老十道："雨翁在杭是几年分？"雨堂屈着指头计算了一会道："光绪十五、六、七，这三年，我都在那边。"许老十道："那么不对了。兄弟十四年分便到严州，住了七年，没回杭州去过。"雨堂道："哦，哦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是我弄错了！"紫旒在旁听得讨厌，便插嘴道："你不要胡扯罢。我问你，你可知道金月梅嫁的是谁？"雨堂道："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又来了！十多年前的事情，我自然有点忘记

了，想不上来，这几天的事情，难道也忘了吗？哦，哦，哦，还有，还有，我们那几天要打公分送礼，却找不着你这个人，以为你们交情厚，或者是单送了。后来吃喜酒那天，也看不见你啊！”紫旒满腹狐疑道：“到底是那一回事？”雨堂拍手道：“你到底是真是假的？五少大人娶了金月梅，难道你认真没有知道么？”紫旒呆了一呆道：“此刻呢？”雨堂道：“此刻么，只怕到了济南府抚台衙门里，当他的少姨太太去了。”紫旒听了，默默无言，暗想：“从此侯门一入深如海，这一张官照，正不知何日可以赎回的了。”

原来紫旒写信给子迁的那几天，偶然和花锦楼有点小口角，赌气不去；恰好遇了一家私门头，内中有个苏州女子，生得有几分姿色，紫旒便在他那里迷恋了几天。正是坐对名花，足不出户，连自己公馆也不回去。他的意思，如此做作，好叫花锦楼听见了，气他一气。这是千古痴心嫖客的行径，不知那做妓女的看了，正是一点与他无干，真正是何苦！恰好他这矫情造作的这几天，正是五少大人和金月梅双星渡河的佳节。及紫旒事过气平，回转公馆，家人把连日所接的信件及请客条子送上，这里面便带有一分五少大人的喜帖。他只看了几封信，那些请帖以为都是事过情迁的了，便没有看，因此一向不知这件事。此时听雨堂说了，方才懊悔起来。好在他为人旷达，懊悔过一阵，也就罢了。他向来告诉人家，总说是个广东候补通判，后来这件事被人知道了，慢慢传扬出去，人家就当笑话，说是伊通守改了山东省了。这是后话，表过不题。

且说三个人当下在怡珍坐到了五点多钟，紫旒便邀许老十到一品香吃大菜，顺便问雨堂去不去，雨堂焉有不去之理，便一同出了怡珍居，走到一品香，拣了个沿马路的座位。紫旒是此间熟人，招呼格外周到。紫旒虽不再请客，却也不就点菜，只和许老十两个靠在烟榻上，唧唧哝哝的谈个不了。雨堂只在窗外栏杆边看看往来车马，直等到六点多钟，方才点菜入座。雨堂饿极了，便龙吞虎嚼般吃了几样菜，方才罢休。谁知吃饱之后，烟瘾随发。进来时没有开灯，此刻吃完了再要开起灯来，未免有点难为情了。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，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，放在嘴里，故意多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，搀得凉了，呷了一大口，如法一咽，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。许老十初次认得紫旒，扰了他的大菜，便要请看戏，又请了雨堂同去。一路走到丹桂戏园，在正厅第三排上坐下。紫旒问雨堂道："你不要吃烟么？"雨堂正色道："你们总当我有烟瘾，其实这东西，我虽然玩了二十多年，并不知怎么叫个瘾，说一声不吃，就可以不吃的。不过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总想摆弄他，借他做个消遣之法罢了。"说说谈谈，看完了戏之后，便大家散开，许老十回书局，紫旒到那里也不必表他。

且说雨堂本来住在法租界，一个人出了戏馆之后，便想回家，因为觉得饿了，看见路旁一家汤团店尚未关门，便进去吃了八个，掏出一角小银元惠帐，还找回四五十文，点一点身边的洋钱，只剩了四元六角，便出了汤团店。心中暗

想：家中不知钉了门不曾？我虽然在外面躲了一天，家里正不知闹得怎么样呢？心中正在打算时，不期一只野鸡擦肩而过（上海称流娼为野鸡），回眸把雨堂瞟了一眼。后面跟着一个老婆子，对雨堂道："到我们家去罢。"雨堂看那野鸡，好像有几分姿色，便兜搭起来，说定了一元二角的价钱，便跟她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盘书局妙施巧术
卖字画暂免钉门

按下陈雨堂跟了野鸡去后情形。且说紫旒自从与许老十当面之后，凭了自己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许老十自不觉堕其元中。吃过了一顿一品香，看过一回戏之后，又约了明天早上在三万昌相会。到了次日，许老十一早便先到了，等了半天，不见紫旒到来，不免凭阑闲眺，忽见雨堂远远走来。待他走近看时，只见他朦胧着双眼，好像才睡醒的样子，不免扬声招呼，请他登楼。雨堂便上去相见，扰了许老十两客蟹粉馒头。偶然谈到伊紫旒，雨堂便信口乱吹，说得紫旒是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，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。原来陈雨堂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，心口率直，惟有一样脾气，欢喜学人家的谈风，却又胸无材料，所以他偶然谈起一个人来，不是尽情诋毁，便是竭力揄扬。其实说到底，他的诋毁也并不是存心，他的揄扬也并不是有意，不过他要借来做谈风罢了。

许老十那里知道他这等内情？只信他说的是实话。两个人谈谈说说，直等到十点半钟，紫旒才来。一见了许老十，

便连忙道歉说："有劳久候。兄弟今天一早就去找朋友，也是为了书局的事。老实说一句，兄弟是一个穷光蛋，那里有闲钱办这件事？况且昨天晚上回去，接了南京一个电报，是我一个敝友准补了宿迁，要向我借点银子作部费；我正在拮据的时候，只剩了五百两银子存在庄上，见了电报之后，想到朋友有通财之义，这是义不容辞的，所以今天早起，先去知照庄上，把这一笔款汇到南京去了。至于自己的事，只能再向朋友设法。"雨堂插口道："这等地方，是紫旒最慷慨。"紫旒又道："这一件事，兄弟本来独力难支，不过仗几个朋友帮点股分，凑起来玩玩罢了。偏偏两个得力朋友又没有遇着，所以耽搁到此刻才来。"老十道："一切都费心得很。"紫旒道："这是那里的话？我是为着自己的事。不知十哥昨夜可曾打算定了？"老十道："二千元我到底吃亏太多。紫翁盘受了过去，生意兴隆起来，也不在乎多三四百元。"紫旒道："多了兄弟出不起，就是招股，也怕来不及。"雨堂道："原来紫旒要做生意了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个书局生意，你弄起来一定是发财的。"三个人又谈谈说说，到了十二点钟时候，紫旒又请吃了一顿九华楼。临散时，许老十嘱咐紫旒："诸多费心。"紫旒约他晚上花锦楼相见。

雨堂自去北协诚过他的老瘾，自有阿大接着招呼。雨堂一口气吸了两个中盒，方才在那里发烟迷。迷够多时，坐起来揉揉眼睛，问问阿大甚么时候，阿大到柜上看了看自鸣钟，回报说："已经五点钟了。"雨堂觉得肚里饿了，恰好卖粢饭糕的走过，买两块吃了，又躺下去吸了几口，方才要

水来洗了手脸，出了北协诚，已是六街灯火了。向东走了几步，转入西荟芳，穿出同安里，径入花锦楼家，正好紫旒、老十同在那里商订合同。

紫旒看见雨堂，便道："来得好，我这里正缺少一个中人，就烦了你罢。请你看看这个底子妥当不妥当？"雨堂接来胡里胡涂看了一下，也不知看了一行没有，便道："很好，很好，妥当极了。"紫旒对老十道："这等办法最是圆通，你老哥也不失东家的体面。在上海如果另有高就，老兄只管去；如果暂时没有事情可办，只管住在局里。就是这次回府出来时，仍可住在局里。局里一班人又都是老兄的旧部，说起来不过是添了新股东进来罢了。如此，老兄脸上岂不是不失丝毫光彩么？"雨堂道："原来十兄要回府？"许老十道："便是。今天接了家信，内人病重的了不得，因此要赶回去一次。"雨堂倒在烟榻上要吸烟，旁边一个丫头便过来代装。雨堂得了这个空，才拿过那张合同底子来看。只见写的是，所有这家书局的生财、装修、招牌，共作洋二千四百元。伊紫旒实出二千元，下余四百元作为许老十的股分。全局归紫旒接办，交易之日，先由紫旒交六百元，下余一千八百元，分六期交清，每三个月一期，每期归还三百元，十八个月之后交割清楚云云。雨堂是个率直人，看了也莫名其妙。一会儿紫旒把两张合同都写好了，放在身边，花锦楼已经摆出便饭，三人便吃过晚饭，又谈了半晌、方才散去。临别彼此叮嘱，明日早起到书局里，交易过割。

内中单表雨堂，心中依然记着昨天晚上的野鸡，仍旧寻

了去，鬼混了一夜。心中又惦记着他们的事，成交以后，希冀捞两文中人钱。到了次日，天才发亮，便爬了起来，叫人开了大门，跑了出来，一口气走到书局门前看时，谁知大门还不曾开，不觉索然无味。只得顺着脚步走去，留心看那两旁店铺，除了一两家老火灶之外，竟是家家闭户的，方才想着自己太早。一时又没有地方可以住脚，只得走到一家老火灶去泡了一碗茶，要了一盆水来，胡乱洗了个脸。门外头有一个粢饭摊，便亲自出去买了八文钱粢饭，聊当点心。坐够多时，方才惠了十二文茶帐出来。时候仍然太早，不免信步行去，借此好捱点时候。不知不觉，就走到了大马路鸿仁里，便踱了进去，要访紫旒。紫旒倒已起来了，见了雨堂，便道："你好早！"雨堂道："答应了代你办事，怎好不早？我还要好好的赚你点中人钱呢！"紫旒笑道："好自在的话，我们自己交易定了，你碰了来，做个现成中人，还要中金呢！"雨堂道："这个不是这等说，此刻我自然是个现成中人，将来如果你们有甚争执，打起官司来，我这现成中人也不免要到堂的。"紫旒劈面啐了一口道："呸！大清早起，人家定局的头一天，要你来发这个利市。"雨堂吃吃干笑道："不在乎此，不在乎此，我们去来，我们去来。"紫旒道："那里去？"雨堂道："咦，你不是约的今天早起交易么？"紫旒道："早呢！你就是心急几个中金，也不至急到如此！况且我是老实说，没有的。"雨堂道："我们知已朋友，不在乎此，许老十我犯不着代他白当差。"紫旒道："你和他是老朋友啊！怎么说出这个话来？"雨堂道："罢，

罢，算了罢，你不要怄我了。”两个人说说笑笑，到了九点钟时候，方才同到二马路书局里去。

许老十接着，招呼寒暄已毕，紫旎便拿出一式两纸的合同来，请许老十签字。老十从头看了一遍，见与昨夜的草底无异，便签上了字。紫旎拿过来，也签上字，又送给雨堂，雨堂提起笔来，也在中人名下也签过了。紫旎、老十齐说费心；雨堂连称岂敢。老十便将一切账目、图书等项交割过来，紫旎接受了，便在身旁取出一张二百元庄票，及四百元的一张本局股分单，交给老十，要他出六百的收条。老十愕然道："说过先交六百元的，为何只有二百？"紫旎笑道："这四百元的股分也要算的。"老十道："我以为这股分是股分的事，洋钱是洋钱的事。"紫旎道："这也可以使得，左右是一样的，请你老兄交了四百元股银来，我便照数交六百元给你。"老十道："这件事不妙，我怎样不曾弄一弄清楚？"紫旎道："弄是弄得很清楚的，不过你老哥有点不曾明白罢了。你想，若不是照此办法，下余的那里还有一千八百元之多？统共只有二千四百元，若照老兄的算法，四百股分银不交，又要拿六百元去，这不是明明先交一千了么？"合同这东西是你情我愿方才订定的，何况又有中人在此！"

雨堂接口道："啊，啊，啊，啊，不错的，紫旎这个办法是很公平的，十兄你放心罢。"老十呆着脸道："现成的都摆在这里，那个不放心？只是我今天回杭州去，钱不够用，奈何？"紫旎登时眉花眼笑起来道："这个好商量。我们先吃点心去罢，动身要下半天呢！"说罢，一把拉了老十，

又招呼了雨堂，一同走到四马路九华楼去吃茶。坐定下来，紫旒又是一阵天花乱坠的长谈。这是他独具的天生本事，无论人家有甚心事，只要有他在座，他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谈，人家便不知不觉的把心事丢开了。吃过点心之后，三个人依然同回书局里去。紫旒见雨堂钉着不走，知道他的意思，便拉了老十到旁边说道："陈雨堂这个中金，应该要多少送他点罢？"老十道："这是规矩上有的。但是送多少呢？"紫旒道："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便说多少；请你老兄分付了罢。"老十再三不肯，紫旒再三相让。老十道："我们合送了他十元罢。"紫旒沉吟道："二千多洋钱的交易，十元中金似乎少些。这样罢，我们各送了十元罢。"老十道："也使得，只是我这里十分为难，一时拿不出来了。"紫旒不等说完，便抢着说道："这不要紧，我们此刻是一家人了，只管在帐上拿便了。"说罢，便出来取了十元钞票，付给雨堂，悄悄说道："他只肯五元，是我竭力说项的，才有此数"雨堂点点头道："费心，费心"搭讪了一会自去了。紫旒等到下午，亲自送许老十上了小轮船；还买了几种送行品物，送到船上，方才珍重而别。

自此紫旒把鸿仁里房子退了，搬到书局里去。喜得乔子迁走时，留下的古玩陈设不少，搬了过来，把一间书局陈设一新。便又在局里请过几回客，无非是尽力乱吹。一面挂了这书局的旗号，乱招股分，定了七厘官息，每股百元。于是做一股的，做两股的，倒也被他招了不少。恰好一家□报馆新换东家，这新东嫌那副铅字旧了，要另买一副新的，不免

着人到外面去打听价钱，问来问去，便问到紫旒的书局里。紫旒便异想天开的想了一个法子，叫□报馆把那一副旧字拿出来，换自己的新字，每磅要他贴还六分洋钱。那□报的新东默默计算了一会，若要买新字，每磅要在两角以外，这旧字卖出去，只能做废铅，值不到一角一磅的了，算着很有自家的便宜，便答应了。彼此对换了一万磅字，紫旒便乾落了六百元。以后因为字样太旧，做不出生意来，那是股东晦气，与他无干的了。此是后话，表过不题。

且说陈雨堂拿了伊紫旒的十元，便欢天喜地的出来，一口气跑回家去。因为两夜未回，在外干的又不是正经事，见了老婆，未免有点惶恐。老婆见了他，不免有三分动气。雨堂先搭讪着问道："前天的房钱是怎样了的？"老婆没好气，便不答应他。雨堂又问儿子阿生道："你该知道，是怎样了的？"阿生道："亏了隔壁殷伯伯代我们拿了两卷子画去卖了十二块钱，才付了一个月房钱，免了钉门。"雨堂大惊道："是拿我甚么字书去卖了？"老婆道："门也要钉了，你又犹如溜缰马一般，溜的不知道回来了，不当不卖，拿甚么应付别人？"雨堂听说，连忙打开书画箱一看，别的东西都还完全，内中只少了米南宫墨迹的一个长手卷，一轴赵文敏的八骏图。只气得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伸出腿来，把那十岁孩子阿生兜胸一脚，骂道："好畜生！你索性把我的老命卖了，倒也罢了。"老婆见此情形，抢过来护住了儿子，哭着道："关他小孩子甚么事？你要打打我，要骂骂我，是我拿来卖了，你便怎样？须知我卖了东西，是要保全这个叫化子

窝儿，并不是卖了东西养汉子！”夫妻两个好一顿大闹。不知闹到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
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

且说陈雨堂这个人，他祖上本是山东老州县，他曾祖及祖父，都是在山东有名的能员，便是他父亲，也是个山东候补县，署过诸城、峄县，与及梁山泊所在的恽城县，不是苦缺，便是要缺。雨堂随宦在山东，也捐了个盐大使，在山东候补，意思想得一个劳绩保举，便可过个县班，谁知他生性率直，容易得罪人，混了几年，非但不曾得着保举，并且连本有的功名也被上司奏参了。后来他父亲过了，起服之后，他仍然捐了一个二百五的双月知县，在山东当过几年差。他既在山东三四代之久，寅僚旧好总多，易于照应。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黑州县，看见他未免因羡生妒，因妒生恨；因恨便生出倾轧来。思量要攻击他，说他未曾到省人员，冒当地方差使。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，习惯如此，不足为奇的。雨堂得了这个信息，恐怕连这个二百五的功名都干掉了，便忙着跑到上海来，避一避这个锋头。

谁知一到上海之后，嫖了个不亦乐乎，把祖上挣下来的宦囊散个罄尽；便是几件衣服，也闹的典尽当光，弄到这步

天地。却有一层好处，到底是书香人家出身，所有银钱、衣服、古玩等件，都看得不甚贵重，随便当当卖卖，也不甚计论价值，只有那两箱字画碑帖，却看得如性命一般，凭是怎样穷煞饿煞，总不肯当卖。常对人说："我他日如果做了叫花子，也要搂着这几卷纸片儿求乞的。"就以这两轴赵文敏八骏图、米南宫长手卷而论，两件东西合起来，当日有人出过千金之价的；如今被老婆轻轻的卖了十二块洋钱，如何不气？气得他顿一回足，拍一回桌子，嘴里咕哝咕哝的也不知说些甚么了。忽然一阵目瞪口呆的，直挺挺的坐着，那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乱滚下来。

老婆看见了，不觉冷笑道："从前当卖尽多少金珠，不曾听见你说过一声可惜，此刻只卖了两个纸卷儿，便那么肉麻起来。"雨堂直跳起来道："你懂得甚么？那一幅八骏图不算数，单是这一个手卷，我老太爷到京引见时，带着这手卷去，因为卷上有潘文恭公的题跋，便把他送到潘大军机府上，求潘大军机也题一题。谁知潘大军机看中了，叫人示意给我老太爷说，这卷东西，如果肯送给他，他可以写信给山东抚台和河道总督，觑便在河工抢险劳绩案内开一个随折保举，从知县上一下子就可以成了道台，以后还好好的栽培他一个督抚。是我老太爷因为这东西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，不肯送人，所以混了一辈子还是个知县。此刻被你十二块钱卖了我家一个督抚，你说伤心不伤心！"说着索性号啕大哭起来。

老婆听了这一番话，不觉也直跳起来道："你不要撒赖

我，我不信潘大军机是个三岁小孩子，贪你家一个破纸卷儿，便肯拿一个督抚来换。你家老太爷又不是个傻子，放着现成督抚不做，死搂着那么个纸卷儿。你既然知道这东西可以换个督抚的，你为甚不拿去换一个来做做？此刻东西卖掉了，却拿这些不相干的话来撒赖我。你不要拿督抚来吓我，我娘家也是做官人家，莫说督抚，便是候选督捕府的衔牌，我家祠堂里也有两三对呢！”雨堂听了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被他一篇胡涂话，反闹得无言可答。含着两眶眼泪，立起来出门去了。无精打彩的走到了北协诚，开了一只灯，喳喳喳的尽着吸烟。

这一天竟是饥不知食，渴不知饮，昏昏沉沉的在烟榻上过了一天。直到天将入黑时，方才惘惘然出了北协诚。正在怅怅然无所之的时候，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，一把抓住了，说道："雨堂兄，那里去？”雨堂定睛看时，原来是萧志何。志何接着说道："你可知道，陈蕙裳做了抚台了！”雨堂愕然道："这是那里来的话？他此刻不过是个臬台，怎么平空的超越起来？可知道放的是那一省?”志何道："就在山东。因为湖广总督召入军机，山东抚台(即五少大人之父也)升了湖广总督，着速赴新任，毋庸来京，却把贵州抚台调了山东。”雨堂道："闹了半天，原是与他不相干。”志何道："还有下文呢。这位新调东抚，着速来京陛见，未到任以前，着陈某人护理。你想，贵州这条路多远，还要入京，他这一护理，不一年也要半载呢！我正要来找你，可要到山东走一次？我也奉陪。”雨堂道："这话可是真的？”志何

道："我方才到上海道衙门里去，亲眼看见官电，如何不真？"雨堂道："这也奇怪，现成放着藩台在那里，怎么派了臬台护院？这件事到底有点可疑。"志何道："亏你还是几代官场！大凡护院，本是两司都可以做得的，只看上头的意思罢了。此刻且不必争，明日见了报，便可见我是撒谎不是。我只问你一句，譬如是真的，你到山东去不去？"雨堂道："他是我老人家的门生，十来年间，被他由佐杂巴到了抚台，我如何不去谋一个事？其实我一向就想去找他；因为他只是个臬司，手底下没有甚么好差使，只巴望他升了藩司，我就要去了，何况是个抚台？这信息如果是真的，我一定要去。"志何道："明天在那里看你呢？"雨堂道："我一两点钟总在北协诚。"志何道："如此，明天会罢！我此刻还有点事情去。"说着，拱手别去。

雨堂一个人独自沉吟道："平空遇了他来，和我捣鬼，不信陈蕙裳就会护院起来，想是他们知道我穷极了，故意造这些谣言来怄我。"一面想着，一面信步行去，不觉已经到家。想起老婆的蛮不懂理，心里懊悔回来，但是已经到了，只得推门进去。只见自己老婆和一个男子对坐着吃饭，不觉吃了一惊。连忙跨入屋里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妻舅，从江阴来的。彼此相见，问起来意，方知道丈母病重，思念女儿，专打发儿子来接女儿归宁的。姊弟两个商量连夜动身，正苦等雨堂不回来，没得主意。此刻看见他回来了，便告知此意。雨堂沉吟道："你回去也好。服侍得外母好了，你也可以多住几天，因为我这两天里头也打算到山东去。等我到了山东

得了差使，看定了公馆，再写信接你。”老婆道：“你不要还是怄气，我不走，从没有听见过你说走，我偶然回娘家去，你也到山东去了，天下有这等巧事？”雨堂道：“忘八蛋骗你。方才萧志何告诉我的，说陈蕙裳做了山东抚台，约我同去的。但是确不确还未可定，如果是确的，我就一定要走。”老婆道：“不确呢？”雨堂道：“不确的，我还去做甚么？只等明天早起看了报就知道了。”老婆道：“你既然要去山东，我把儿子带去罢。”雨堂道：“他正在读书的时候，由他在我身边的好。”老婆道：“我们马上动身，盘缠也不曾有。”雨堂连忙道：“此刻鬼捉住我，要我出一文钱买命也没有。”老婆照脸啐了一口，妻舅忙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带着现成的。坐江轮到江阴，有限几个钱。”老婆道：“我一场回去，也要买点东西给娘。”妻舅道：“娘此刻是急于要见你，并不是要贪你的东西；况且动身得匆忙，就不买东西回去，娘也不怪你，别人也不笑你的。老实点罢。”当下吃完了晚饭，便打点行李，姊弟两个附了长江轮船去了。

雨堂不知陈蕙裳护院的信息真假，终夜打算，不曾合眼。一到天亮，便叫用的一个老妈子出去买一张报来看。谁知那买来的是一张《游戏报》，没有上谕的，不禁嗒然，只得自己走出去找了来看。谁知果然是真的，照着志何昨天所说，一字不差，不觉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。思量怎样弄点盘缠动身。想来想去，只有紫旒。便一口气跑到二马路书局里。紫旒方才起来，一见了雨堂，便连连作揖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雨堂愕然道：“甚么喜？”紫旒道：“世兄弟做了抚台，怕

不提挈你升官发财么？还不是喜？”雨堂道：“你真是用了耳报神的，怎么就知道了？”紫旒道：“我们好朋友，是事事关心的，怎么不知道？”雨堂道：“我正是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呢！你知道我的，一个大没有，还欠了三四个月的房钱，怎么动得了身？”紫旒道：“这个怕甚么？我们朋友总要帮忙的。昨天萧志何已经对我说过了，他要约你同去。他和陈中丞虽然相识，然而交情没有你的深，不怕他是个知府，只怕这回到了山东，他还要仰仗你呢！”雨堂道：“这也不见得。”紫旒道：“这是明摆着的情形，你又何必客气？”雨堂道：“这是护理的事情，我们要走马上就要走了，求你代我筹点盘缠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”紫旒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我总尽力就是。”雨堂大喜，谢了又谢。紫旒又请他同到九华楼吃了点心，雨堂方才回家。到得饭后，便走到北协诚去等萧志何。先对着阿大乱吹了一阵，到了一点多钟，只见紫旒的家人送来一封信，另外沉甸甸的一包东西，交给雨堂道：“我们老爷送给陈老爷的。”雨堂接过来，捏一捏那包东西象是洋钱，连忙坐起来，拆开那封信一看，上写着：

> 因恐足下急用，先筹呈五十番，请即检收，然弟力亦尽于此矣！即夕设席花锦楼，恭饯行旌，乞勿吝玉。雨堂大哥鉴，紫旒顿首。

雨堂看罢，不胜欢喜，连忙打开纸包点一点数，却是三十元洋钱，二十元钞票。便对来人道：“不错了，我收到了，请你回去上复你们老爷，说谢谢。”家人道：“今天晚六点钟同安里，务必请老爷到。”雨堂道：“知道了。我

到，我到。”那家人才去了，志何便到。一见面，便道：“如何？我不撒谎罢？我打听得后天就有烟台船了，我们来得及走罢？”雨堂道：“没有甚么来不及，只要有钱便得。”志何道：“你还差多少？”雨堂道：“方才紫旒送了五十元来，再能筹得百金，便可以将就动身了”。志何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等一等和你送来。但是你准定后天能走才好。”雨堂道：“只要有了钱，没有来不及的事。”志何又谈了几句，便起身去了。雨堂有事在心，赶着过足了瘾，便回家去料理一切。先拿出当票来，拣要用的衣服赎了几件。真是事忙嫌日短，不觉又是上灯时候了。便交代老妈子安顿小孩子吃饭，自己走到花锦楼处，紫旒、志何已经在那里了。志何见面之后，便塞过一卷钞票给雨堂，雨堂接过放在身边。陆续客到了，一席花酒，无非是酒肉叫嚣，不必多叙。

且说雨堂得了志何一百元之后，次日便又赎了两件行头，料理清房钱，收拾好细软，将几件木器寄在紫旒书局里。胡乱过了一天，便开发了老妈子，退了房子，带了儿子跟志何动身去了。临动身时，才写了一封信通知老婆，及告知山东收信地址。船到烟台之后，便起早兼程，赶到济南，一路上的盘费，都是志何报效的，自不必说。到得济南，志何本有公馆在那里的，便一齐搬到萧公馆里去，安息一天，便去上院。那位陈护院，果然一见了面便极道契阔，答应了弄一个好差使，雨堂自是欢喜。因为住在志何处不便，自己另外找了房子，把从前分寄在人家的木器家伙取些回来，自立门面，专等札子。谁知等了一个月，绝无消息，每上院又

必见；每见必面允给差，却只不动公事。雨堂不觉支持不住。正在无可生发的时候，忽然一天连接了两封江阴来信，知道丈母死了，不觉异想天开的生出一个筹款的法子来。要知是何法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未死人忽地开丧
妙弥缝从丰代稿

且说陈雨堂自从到了济南，守了一个多月，不曾得着差使，光景日见窘迫，又不便向人告贷露出穷相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忽然接了江阴两封信，说是丈母死了，心中越觉闷闷不乐。拿着两封信，躺在烟榻上，发了一会烟迷，朦胧之间，仿佛入梦，说是家中死了人了，及至看那死人时，正是自己老婆，不觉一惊而醒。提起烟枪吸了两口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想出一条计策来。取过纸笔，起了一个稿子，然后叫家人到外面去叫一个刻字匠来，叫他拿了这稿子去照刻。

看官，你道他刻的是甚么？原来是刻讣帖。然而天下事，那里有死了丈母女婿刻讣开丧的道理？谁知他刻的不是他丈母的讣帖，却是他老婆的讣帖。只因穷极无聊，便异想天开撒这么一个大谎，只说死了老婆，遍处散出讣帖，定日受吊。他是在山东三四代的人，所有官场绅士，那一家、那一个不相识？这一散起来，却也散了二三百份出去。人家得了他的讣帖，不免便送奠礼，也有送幛的，也有送联的，也有送钱的。到了受吊那天，便居然设起孝堂来，把个十岁孩

子披了粗麻，扮成孝子，胡闹了一天，倒也有好些人来叩奠的。这么一混，那位护院陈中丞，倒送了二百吊京钱的楮金，连各寅僚的，差不多收了三百吊大钱，被他捱过了一个穷关头。还拣了一轴幛子，换了几个字及上下款，寄到江阴去挽他的丈母。恰好这件事情闹了之后，陈护院连下了两个札子，委他一个本辕文案、一个官书局督办的差使。雨堂奉札之下，不免趋辕谢委，一面拜同事，一面择日到差。

且说第四回书中所表的抚辕文案田仰方，他本是山东的一个老候补，他当日以通判到山东时，现在的护院陈蕙裳还是个知县，彼此本是相好。陈护院这回接印之后，自然照旧留差。喜得这护院是个风流倜傥人物，所有一切旧友，莫不略分言情的，所以差使格外好当，上下之情也易于通达，并无壅蔽之虞。这也是他的长处。田仰方本是个豪侠之士，最欢喜应酬，因此护院越发和他共得来。这一天看见雨堂拜片，知道又添了个同事了；并且也是老朋友，因此动了请客之念，定了日子，就在芙蓉巷本公馆里摆起宴来。一共摆了五席，所请的无非是红红儿的候补道府，内中有许多与我这书上无干的，就不去一一琐叙了。内中请的第一个客，就是陈蕙裳中丞。所以这天的客，因为有他在内，都是恐怕落在护院后的，纷纷早到。及至护院到时，一律还他僚属规矩，站班迎接。等到定席时候，护院自是当中第一位，却请了新委善后局提调萧志何及陈雨堂两个陪他，下余在两旁分排了四席。护院入座之后，先交代说："我们都是老朋友，断不可拘礼节，只管开怀畅饮。总要和十年前，我们在鹊华桥

（济南冶游之地）玩笑一般才好。”众人领命，无不痛饮。上过几道热炒之后，厨子捧了活鲤鱼上来，请示做法（济南风气如此）。护院道："别人总欢喜一半醋溜，不是就红烧，一半总是清炖。我今天变个样儿，一半拿来炒片，一半做口汤喝罢。”厨子领命下去。护院对志何、雨堂道："你看他们都是静悄悄的，你两个何妨分到两面去打个通关，只当是代我的。他们谁欢喜和我豁拳，就请他们来。”志何、雨堂两个奉命，便分头去豁拳。

雨堂的拳本来不济，打了两桌十二个人的通关，倒输了八个直落五，不觉酩酊大醉。恰好家人捧上炒鱼片来，雨堂道："这、这、这是老帅点的菜，你们尝尝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离座久了，老帅没有人陪坐，并且打完了通关，也要去销差。于是一踅一踅的仍走到首席上，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：原来那位护院陈大帅不见了。暗想："莫非也到旁席豁拳去了？”回身要到那边席上去时，不料一回身，和志何撞个满怀。雨堂道："老，老，老帅呢？”志何道："没在那边？”雨堂道："那，那么，到，到，到那里去了？”志何道："人多眼乱，你仔细看看，难道飞了去不成？”雨堂又一踅一踅的走了一遍，那里有个护院的影子。一眼瞥见了仰方，便一把拉住道："你，你，你是主人，可，可，可看见老，老，老帅在那里？”仰方愕然道："没看见。那里去了？”于是四面八方一寻，花厅里、书房里没有一处不寻到，那里有个影子？闹的大家席都不坐了，都在那里惊奇道怪。只见门上家人来说："抚院早已去了。临走交代家人，不

要惊动，所以家人没敢上来回。”仰方道：“好混帐！抚院交代不要惊动，你就直到此刻才来回？没叫我们把地皮翻过来。找去！”家人道：“家人在外头伺候，这会才听说上头找陈抚院。”志何道：“不要说这些闲话了。你可知抚院到那里去的？”家人道：“听那边管家交代顶马的，是说光通书局，只怕是拜浦大人去了。”志何道：“哦，是了！听说浦明理今夜也请客。他那里湖光月色，正是好的时候，所以老帅急着去了。我们赶去伺候罢。”于是主客一众．也不终席，轿马纷纷，都投光通书局而去。

且说这光通书局的总撰述姓浦，名秀，字子秀，本是个秀才，系本省文登县人，明朝浦汝器（名鋐）先生之后。真是胸罗经史，学富五车。又操了一枝好文笔，发起议论来，无论新学旧学，都说得有条有理，因此人家送他一个绰号，叫做“浦明理”。久而久之，就把这混名叫成真名了。浦明理又从附生上捐了一个道员职衔，到省里开了这个光通书局，专门编译新书，嘉惠来学。这座书局却开在大明湖旁边，客堂背后便紧靠着湖，还有几弓余地，开了个小小花园。这天设了两席，也是专请抚院吃酒。因为是七月天气，要取凉爽，把两席都摆在客堂后面的月台上。田仰方等大队人马赶到，看见门外有几名戈什，便不等通报，一直进去。走到客堂前面，已听得里面管弦嘹亮，丝竹嗷嘈；一片歌声，行云被遏。明理听得有客来，连忙到客堂招呼。仰方道了来意，众人分列坐定，仰方便到席上去看抚院。谁知履舄交错，裙屐纷陈，当中也独少了个抚院。仰方不免向同席各人招呼。叫来

的妓女多半认识仰方的，也都一一招呼。仰方便问："怎的不见老帅？"众人道："方才吃的有点倦意，说是到花园散步去了。"仰方别过众人，出了客堂，从侧首转到花园里去。

这花园只有一座小小亭子，两间起坐地方，那里有甚么抚院踪迹？好在月色甚好，顺着路绕到客堂西面一个院子里，仍是五间正屋，两道游廊，里面便是浦明理的编辑房。仰方是极熟的熟人，平日都走动惯的；看见编辑房里有灯亮，疑心抚院在里面，便顺脚走到门前，掀起帘子，往里一看，不觉吃了一大惊，连忙退了出来，心中十分懊恼。低着头从回廊东面的一条长夹弄走出去，意思要仍到客堂里去坐。刚刚走到弄口，遇见了浦明理，问："老帅在里面么？"仰方顺口答道："没看见。"明理便向弄里走去，恰好在廊下遇见了抚院。便道："今天这鸭子烧得很好，请大帅上席。"陈蕙裳笑吟吟道："其实我已经吃饱了。"说着，便一同出去。经过客堂，众人一律站起来伺候。仰方是那边的主人，不免要向前道歉。抚院搭讪着招呼两句，重新入席。浦明理要添席让众人，众人一定不肯，只在外面伺候抚院。陈蕙裳只吃了两片饽饽，便起身走了。众人送过他之后，也就纷纷各散，各人归去，都无事可表。

单说田仰方回去之后，一肚子没好气，也不归上房，独自一个坐在书房里发气。几个家人看见老爷颜色不好，不敢去睡，轮着班在外面伺候。原来田仰方是个南边人，虽然在外处也多年，却有一种婆婆妈妈气，永远不肯破除的。平生忌讳的事最多，大凡同寅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肚子里有一部

《婆经大纂》的。今天晚上他自以为大不祥，回来第一件便要想法子祓除不祥；然而这件事又不愿意和人家商量，独自一个闷在肚里，直挺挺的坐了半夜。到了十二点多钟时候，才叫了一声："来！"家人连忙走进去。仰方却拿出一张一百吊京钱（即五十千大钱也）的票子出来道："去买鞭炮来。"家人道："现在买，是明天买？"仰方怒道："明天买我还现在使你？"家人道："买多少？"仰方拍桌子道："给你多少钱就买多少，怎么你越闹越糊涂了。"家人退了两步，又回身问道："请老爷的示，要买多少一挂的？"仰方顿足道："谁要你那多少䙰琐，多的、少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尽钱买就是了。"那家人才退了下去。他又叫一声："来！"家人回转来，仰方道："带买一对一斤重的蜡烛来。"家人答应去了。你想时候已经半夜了；况且又不近年，又不近节，谁家预备那许多鞭炮？幸而是在热天，人家睡得迟，那家人领了命，走到外面南货店里、广货店里，一家一家的打开了门去凑买，差不多到两点钟光景，才买了三十多吊钱的鞭炮，与及一对蜡烛。再要买也没处去买了，乐得赚了十几吊钱回去销差。谁知仰方已在那里等得心焦，暴跳如雷的在那里骂了。一见了家人回来，便叫到上房取蜡扦来，先把蜡烛点上，然后叫家人们轮着把鞭炮一挂一挂的燃放起来，闹得砰訇之声连绵不断，把上房的太太、姨太太都闹醒了；小孩子也吓唬的哭了。丫头老妈子一个个都从睡梦中惊起，打听得是老爷动气呢，便都不敢声张。只冤了左右邻居，半夜三更被他吵醒了，不能再睡。好容易盼得他停了一会，正好朦胧

睡去，他那里又是哗喇喇的一阵，又惊醒了。七月里夜还短，足足被他闹到天亮，还只满腹疑团，不知是何事故。

却说仰方闹到天亮，渐渐气也平了，人也乏了，便在书房榻上朦胧睡去。这一睡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起来。梳洗过后，无精打彩，独自一个在那里纳闷。昨天的闷是怒，今天的闷是怯。怒是以为遇了不祥，怯是恐怕抚院见怪。在我本是无心，在他未免芥蒂。既不便自己去招赔不是，又不便托人转弯，并且要刺探他喜怒，也无从下手。一时间心乱如麻，没得主意，连茶饭也无心去吃。呆呆的想到五点钟时，方才得了主意。随便吃些点心，打点停当，径到鹊华桥去。

原来济南的鹊华桥，犹如上海四马路一般，是个烟花所在。内中一家妓院有个姑娘，名叫巧铃，生得有几分姿色。再靠着点脂粉，便装点得国色无双。若论她的技艺，却是吹弹歌唱，无一不精；应酬客人，便是活泼玲珑，随机应变，因人而施，因此在济南享了个第一艳名。田仰方一向在她那里化的钱不少，却是除了吃酒带局之外，别无他事。今天仰方正是去访她。她一见了仰方，便涨红双颊，叫得一声田大人，便低下了头。仰方反想点闲话去和她周旋。敷衍过了一会，巧铃红了双眼说道：“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！甚么事都闹得不由自主。碰了大人老爷们肯原谅的，就是当姑娘们的造化；不然啊，今天翻了醋瓶，明天捣了醋缸，当姑娘的一肚子委屈，除非向阎王爷诉去。”仰方道：“你说些甚么？我都不懂。这里有陈大人赏你的，你拿去罢”。说罢递将过去。不知递的是甚么东西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破除资格特赏优差
撇弃委员去充买办

且说田仰方递过去的不是别样东西，正是一张二百吊京钱的钱票子。巧铃接在手里道："请陈大人自己留着罢，又赏我作甚么？"仰方道："你就收了罢，客气甚么？"巧铃收了，仰方立起来要走。巧铃看见仰方殊无醋意，并且代送了赏钱来，便拿出从前的老面目相待，见仰方要去，便把脸一沉道："椅子还没坐暖和，就拔碇了吗（拔碇，济南谚，言舍此他适也）？给我拉个寡去（拉寡，亦济南谚，谈天也。拉个寡，犹言谈几句天）。"仰方又坐下道："拉甚么寡啊？"巧铃道："你给我谢谢陈大人。"仰方道："是这么一句要紧话！我今天有事，要先走了，改天再来。"巧铃不便再留，仰方便一路走到萧志何公馆里去。

恰好遇见雨堂也在座，见了仰方，便问道："正是，我正想奉访仰翁，请教一件事。从前这里派到上海去查访冒了矿局名字招股的鲁薇园，不知现在那里？"仰方道："他自从奉委去后，并没有回过山东。后来打了个禀帖回来，说是所查的乔子迁早已闻风逃遁，不知去向。又附了一个请假回

籍措资的禀，就此没回来过了。雨翁可是与他相识？”雨堂道：“我从前并不识他，不过在上海同过一两回席，方才接了上海朋友的信，托我查访查访。”仰方道：“薇园也很奇，连我这里也没信来。”

正说话时，仰方的家人找到了说：“请老爷回去，院上有人送札子来了。”仰方听说，便辞了志何、雨堂回去，一路上满腹狐疑，不知是甚么札子？及至回到公馆，一脚才跨进大门，迎面一个人抢近前来，请了个安说：“给田大人道喜。札子已经送到上房去了。”仰方看时，却是抚院的号房。仰方到上房取札子一看，原来委了筹防局总办。这个本是道班的差，自己忽然以知府得了，不觉心中一喜，以为是放了一夜鞭炮之功，从丰赏了札费。那号房本来知道仰方出手阔绰的，所以等在那里，得了犒赏，自欢喜去了。仰方到了明天，不免上院谢委。同寅中都来和他道喜，自不必提。

且说陈雨堂原是接了伊紫旒的信，访问鲁薇园踪迹。得了仰方的话，自写信去回复紫旒。你道紫旒要打听薇园做甚么？原来李闲士从苏州回来，知道薇园到广东去了，想起那二万五千头的存摺还不曾取回；问问店里经手，又说没有留下。到汇丰一查，说是已经某日取去了。闲士这一惊，非同小可。暗想：与薇园相识十多年，不曾见他干过靠不住的事，何以一旦如此？莫非他临行已经留下，是被店里经手的取去了？然而察看神色又不像。况且这经手的又是自己至亲，想来断不为此事，总是薇园拐去的了。

据店里各人说，他因为查金矿的事到广东去了，这件事

伊紫旒或者知道，他到广东住在那里，不免去看紫旒探问一切，谁知紫旒也不知道。闲士又不便说出被他拐了银子一节，只在那里皱眉搓手。紫旒见他这副情形，便道："他是到广东查办事件的人，阁下如果有要紧事，要通信，只须广东有熟人，托人在各衙号房里总打听得出来。"闲士听了，只得说声领教。辞了回去。踌躇了一夜，莫说广东没有熟人；就是有熟人，打听着了，也不见得一封信就讨了回来，少不免要自家走一遭的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等到有广东船开时，附了轮船走到广东，遍处打听，那里有个影子？可怜跑了个空，垂头丧气回到上海，只得又去找紫旒。

此时紫旒久已承受了许老十的书局，打听了几天，才见着了紫旒，诉说一切。紫旒也十分疑讶，暗想莫非回山东去了？看闲士情形，十分着急，料得他一定有要紧的事，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陈雨堂，打听薇园踪迹。

谁知鲁薇园当日见财起意，机械心生，拐了二万五千银子，上了广大轮船，说要到广东去，等送客的都走了，他却搬到通州船上，写了天津船票。轮船到了烟台，照例停泊，起卸货物，薇园却也就此带了行李登岸，投入客栈住下。他所带的家人，本来是山东登州人，到了烟台，已是登州地面，便算清工钱，另外给了他几个盘费，打发去了。到底是初次学做坏人，事事胆小，暂把姓名改变了，叫做张佐君。

看官，他既然自己改换了姓名，我作书的也只得跟着称他做张佐君了。且说张佐君住了几天，等再有到天津的船来了，才附了船到天津去，住在佛照楼栈里。问他的原意，他

本要借了闲士的一笔钱，进京去过个道班，这是他见财起意时的主意。及至到了船上，走到半路，忽然又深自懊悔起来，这二万多银子，不是小事，万一李闲士追究起来，寻着我的踪迹，控告起来，岂非身败名裂？因此失了主意，打发开家人，变了姓名，作一个暂时之计。到得天津，越想越不敢进京，住在客栈里，殊无聊赖。同寓的一个广东人，姓方，是一个贩货行商，大家叫他方老办，所住的房正与张佐君相对。住了几天，彼此出入相见，不免点头招呼，佐君从此算是得了一个朋友。他看见方老办天天忙着收甚么货，发甚么货，便动了心，暗想：我何不借着这笔银子也来经商？侥幸赚着了，就可以拿这一笔本钱还了闲士，免得失了交情。定了这个主意，便时常向方老办研究商务经络。方老办是个直爽人，凡是张佐君所请教的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因此两个成为知己。张佐君结识了一个方老办，未免跟着在外面应酬，便识了一班朋友。

一天佐君正在栈里闷坐，忽然来了一个朋友看他，这个朋友叫杨荩臣，也是席面上展转相识的。见了佐君便道："佐翁，连日看不见你，原来你在家里闷着。为甚不到外面去逛逛？"佐君道："没个伴儿，就懒得出去。"荩臣道："我今天备了个小酌，特来相邀，可以出去走走了。"佐君道："怎好打搅？"荩臣道："朋友们逢场作戏，说甚么打搅呢？"说着，便一定拉了同行。雇车到了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去吃酒。同席的一个俞梅史，一个周济川，其余几个与我这书上无干的，也不必去记他了。荩臣一一介绍，代通了

姓名。周济川是拿离士洋行的买办，俞梅史是新从上海来的，也是一个洋东打发他来找寻洋房，要开甚么洋行，顺便要招寻买办。自此之后，他们四个人便天天在一起，混了半个多月。

忽然一天，说是俞梅史的洋东到了，这洋东名叫孩尼低，向在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进口洋行，这回要到天津来开一家支行。所以先打发梅史来看房子，看定了，这洋东便亲自到了。梅史便起了忙头，霎时间置备中外木器，布置起来，还用了帐房、茶房、出店等人，即日开张。这洋行名叫加士梯。济川、莕臣、佐君等未免去和梅史道喜，梅史自然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梅史说道："今日敝东说起，这加士梯的买办，就委兄弟做了。兄弟于市面上的事情虽还略知一二，但是孩尼低这回到天津，是兼办军装的，缺少了一个军装买办，你几位可替我想一个人出来？"济川道："军装买办是和我们两路的，倒不必懂洋话，只要熟识官场门路便做得。"梅史道："熟识官场门路倒不必，只要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，自己有了个二百五的功名就可以做得。至于门路一层，只要慢慢走起来，就会熟的。况且名片上头刻了某某洋行的字样，那官场中自然另眼相看。"济川道："只是一时那里去找这个人？"莕臣拍手道："现成放着的不要，你们还向那里去找？"众人愕然问是那个？莕臣道："佐君兄左右闲着没事，不就干了？"佐君道："兄弟却向来没干过这些事，恐怕办不妥，并且也不懂得。"梅史道："这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，只要结识几个官场，揽着了生意，从中分你一股佣钱。平常日子

不支薪水，如果揽了一票几十万的大生意，除佣钱之外，并且可把你为这票生意应酬所用的钱，开出帐来，行里一一还你。佐翁如果肯屈尊，就是这个办法。明天先去见见洋东。”佐君道：“且待兄弟打算过，明天给梅翁回话罢。”

当下酒散回去，佐君独自一个盘算了一夜，没个主意，到了天明，便去请教方老办，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。方老办仔细想了一想道：“若是上海分过来的支行，便应该用上海的行名。我在上海年数也不少；过往的次数也多；交易往来也不少，从没有听见一个加士梯的军装洋行。这还不必深究。但不知他请你做买办，有叫你垫钱没有？”佐君道：“这倒没有。”方老办道：“据我看，这件事未必是好事。但是佐翁左右没有事办，便接了他也不妨，不过处处都要自己小心罢了。倘或有时说有一件甚么事情，或是甚么生意，要你垫钱，那可不要答应他。”佐君领教过后，便辞了回房。心想依了方老办的话，左右是个不用本钱的生意，做得着，我便分着佣钱，做不着，我也不担甚么处分，顶多不过应酬上面白化几文罢了。想定了，便去到加士梯洋行。梅史道：“昨天所谈的，想已定了主意？”佐君道：“承梅翁的照应，有甚么不定之理？但是兄弟初出茅庐，一切都不懂得，事事都要求指教罢了。”梅史道：“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，有甚事情，彼此都好商量。佐翁既然答应了，我们可一同进去见见洋东。”佐君答应了，一同进去。所有问答，都由梅史翻译传递，谈了一会，便一同出来。梅史请佐君把行李搬来，佐君乐得依从，从此便在加士梯行里住下。

梅史又教他印了些外国式小名片，上面刻着："加士梯洋行经理军装处分省补用知府张辅字佐君"。一切预备停当，梅史便约了外国人去拜客。备了三乘轿子，三个人分坐了，到甚么善后局、洋务局、制造局、东局、关道、天津府、天津县等处，排日去拜会。官场中人听说外国人来了，便如迎接丹诏一般，开了中门，延请相见。又是甚么香宾酒、洋点心、水果等相待。每到一处，见的虽是总办，佐君却打听了有几个委员、师爷，一一都投过一张片子，以为将来应酬地步。忙过四五天，各处客都拜过了，内中也有来回拜的。佐君从此便在侯家后一带应酬起来。一连混了一个多月，没有丝毫生意，心中慢慢的有点悔意。

忽然一天接了一封信，拆开一看，却是善后局提调伍太守请客，约定晚上七下钟在大房子秀玲家，并有"千万请到，大有机缘"的话。佐君便等到晚上，坐了车子去。伍太守接着，寒暄已毕，伍太守说道："兄弟今天并不请客，不过在这里摆个半桌（天津妓家有此风气），所请除了佐翁之外，只有一个人，却是佐翁不曾会过的，等一会兄弟介绍你们相见，或者有个交易。"佐君道："多谢费心得很，事成自当报谢。"伍太守也谦逊了两句，便去与秀玲兜搭。过了一会，外场报客到，伍太守连忙敛容迎接，一面指与佐君相见，说道："这一位是现在这里督宪的孙少大人。"又对孙少大人道："这是加士梯洋行军装买办张守佐君。"彼此一揖就坐。秀玲便招呼摆席。孙少大人道："再没客了么？"伍太守道："今日是专诚请孙少大人来奉谈几句，因为佐卿

不是外人，才请来奉陪的。”孙少大人道：“天津现成有军装洋行在这里，怎么我们老头子尽着叫人到上海去买？这也无谓极了。”伍太守道：“正是为了这个，请孙少大人来商量。”不知商量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荐生意伍太守分肥
遭骗局张佐君叫苦

且说伍太守向在直隶候补，虽然不十分红，却也不是黑路里的人；道府班中，也算有数人物。前几天闻得上头要办一票军装，为数颇大，便设法营谋这个差使，上头也答应了，不知怎样被别人走了小路，把这件事捺住，其势就要改委别人了，因此心中大怒，正是一块到手的肥肉，凭空被人夺去，如何不怒？因想出一个两败俱伤的法子，弄一个大家拉倒。所以才请那孙少大人与张佐君当了面，偏要对了孙少大人再四的提及佐君是个军装买办。孙少大人随任在衙门里，虽然各样公事轮不到他多管，然而出了一个差事，总有人去钻谋。凡钻谋的人是无孔不钻的，就如这回出了买军装的事，不定有人走到他的门路，他也不免有点晓得，所以伍太守故意提出一声军装买办来，就惹起他何必委人到上海去买的话。伍太守引出他这句话来，便道："何况佐君兄，他从前在上海极著名的军装洋行当过多年买办；人又老实可靠，以后如果出了生意，求孙少大人照应了他。"张佐君接着道："能得孙少大人栽培，自然要格外报效。"孙少大人

道："这个商量起来看罢。我是无所为的，只要老头子肯答应，我叫你当面去见。"佐君道："老帅那里，倒是和洋东一起禀见过的，真是一位福人。"孙少爷道："为甚么事见的？"佐君道："也就是为拉拢生意起见。"孙少爷道："我们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！既然见过面，提过这事情，怎么会就忘了？"佐君道："老人家公事忙，那里记得许多小事！"当下三个人谈谈说说，一面吃酒。伍太守一边是在孙少爷的马后尽拍，一边是代张佐君的牛下尽吹。又谈了许多定购军装的筋络，委员舞弊的神通。

孙少大人一一听入耳内，记在心头。席散之后，回到衙门，径归上房。听说制军还在内书房里，就踱进去请晚安。制军正在那里吃杏仁茶，看见孙子进来请安，便道："你吃过点心没有？叫他们替你拿一碗杏仁茶来，就在我这里吃了去。"孙少大人道："孙儿才吃了东西，这会不饿。"制军道："那么你坐一坐去。"孙少大人就在一旁坐下。制军道："你这几天都在那里？方才晚饭时候，我吃的一碗口蘑汤很好，我只吃了两片口蘑，喝了一口汤，余下的叫人给你送去，说你没在家吃饭。"孙少大人道："今天是一个朋友约到外头上馆子去的，倒代爷爷打听了一件事情出来。"制军道："又打听了甚么？"孙少大人道："原来这里早开了一家军装洋行；咱们往后办军装，可以不必到上海去了。"制军道："只怕还是上海的靠得住。"孙少大人道："左右他那枪炮都是从外国运来的，天津、上海所开的洋行，一样的代外国的厂家经手罢了，有甚么分别？"制军想了一想，

点头道："也罢，明儿交代他们就近在这里办了，不必到上海去罢。倒是省了一笔盘费。"孙少爷道："只怕委员得了札子，早动身去了。"制军道："这两天我事忙，札子还没下去。"孙少大人道："采办军装是一个著名的好差使，他们不知要分到多少回佣？现成的洋人孩尼低在海大道开着加士梯洋行，买办张辅还是个分省补用知府，前回还来见过爷爷的。明日叫人传了他那买办来，爷爷当面和他定了，岂不爽快？委员们多要他们回佣，左右是开在价钱里面；爷爷自己买定，不要这笔回佣，价钱自然便宜许多。"制军笑道："当面买也好，不过要磋磨价钱，订立合同，要费多少话，我那里有这些精神？这么罢，那札子我也不下了，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罢。你也去多少拿他们几个回佣，好去花销，省得常常向我觍琐。你去睡罢，那篇帐我明日给你。"孙少大人不胜之喜，别过祖父，自去安歇。

一宿无话。次日方才起来，门房家人便传进来一个手版，举目一看，正是张佐君。暗想：我此时看他，没甚话说；况且那篇帐也不曾拿着，见他做甚么？便摇了一摇头。那家人会意，便出来挡驾。张佐君见不着孙少大人，便回轿到善后局去拜伍太守。偏偏伍太守在公馆里，不曾到局，只得自回行里去。又过了两天，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来请，佐君即刻便坐车到善后局去相见。寒暄已毕，伍太守道："此刻生意便有一票，只是上头的意思是要派委员到上海去办。孙少大人答应了，可以设法留在本地办，但是里头恐怕要打点打点，阁下的意思怎样？商量起来，我们做这一票交

易。”佐君道：“不知有多少数目？又是怎样打点法？还要请教。”伍太守道：“生意大约有二十多万。至于打点之法，原无一定，只请阁下想法便了。”佐君道：“事前打点，兄弟没有这个力量；至于事成之后，前路要多少好处，无非都开在价钱上面，这是有老例的。”伍太守道：“这是上头的话。这两个经手人呢？”佐君想了一想道：“那就提一个九五回佣出来，交给太尊去开发便了。”伍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就好商量。”佐君道：“兄弟本打算请请孙少大人，但是初次相见，不好冒昧。请太尊代为转致一声如何？”伍太守道：“这倒不必，孙少大人不轻易赴席的。我这边说妥了，再请过来商量罢。”佐君只得罢休。

又谈了一会，便别了回去，对俞梅史说知。梅史道：“二十来万虽是小生意；然而混了两三个月下来，才算捞着一点，从此做开了头，以后便是熟手了。”佐君道：“伍太尊那边要了一个九五，我们本行不知如何？也得先要对洋东说明白了。”梅史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我们只要问洋东要了实价，由得我们加入佣钱，然后再由前路去加好处。洋东是都不管的，我们要开多少是多少。”佐君听了，自然欢喜。

又过了两天，伍太守打发人来请佐君，说是请到公馆里去。佐君连忙坐车前去，只见孙少大人已经先在那里了。相见之后，由伍太守交给佐君一篇帐，开的甚么单响毛瑟枪多少，五响毛瑟枪多少，又是甚么吉林炮、过山炮。佐君接了过来，看了一遍，彼此复伸前议。说妥了，佐君便先告辞回去，把这篇帐交给梅史，梅史自拿去交给孩尼低。等孩尼低

逐款开出帐来，合算一算，不多不少，恰好是十六万。梅史对佐君道："我们加四万上去，除了伍太守的九五一万，我们落个三万，你用二万，我用一万，如何？"佐君道："未免加的太多罢？"梅史道："你放心，我这个加得极平情的。那个伤天害理的加起来，你还没看见呢！"佐君只得听他。加好了，佐君便拿去交给伍太守。说明九五回佣，只能照这二十万的价算，若是前路加多少，那是不能算回佣的。伍太守道："这个自然。你听信罢。"

过一天，把帐单送得去，佐君一看，谁知他们一加就是十万；十六万的原帐，登时就变了三十万了。梅史道："如何？这才是有天没日呢！"于是把帐单拿给孩尼低看，孩尼低也没甚话说，照样另写了一张，又写了一张草合同，一并交给梅史；梅史交给佐君，佐君送给伍太守，伍太守交给孙少大人，孙少大人拿回衙门去交给制军，扬扬得意的说道："爷爷，不是孙儿夸口，昨天孙儿在善后局查见一笔老帐，照这篇帐一样的，买了三十七万多呢！孙儿这回不是替国家省下七万多银子了？"制军欢喜道："这是你的能干，我慢慢的再赏你。"于是叫传翻译委员。委员来了，制军叫看那合同帐单，委员看了一遍道："写的都对。但是向来买洋货，所开价钱总是金磅，或是马克，或是佛郎。怎么这篇帐却开的是两数，又不注明是什么秤呢？"孙少大人在旁呆了一呆道："这个倒没弄清楚，待我去问明白了来。"于是拿了出来，到善后局问伍太守，伍太守也莫名其妙，叫人请了佐君来问；佐君也不懂，只得回去问梅史。梅史见问，忙

道：“只怕弄错了，我同你去问洋东来。”两个人一齐去见孩尼低。梅史用洋话和他对答了许久，回头对佐君道：“照例要开金磅的。因为开了金磅，我们中国也不过伸银子给价，金磅时价涨落不定，每每中国人吃亏，洋东初次到天津来开行，为招徕生意起见，格外将就，所以预先伸了银数。至于甚么秤的话，向来洋人只知道中国的关秤，其余都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注上。他们既然问到，就和他注上罢。”说话时，孩尼低已在合同帐单上都添注了两个洋字。佐君便去回复伍太守；伍太守回复了孙少大人，孙少大人回了乃祖。又传了翻译委员来看过，说明原委，那委员自然不好再说甚么了。制军在合同上画了个“行”，孙少大人拿出来交给伍太守，伍太守这回却亲自到加士梯洋行，和梅史佐君当面见过孩尼低，请他签了字，自己也签了中人字；然后梅史、佐君都画了押。孩尼低便说明日再送正式合同过去，伍太守点头应允。

到了明日，佐君拿了正式合同去见伍太守，伍太守亲自送给孙少大人。到了下午，孙少大人和伍太守两个亲自送银子到加士梯行里。原来向外洋定买货物，照例订定合同之日，先交全价三分之一；等外国货物上船之日，电报来了，再交三分之一，交货之日，找足全价。这是官场向洋行里定军装千篇一律的办法，所以孙少大人这天领了十万两的票子，自己先到票号里扣下三万三千两，伍太守又扣下三千三百两，换了六万三千七百两票子，亲去交定。好在彼此都是狼狈为奸的，虽彰明较著，亦不妨事。当下佐君自然招呼应酬。他从前本是官场，自然一切都从容不迫。只有俞梅史一向不曾

见过大人物，只忙得他屎屁直流，叫泡茶、泡好茶，递吕宋烟，开洋酒，摆点心，如同办大差一般，却又毫无秩序。孙少大人交出票子，叫写十万两收条，佐君接了，交给梅史；梅史拿了进去，一会儿拿了收条出来，双手躬身递给孙少大人。孙少大人略坐一会，便起身要去。梅史又拉死拉活的要请吃了晚饭去，佐君在后面暗暗拉了他一把，方才罢了。

却说张佐君自从做成一票生意之后，心中十分得意，以为再来这么一票，便可以还李闲士那笔款了。所以又在侯家后应酬了两天官场，酒落欢肠，最易动兴，便在南班子里留恋了两三天。这一天回到行里，要向梅史分那三分之一的回佣，谁知梅史不在行里。问帐房先生时，那帐房先生道："前天下午出去了，便没有回来过。"佐君听说，暗想："到那里去了？"便走到拿离士洋行找周济川问讯。谁知到得拿离士时，那里正在七张八嘴乱做一堆。佐君问济川可在家？一个人答道："我们也找他呢！先生可知道，我们行里出了奇事，洋东买办一齐不见了。"佐君吃了一惊，暗想我们那里莫非也是如此？忙忙回到行里，找着那细崽，问他洋东可在家？细崽道："两天没回来了。"佐君暗想不好了，一定也是那行径了！走到梅史卧房，推一推门，是虚掩着的；进去一看，只见床帐等东西都还照旧，四五个衣箱还在那里。此时心中动了大疑，也顾不得前后，扭开了一个衣箱的锁，打开一看，只见装满了的都是破旧字纸砖头瓦石之类。不禁身子冷了半截，暗暗叫苦。呆定了一会，方才想出一个主意来。不知是何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　变面貌鲁薇园割须
逞机心柏养芝铸镜

且说张佐君查见梅史的衣箱，知道落了骗局。呆了一会，瞥见他卧房的钥匙在桌上，索性拿过来代他锁了房门，然后到房里去。暗想他们骗了官家这笔巨款，却拿我串在当中；此刻他们逃走了，却又把我丢在这里。我如果不走，这件事便都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。想到这里，又不禁自怨自艾，悔不该拐了闲士巨款，跑到这里来受这种骗局。闲士那里发作起来，我还有个交情可讲，这件事关系官款，如何担当得起？在这里又苦没个人商量，方老办虽是精明人，到底是个初交，这等事如何好叫他知道？思来想去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但是走虽走了，这一回的事，不比闲士，一旦发作起来，是要行文通缉的。前回不过改换姓名，这回还要改换面目才好。

想定了主意，便取出表一看，见入京火车将近开车时候了，便叫人挑了两个衣箱，直到车站上去，所有帐被等件不敢带了。好在自己卧室就在楼下，楼上是洋人的写字房，帐房却设在三层楼。这便是俞梅史等的用心，早就预备下的。

至于佐君也住在楼下的原故，梅史因他虽不是一党，然而终日在外应酬的时候多，还不碍事，恰好楼下一个空房，所以由他住了。此刻却便宜了佐君，在外头叫了挑夫来，等把箱子挑出了大门之外，才告诉他到车站上去，所以行里的甚么出店、茶房，都不知他是到那里的。到车站上了火车，到了北京。佐君下车，又叫人挑了箱子，到一家京城土人开的小客店里歇下。洗了个脸，便取出两张鲁薇园的片子来，一张放在身边；一张交给店家。看官，他此刻又光复了鲁薇园的姓名了，我这个做小说的，只得又跟着称他鲁薇园了。

且说薇园当下交代店家道："行李寄在你这里，我此刻到会馆里拜同乡，倘使会馆住得下，我打发长班来取，就拿这个片子做凭据。你见了这么一样的片子，就交东西给他便了。"店家答应了。薇园记了客店招牌，便走到街上一家剃头店里去剃头。剃过头之后，便叫待诏（京谚称剃发匠为待诏）把胡子剃了，待诏不肯。原来各处的剃发匠都有这条规矩，只代人家留胡子，若是留好的胡子叫他剃下来，他却不肯的，若是一定要他剃去，他必要你自己先剃下一点来，方才肯代剃的。且说鲁薇园留得好好的胡子，又为甚忽然要剃了呢？只因他在天津受了那个骗局，恐怕发作起来，自己虽然亦在受骗之列，然而官场一边是断不肯原谅的；既然不肯原谅，一定把自己作为同党，那时如何得了？好在在天津时改了姓名，此刻只要还了旧时姓名，便是两个人了。只有面貌是生成的，无可改革；只得把胡子剃了，掩人耳目。好在从前捐官时年纪尚轻，填的年貌是身中、面白、无须，此时

要捐过班，就是没有胡子也不要紧。所以定了主意，把它剃了。然而无端剃了胡子，叫人家看见，未免诧异；所以他不在天津剃，不在客店里剃，却到剃头店里去剃。他等剃了之后，再到别处去，叫人到客店去取行李，使得客店的人只知道是有胡子的客人来取行李了。他后到的地方，只知道来了个没胡子的客人。就是京里面相识的朋友，与及同乡，都是多年阔别的，这番相见，也不过以为他没留胡子罢了。至于那待诏是个先不知姓名，后不知踪迹的，绝不妨事。他定了这个好主意，所以叫待诏剃了。待诏道："老爷好好的胡子，为甚么要剃了？我们照例是不能代人家剃胡子的。"薇园道："我这胡子不过是留着玩的，此刻留了几个月，觉得讨厌了。"待诏道："老爷要剃，请先自己剃下点来，我们才好剃。"薇园无奈，左手拿了镜子，右手拿了剃刀，要剃下去，只是不敢，恐怕割伤了皮肉。为难了半晌，还是待诏想出个法子来，递给他一把剪刀。薇园放下剃刀，接了过来，齐根剪了一撮道："这可好了。"待诏这才飕飕的一阵，把它剃下。

薇园拿起镜子一照，居然变了光下巴的少年郎君，不觉心中又喜又恼。打好了辫子，便出了剃头店，走到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里，拣了一个房，叫广升的茶房拿了片子，到那边客店里取了行李来。开了箱子，取出银子，现成置办被褥。料理妥当，然后出门去拜两个同乡。因为，京师密迩天津，不敢过于耽搁，匆匆捐过了道班，办了引见，仍旧归到山东，从旱路上赶回济南。不料在半路上得了个病，病了四五

个月。待他病好赶到济南时，那位抚院陈惠裳已经交卸，新抚龙中丞已经到任多时了。鲁薇园和龙中丞是同乡世好，薇园上辕销假，并禀知捐过道班。龙中丞一见，便不胜之喜道："你来得好，我正在这里惦记你，有多少事情要找你帮忙呢！"薇园谢过了出来，不免各处去拜客。各人见他没了胡子，都很以为奇，那相好知交未免动问，薇园道："在上海遇了个相士，说我胡子留的太早了，与官运有碍的，所以我把他剃了。"这么一句话，把众人朦混过了。过了几天，龙中丞下个札子，委了他铜元局总办。有的见他得了铜元局差使，还说那相士灵呢。

且说薇园得了铜元局差使之后，便到局中细细考查，如何作弊，如何朦混，每年可得若干好处，不觉大喜。因念龙中丞生平喜欢古董，并且欢喜得与众不同；人家欢喜的无非是钟鼎、砖瓦、碑帖、字画之类，他却必要有点灵异的才欢喜。他藏的一个小小花瓶，是在贵州抚台任上时用整万银子买来的。那花瓶又没有年号，颜色也不甚好，只有一样好处，无论梅、杏、桃、李等花，插在瓶里，开过花之后，还要结果生根，所以他就化整万银子买了。还有一座古玉屏风，天晴是干的，下雨时便滋润起来，他也视同拱璧，还说外国人的晴雨表不及它呢。薇园知道他这脾气，思量要搜罗一两件异样古董去孝敬他。这个意思一起，便未免对人说要买古董。这句说话一出去，那班古董客便络绎不绝的怀宝登门；争奈所有的夏鼎、商彝，都不过古色斓斑，别无奇异之处。

铜元局中有一个司事，姓柏，号养芝，为人极其聪明，又且见多识广，古玩字画一门，几几乎是他的专门学，凡看见一样古器，必能指出它的来历。因为生得聪明，又兼事事留心，所以经他见过的东西，他就没有不懂的，就是铜元局的机器，他也天天去考究，到底被他考出那转动的道理，就自己造起一副小机器来。诸如此类之事，不胜枚举。因此人家又送他一个浑名，叫他做“通天晓”。薇园要买古玩，也叫他来参看讨论。一天，有个古董客送来一面古镜，镜后面古色斑剥，铭了“贵寿无极”四个篆字，镜面却磨得极光，要讨三千两价钱。薇园叫请了养芝来看过，养芝也看不出个道理来。那古董客才说道：“这面镜子与别的古镜不同，只要在太阳底下一照便知。”说罢，拿了镜子，把镜面对着太阳，镜面自然有个返影照在墙上，那返影当中，说也奇怪，隐隐的也现出镜背的“贵寿无极”四个字来。薇园大喜，养芝心中暗暗称奇。接过镜子，再四把玩，再四寻思。那边薇园已经还了一千两的价了，古董客不肯，磋磨了半天，说道：“这镜子且留在这里，鲁大人只管商量两天，我再来取信也不要紧。一千两相去太远啊。”

养芝正在怀疑这面镜子的道理，巴不得他留下考究考究，便怂恿着留下，又把玩了半天，忽然心中有所觉悟，便对薇园道：“司事家里本有一部《古镜图考》，可惜不曾带在身边。此刻细想起来，好像图考内说的，这种镜子是秦制。并且司事的亲戚家里藏了有两面。同这个是一样的，久已要让给别人，只可惜他此刻在福建。大人如果肯出一千两一

面，有二千两交易，司事写了信去，叫他专人送来，只怕也办得到的。”薇园道：“可惜路远一点。”养芝道：“大人先把他这个留住。等司事打个电报去叫他把镜子带来，大人看得对的，便买了他，不对的，就买这个也不妨事。”薇园道：“这也好。令亲那个，如果看了不对，我多少送点盘费他回去便了。”养芝大喜，连忙推说去翻电报，一口气跑回家里，把第二个儿子叫了来。

原来这柏养芝生平专门做假古董，生下四个儿子，大的叫柏清，从小读书聪明，便叫他专学好了秦汉篆隶；第二个叫柏奇；学了铜匠；第三个叫柏古，学了砖瓦陶匠；第四个叫柏怪，才十五岁，已经打发到江西景德镇去学做瓷器了。且说柏养芝叫了柏奇来，告诉他看见这么一个镜子，和他商量要做两面假古镜，叫他预备了生熟两种铜，说明做法。柏奇道：“做是容易。然而总不能他的字是‘贵寿无极’，我们也做了‘贵寿无极’。”养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便叫了柏清来商量。柏清道：“他们大人先生总是欢喜吉祥的，就是这些古器，也都是用吉祥文字的，我们也大同小异的写两个字就是了。”养芝道：“我想不用字，用画。”柏清道：“用画却没有吉祥的意思。”养芝想了一想道：“画龙如何？”柏清道：“秦汉的时候，只怕不尚龙纹，用了龙纹，倒变成近代的东西了。”养芝又想了一会，忽然得了一个主意道：“有了。你仿着李斯小篆，写一个寅字，在当中，在寅字底下，画一只老虎，做一面；又写一个辰字在当中，画一条龙盘着，做一面就是了。”柏清依言，写好画好。柏奇照着老

子所教，先把熟铜条照样盘了两个字，又把熟铜块剪成了龙虎二物，装配匀停，然后用泥做成了两个镜模子，先把熟铜做的字画放在模子当中；再把生铜熔化了，倾在模内，登时成了两面镜子。便拿出来细细打磨。此时熟铜字画在镜背后凸了起来，看得见的自不必说，就是镜面上，也是熟铜嵌在生铜当中的了。打磨了两天，便成了极光的两面镜子。拿到太阳底下一照，看那返影，居然字画毕现，养芝不觉大喜。原来养芝想到字在镜背，断无在镜面照出影子之理，除非铜内有甚么讲究。因想到生铜熟铜的影子，或者颜色不同，因想到这个法子，姑妄为之。不料一铸就成，岂非喜出望外？当下又拿些盐醋之类去炮制那镜背，费了十多天工夫，制出了一层铜绿，又用些灰土之类，把铜绿颜色弄旧了。配了一个旧锦匣，把一对铜镜装在里面。

又过了两天，方才拿到局里给薇园看。照样试演了一遍，薇园大喜，问要甚么价钱？养芝道："司事已向亲戚那边再四磋磨过来。大人跟前，司事不敢说虚价，这两面镜子，据考据家说起来，是秦始皇造的定时镜，统共是十二面，分十二个时辰，此刻遗传在人间的，只怕不多几面了。这两面巧的是一龙一虎，暗合了龙虎会风云的意思。若是拿去送中丞，中丞一定喜欢的。"薇园道，"你说了半天考据，到底要甚么价钱？"养芝道："这是司事糊涂。司事亲戚说是本来要孝敬大人的，实在因为家寒，才拿到这种家传的东西来变卖，也不敢多要，两面镜子只求大人赏三千两的价。"薇园道："太贵点罢？"养芝道："请大人吩咐。"薇园道："一千

两一面还不行么？”养芝道：“倘使不是一龙一虎，配的那么巧，就八百两一面，他也要卖了。”薇园道：“你先把它留在这里罢。”不知交易得成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喜蛛儿昙花现色相
鲁薇园投药治思劳

且说柏养芝铸了两面假古镜，还造出许多来历，骗得鲁薇园深信不疑，倒底被他索了三千两银子的价，还另外装潢了紫檀匣子，自己先上院去说明了这镜子如此这般的好处，然后着人送去。龙中丞打开匣子，在太阳底下试验，果然不错，不觉大喜，重赏来使，叫家人捧了匣子到上房去，与小姐赏玩。

原来龙中丞膝下有两个少爷，都捐了功名在外候补，不曾随任。只带了太太与两位姨太太及这位小姐在任上。这小姐生得云鬟雾鬓，惨绿怜红，年纪已交十七岁，闺讳是骊珠二字，生性十分聪明，虽未读破万卷，却也笔下通顺，风云月露，也凑得成五七言诗句的了。龙中丞视同掌上明珠。这一天拿了两面镜子进来，先叫女儿看过，又叫丫头们拿到院子里太阳底下晒着，把镜影子挂到墙上，隐隐现出镜背的字画来。骊珠仔细看过，回身向中丞福了两福道："恭喜爹爹，这一定是龙虎会风云之兆，爹爹不久又要高升了。"中丞益发欢喜道："偏是你详出这个吉兆来。"骊珠道："今日有

了这个吉兆，应该庆贺，待女儿设个小宴，替爹爹贺喜。”中丞道：“如此我就生受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回头对他夫人道：“我看来，像这两面镜子的东西，虽是宝贝，却总不及我的骊珠，是一颗活宝。”说罢，扬扬得意。骊珠叫人摆下一桌酒席，却又叫人先拿两个茶儿到院子里去，摆在太阳底下，用东西把两面镜子分支在两个茶几上，把那辰龙寅虎的镜影子照在堂屋当中墙上。然后上来替父母安坐，笑说道：“女儿今天这一桌，虽说不成局面，却也是个风云宴会呢！”中丞乐不可支，从晌午时候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方才肯歇。有了醉意，便早早安息。

次日起来，到外面会客，巡捕官来回说：“营务处的魏道没了。”中丞愕然道：“他请病假还没有几天呢！怎么就没了？”巡捕官道：“听说是个急病。”中丞就没话说了。照例会过几个客之后，便下个札子，把营务处总办的差委了鲁薇园。薇园深感柏养芝，把他派了铜元局的帐房。柏养芝也算交了个老运，化不到十吊的本钱，博了三千银子的利息，还得了通省最好出息的馆地。

这且按下不题。且说鲁薇园自从得了营务处之后，愈觉得受恩深重，难图报称。这一天遇了龙中丞生日，鲁薇园除送过寿屏如意等寿礼之外，再送了一本戏。这个风声传了出去，各人倒不好落后，于是闹得藩臬首道首府等现任官，各人都送一本；各局的总办、提调，或数人合送一本，或一人独送一本；抚辕里面的文案委员，也合送了一本。闹得足足做了半个月戏。薇园送的戏，排在第五天。演唱做过两出

吉祥戏之后，便有一个花旦，拿了戏单到龙中丞跟前请点戏。中丞看看他，却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甚是可爱，因点了一出《贵妃醉酒》。那花旦便装扮登台，果然是千娇百媚，压倒群芳。此时外场只用一枝笛，越显得他清歌妙舞。中丞欢喜叫赏。那花旦下了台，卸了装之后，又亲自到中丞跟前请安谢赏。中丞细看他，果然生得韶秀可喜，与在台上时又是一般风韵，这种相貌，真是宜女宜男。因问："叫甚么名字？"花旦垂手答道："小名叫喜蛛儿。"问："几岁了？"答："十七岁了。"中丞点点头。喜蛛儿还周旋了一会，猛抬头，看见珠帘里面一个女子，对着自己目不转睛的尽看，觉得没意思，便向中丞说了个请假，走开了。

原来这几天的排场，戏台是搭在花园里一座正厅的前面，正厅便做了客座，却把当中的围屏卸下，挂了一重日本帘子，以便把正厅后进做女客坐，一般的看戏。那日本帘子本极稀疏，虽是隔帘，却看得极透彻，不过隔开内外，是那么一个意思罢了。所以那女子只管钉着喜蛛儿看，喜蛛儿也看得见有人看他。至于看他的女子是哪一个？姓甚名谁？那又是做书的人也不知道，不便乱造谣言，只好等看官们看了下文，仔细去想罢了。

闲话少题。且说当日戏完席散，无事可表。次日又闹了一天，中丞有点倦了，不等客散，先自退归上房。不多一会，骊珠小姐也回来了。中丞道："女儿为甚也老早回来？"骊珠道："不知怎的，今天好像有点神思困倦，所以早点回来。"中丞道："本来一连闹了几天，也觉得厌烦了。"骊

珠道："正是。头一两天觉着很高兴的，后来慢慢就厌了。觉得那唱的也不甚好了。"中丞道："统共听了六天戏，我看只有昨天喜蛛儿唱的《贵妃醉酒》唱的最好。"骊珠道："正是。难得他扮起来犹如真美人一般；只怕杨贵妃当日也不过如此。然而那么一个人儿，怎么取个虫儿名字？"中丞道："我儿爱听他的戏，我明日再传了他进来唱两出。"父女两个谈谈说说，不觉日落西山，外面男女宾客都散了。一宿晚景休提。且说次日开演之后，龙中丞便叫传喜蛛儿。承差人遍问各戏班，都不知道，想起那天的戏是薇园送的，便找着薇园去问。薇园道："喜蛛儿本来是京里的相公，今年才赎了身体，要到南边去搭班子，因为有一门亲戚在济南，所以绕道来探视。我在京里相识他，所以叫他唱一出戏，昨天他已经动身去了。"承差人只得照这番话去回复中丞，中丞也就罢了。

有事话长，无事话短。且说唱过十天戏之后，骊珠小姐便十分厌烦，不肯出去应酬了。龙中丞以为她生性喜静，也自由她。等到半个月的戏唱完，稍为清静了点，中丞也为劳顿多日，每天见客过后，便到上房歇息，一切公事暂时都委托了几位幕府老夫子。只见骊珠近来十分清减，茶饭少进，因问道："你莫非有病？为甚只管不茶不饭起来？"骊珠道："这几天不过人神倦点罢了，没有甚么病。"说时恰值开饭上来，骊珠只用茶泡了一口饭，还吃了一大会，才勉强吃完了。龙中丞道："你这个样子，还说没病！可不要耽搁坏了。"饭后，便叫人请医生来。请了个本城医生来，隔着门

帘，诊过了脉，开出脉案，说是劳顿停食，照着枳实消痞丸的汤头，加减开了几味药出来，说吃两服就好的。龙中丞见说是劳顿停食，倒好像有点意思；因为接连听了几天戏，这种娇贵千金，就要说劳顿了，接连吃了几天酒席，就恐怕有停食了。就叫去撮了来吃。吃了两服下去，如泥牛入海一般，绝无消息。龙中丞急了，叫另请一个医生来，说的也和前医一般，开的汤头也是大同小异。看官！须知抚台衙门一连唱了十多天戏，天天是有酒席的，合济南府的人那个不知？此刻抚台的小姐病了，病情又是困倦无力，不思饮食，岂有不捉住这个用神之理？近世医生大抵都是如此的，也不能全怪他两个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龙中丞看了脉案药方，便道："前两天先有个医生，开的脉案方子和这个差不多，只怕未必对。"医生道："病源虽是一样的看出来，用药各人不同。吃了晚生这个方子，管保就好的。"说罢，又请将前医的方子给他看了，又批评了前医的几样药；夸说自己的药是如何用意，如何可以得效，然后辞去。这个方子又吃了两服，莫想有丝毫效验，索性闹得睡多坐少，并且多了个长吁短叹的毛病。龙中丞更是急的了不得，令人出去遍访名医，争奈总没有一个看得对的。这一病就是两个月，索性月信也停了，瘦的剩了一把骨头，面色青白，一天有两三次烧热。烧热起来，便觉得两颧上绯红，手心是终日滚烫的，夜间更多了个咳嗽。此时的医生又多半说是阴亏的了。争奈药石无灵，任你对病发药，也不中用。这两个月里面，把一个龙中丞也急了个茶

饭无心，眠食俱废，甚至叫了些和尚道士们，在衙门里诵经礼忏，代小姐祈福；又叫姨太太们半夜焚香礼斗，代小姐求寿。如此又耽延了半个来月。

一天，龙中丞忽然想起鲁薇园是一把歧黄好手，不过不大肯代人诊病，所以朋友们多不知道：“自己和他是同乡世好，所以深知他的学问。一向糊涂住了，总不曾想起他来，若是早想起了，只怕女儿的病早好了。想罢，便叫人去请鲁薇园。薇园以为有甚要紧公事，即刻上辕禀见。里面传出来说请到上房里会。薇园一向听得骊珠小姐有病；只因是个小姐，不便过问，及至此时请到上房去会，便明知是请自家诊治的了。提一提精神，进去与中丞相见。常礼已毕，中丞道：“小女一病数月，势极恹恹，诸医束手。可笑我一向公私交迫，闹的神乱智昏，把我们老朋友忘记了。今天才想起来。请代小女诊一诊脉，看到底是个甚么病源？订个好方子治好她。我们老朋友，不说谢了。”薇园道：“怕职道的学殖浅薄，未必足担此任。”中丞道：“在官言官。我们既是私宅相见，何妨脱略些，何必客气！”说着，让过一道茶，才亲自陪了薇园到骊珠绣房外面。

丫头们早已把房门帘放下，门外摆了一张茶几，上面摆两本书做脉枕，茶儿旁边摆了一把椅子，预备隔帘诊脉。中丞道：“这是老世伯来诊他，何必多这个事？”叫快撤去了，索性请薇园到房里去坐。骊珠小姐早已起来，坐在床沿上了。只见她春山锁恨，秋水凝愁，别具一种可怜之色。立起来向薇园福了一福，丫头扶近桌边坐下。薇园宁心静气，

低头诊过了脉，看过舌头，方才和中丞一起出了绣房，仍到内书房坐下。说道："小姐这个病，起初是思虑过度，忧郁伤肝所致。那时候如果投以顺气疏肝之品，不难痊愈的；此时病根已深，肝木侵脾，不思饮食；阴火烁金，夜见咳嗽，神志不定，时见潮热，虚损之象已见，恐成思劳。"中丞道："你背诵医书，我却不懂，请教甚么叫个思劳？"薇园道："劳伤之症，有五劳七伤。那五劳是：志劳，思劳、心劳、忧劳、瘀劳，这思劳是由思想抑郁所致。任职道愚见，姑且开一个方在这里，若是就这么煎服，恐怕也不见大效，应得要找点赏心乐事，引得病人开个笑口，然后服药，似乎好些。"中丞皱眉道："有甚么赏心乐事呢？"薇园道："闺阁小姐，每每因为困在深闺里面，以致郁成肝病；若在外头散玩一两天，再选一两个会笑会说的人，在旁边伺候，她自然有开心欢笑的时候。据职道看，最好是送小姐出去逛逛千佛山，或者大明湖，一则散心，二则得点山水清气，再选两个伶俐丫头，在旁伺候。只要小姐心开，肯说肯笑，把心事丢开，这个病就可以不药而愈了。若是只管郁郁不乐，就是变了药店里的蛀虫也是没用。"说罢，开了一剂疏郁舒肝宁神顺气的汤头，方才辞去。

龙中丞便把姨太太丫头们乱骂说："好好的小姐住家里，你们容她不得！是要怄她生出病来，你们才得快活！你们怄得她病，自然怄得她好。我此刻也没有话说，只在你们身上医好她便了。"说得众人面面相觑。当下二姨太太便道："方才那先生和老爷说话，我们在窗口外面都听得了。其实

我们怎敢怄小姐？那先生说要小姐到外面去逛逛、散散心，不知老爷可答应？若是可行，我们便去劝来，等小姐早点好。”龙中丞听说，点点头。于是二姨太太引了一群姨太太、大丫头，到骊珠小姐香房里去。不知小姐肯出去逛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阅者诸君，想已知骊珠小姐之病源矣。世间尚有此以礼自持之小姐，吾不觉增无限感慨。且于无文字中，亦可见龙中丞家政尚严，始有此好小姐。阅者勿以吾言为不伦也，观于自由自由之辈，吾于骊珠，且欲尊之为贞淑女子；无端拉之入怪现状中，吾且引为罪过。因记此以自忏。

第十九回　历下亭龙骊珠品泉
红雨轩鲁夫人论药

且说骊珠小姐一病恹恹三个月，合家大小还不知她的病源。被鲁薇园看出了是忧思成病，务必要散心才得好。龙中丞爱女情切，说不得要稍越礼教，叫家人们备了一只游船，泊在大明湖边，叫二姨太太率领了三四两个姨太太，与及素琴、锦瑟两个大丫头，陪了小姐到湖上去游玩。又拨了一名粗使仆妇、两名家人在船头伺候。时值八月新凉时节，那船上敞了两面船窗，放下鲛绡帘子，陈设了小巧玲珑的紫檀小桌椅。一群人簇拥着骊珠小姐，轿马纷纷，来到湖边。

上了船，船户便要开船，忽然岸上来了一个人，头带大帽，家人打扮，手中拿着手版，跳上船来说道："敝上是奉了营务处鲁大人之命，在这里伺候小姐的，特差家人过来禀安。"家人接了手版，交给仆妇送到舱里去，然后自己在外舱垂手照样回了话。骊珠看那手版时，写的是某营某哨弁尽先拔补守备某某等字样。不觉一笑道："我们出来，怎好惊动他们？说挡驾不敢当罢。"仆妇仍旧把手版传了出去，家人拿去还了来人，说过挡驾。来人又道："敝上带了一哨

人，分坐了四号船，靠在这左近护卫。”说着又指给那家人看道：“那东边的两号，这西边的两号，都是的。”说毕辞去。

忽又一个老妈走上船来，手里提了一个食盒，径到舱里，替骊珠磕头请安，又向姨太太们请过安，然后在怀中取出一张片子，递给骊珠道：“敝上给小姐请安，并送上几样粗点粗果，请小姐点饥解渴。”骊珠看是鲁薇园的衔片，欠欠身道：“承你们大人赏，我不敢当。”老妈道：“敝上专豫备了一号火食船在这里，船上有燕窝粥、鲜莲汤、鲜芡实汤，小姐要吃粥饭，那边一切都预备在那里，小姐要时，只要管家们叫一声就送到。”骊珠道：“那么更不敢当了。我们不过出来闲逛一会儿，怎么你们大人这么费心起来？回去千万替我道谢。”老妈道：“这是便当的事情，小姐倒是太客气了！”说时在食盒内取出四盘点心：一样是牛奶酪酥白糊糕，一样是松子枣泥茯苓糕，还有两样是西洋式的饼。又在食盒下层取出四盘水果：一样是切薄的本湖鲜莲藕，一样是剥净的本湖鲜莲子，一样是上海带来的金山苹果，一样是牛奶白葡萄。又说道：“敝上说小姐的病不要忌嘴，吃了甚么可口就吃点，只要吃开了胃口，病自好的。”骊珠道：“贵上大人实在太费心了，你回去代我说，等我好了，亲自到公馆里去叩谢。”老妈道：“这个敝上不敢当。”骊珠叫赏了他四吊大钱，老妈方叩谢去了。

这边便叫开船，荡到烟波深处。薇园备的火食船，紧随在后面。那四号兵船，或先或后，相去总在十丈之外。游船

在湖上荡了一转，在历下亭前泊定。二姨太太说说笑笑的，说得骊珠肯到亭上去游玩。那兵船上早已派了四名兵丁，先到亭上去驱散游人，方是一群姬妾簇拥了骊珠小姐到亭上来。果然湖光山色，令人赏心悦目。骊珠道："果然真山水有趣。我们衙门里的花园也算好的了，怎及得这个敞亮？"二姨太太道："这个自然。可惜我们不能常常到这里逛。今天是靠了小姐的福，才得开些眼界。"骊珠笑道："那里是靠我的福，靠我的病罢了。"三姨太太道："但愿小姐逛了这一回，把病都送到湖里去了，精神复旧，我们就可以常常来逛了。"四姨太太道："小姐病好了，老爷又要甚么'内言不出'起来，那里还有得出来逛？"三姨太太道："痴丫头，只要小姐肯撒个谎，说是三五天必要逛一遍湖，不然就要生病的，管保你老爷一定相信。"一句话说的骊珠笑了。

正说笑间，薇园的老妈早又送上一个食盒，在盒里一样样端出来，却是滚得透烂的燕窝粥，还有四盘精细小菜。二姨太太代说过谢谢，便请骊珠吃粥。骊珠早被湖光山色一洗胸中郁闷，觉得精神陡发，便吃了一小碗粥，觉得还香。吃过粥后，又到亭外去看趵突泉（趵读如泡）。这趵突泉就在大明湖当中，说大明湖的湖水就是趵突泉水也可以，说趵突泉水就是湖水也可以。不过那趵突泉是在湖心涌起，终年终日涌个不住，犹如锅里烧的开水一般。骊珠凭栏望了半晌说道："济南名泉七十二，趵突为最。我们既然来到此地，岂可不品泉？"二姨太太听说，便叫人放个瓜皮小艇，到泉涌处提了一桶来。骊珠亲自洗净一个茶碗，舀了一碗要喝。二

姨太太连忙止住道："喝不得，小姐要喝，烧开了再喝。"骊珠道："烧开了，就没了真味了。"说罢，喝了一口。二姨太太着急道："小姐千金贵体，好的时候还不叫吃生冷东西；这带病的身子怎么喝起凉水来？叫老爷知道了不怨小姐，却怨我们伺候得不好。"骊珠笑道："喝一口水却遭了姨娘的一大篇话。你不知道，我喝下去觉得清沁心脾，耳目都清爽了，只怕比吃药还好呢！"三姨太太道："我不信这趵突泉有这么的好处，等我也喝一口看。"说罢，舀了一碗咕都咕都的一口气喝了下去。舐舐嘴，看着骊珠道："怎么我喝不出它的好处？"骊珠看见，笑个不了道："大凡品泉、品茶，都要喝小小的一口，慢慢的尝了滋味，才轻轻的咽下去。谁叫你这样的牛饮来？"二姨太太道："惟其牛饮，所以才和牛嚼牡丹一般，不懂得味道。"说得骊珠又笑了。

此时二姨娘早叫人在船上煎起药来，一面说道："小姐说的这么好，我也尝尝看。"于是一群人你一碗，我一碗，都舀来喝。骊珠笑道："此刻不是牛嚼牡丹，却是渴骥奔泉了。"三姨太太道："我就依了小姐，喝到嘴里，细细尝它，到底还是淡水，有甚滋味？真是不懂！"四姨太太道："是些微有点甜甜儿的，比别的水不同，咽下去那股清凉，也是很好过的。"三姨太太道："不信你们的嘴辨得出滋味，我偏辨不出来。"说着，又舀了一碗，喝了一口，咂嘴舐舌，闭着眼睛，不住的摇头。惹得骊珠笑个不住。二姨太太道："算了罢，不要喝的破了肚子，白天闹脏了裤子，晚上闹脏

了床铺。”说罢，叫人把一桶泉水倾入湖里。三姨太太道：“我到底喝不出个味道来。”四姨太太道：“天生这种东西，本来是叫文人雅士品评的，你这种粗人如何懂得？”三姨太太用手羞着脸道：“小姐文雅罢了，你也配文雅呢！算是尝出甚么一点甜甜儿来。”骊珠道：“不关甚么文雅粗俗，其实是粗心细心之别。”二姨太太道：“也有点心理在里面，向来仰慕这趵突泉，以为是了不得的，忽然得尝着了一口，自然觉得是好的。”骊珠点头道：“这也是有的。”

众人又说笑了一会便仍到船上去，在各处荡了一回。骊珠吃过了药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去。上岸后仍旧一行轿马，回衙。薇园派来的兵排了队，护送到衙门，方才散去。

骊珠自从逛过一次大明湖之后，精神略觉清爽，仍旧每日请薇园诊脉。薇园又劝搬到花园里去住。好了几天，又复困倦起来，慢慢的依旧水米不沾牙，并且厌闻人声。问他甚么难过，他却又说不出来。急得薇园没法，只得告知龙中丞，请他多延几位医生商量。龙中丞急的没法，打电报到上海请了一位名医来，诊了几次脉，都说是思虑过度，忧郁成病。龙中丞听了，无非又是拿姨太太们出气。

薇园暗暗思量：这一位小姐，父亲看得如掌珠一般，合家人自然奉如祖宗的了，更有甚么不如意事，竟致忧郁成病？此中一定有甚跷蹊。这句话又不便向龙中丞说，因定了主意，打发自己太太到衙门里去问病，觑便对龙夫人说知。鲁太太奉了丈夫之命，坐了轿子，到抚院内宅里去。他们同乡世好，向有来往的，龙夫人听说鲁太太来了，便迎接进去

款待，自有一番寒暄。鲁太太问起小姐的病，龙夫人叹道："不要说起，这小妮儿累得人也够了！你们鲁大人说他是忧郁成病，就是上海请来的医生也这么说，这个我就真不懂了。我们虽不是甚么上等人家，然而比中等人家总比得上了。父亲疼得她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要甚么是甚么，姨娘丫头们那一个敢给她气受？她还有甚不如意的事，何至于忧郁呢？她父亲为了她，天天晚上念《金刚经》，念《观音经》，求她病好。昨天又电汇了五百两银子到上海，助陕西赈捐，也是求她快点好的。做父母的心总算尽了，她还是那样。"鲁太太道："便是小姐实在生得好不过，又聪明，又贤德，我们见了，也不由自主的爱上心来；何况自己人，那个还给她气受呢！这两天病情怎样了？不知可吃饭？薇园也在那里心焦，所以要妾亲来看看小姐，不知卧房在那里？"龙夫人道："天天劳鲁大人的驾来诊病，此刻又劳动鲁太太看她，真不敢当了。"鲁太太道："我们都是一家，还有甚客气？"于是龙夫人领了鲁太太同到花园里去。除了二姨太太在花园照应小姐外，三四两姨太太也跟了去。

原来骊珠此时住在花园里一座绿云红雨轩中。这绿云红雨轩，共是三间，当中一间，两面开门，一面向南，一面向北，当中摆一架十景橱，隔成两面，叫做鸳鸯厅。厅外种了数十本芭蕉，十多树桃花、红梅之类，所以题做绿云红雨。家人们又省称做红雨轩。东西两间，向日不过随意陈设，此时收拾了东首一间做骊珠绣房，西首一间给陪伴丫头们居住。且说龙夫人领得鲁太太到了，二姨太太连忙迎出来。龙

夫人先在中厅让坐献茶，鲁太太略坐一坐，就到里间去看骊珠。丫头打起帘子，龙夫人陪着进去。鲁太太举目看时，只见骊珠拥了一床蛋青色熟罗秋被，背靠着一个平金红缎大靠枕，斜欹着身子，靠在床上。面色青中带黄，十分消瘦。看见鲁太太进来，便勉强撑持着坐正了，欠欠身道："又劳鲁伯母的驾了！恕我不能起来行礼。"鲁太太忙道："小姐请仍旧躺下，我是顺路来看看的。近来这几天觉得好点罢？我听薇园说，脉象总是如此。小姐，你自己要保重点，勉强也吃口粥饭，就容易好了。"骊珠道："我也知道，可奈咽不下去。"二姨太太接口道："方才盛了碗燕窝粥，只喝了一口儿汤，就不要吃了。我们这位小姐，不要说是有病，就是没病，饿也要饿坏了。"鲁太太道："快不要如此，总要吃点东西，这病才容易好呢！"又和龙夫人谈论了几句，要了一向的药方来一一看过。

原来鲁太太也精通医理的。看过方子之后，便走到床前，伸手把骊珠的脉诊了一会，再把各药方看了一遍，向二姨太太问道："只怕还有点喘呢！"二姨太太道："这两天天快亮时，是有点喘的。"鲁太太问龙夫人道："这上海医生开的方，不知可曾吃过？"龙夫人道："吃过两服了，也不过如此。"鲁太太道："据妾的愚见，不吃也罢了。就病论病，这个病要好，第一先要把心事丢开，是不药自愈的。若论用药，此时是疏肝散郁理气为主。这江南医生，每每不问甚么病，总用上了石斛、蒺藜两样，最容易引病入阴分。"龙夫人道："入阴分便怎样呢？"鲁太太道："这个不好说

了。听说小姐月事也停住了，倘使病入阴分，怕的是成痨。”龙夫人道：“这还了得！明天快不要他看了！”鲁太太道：“也不知他们是甚么用意？宗的是那一家？就算他们江苏人只知道有个叶天士、费伯雄，《叶天士全书》也不说如此用药，费伯雄虽然没有多著述，就看他那部《医醇胜义》所订的方，也不是如此。这真是近来江苏时医的新法了。”说罢，又谈了一会，方才出来。龙夫人仍让到上房去款待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（论药一节，愿阅者勿作小说看）。

第二十回　老官医粗心投补品　娇小姐噩梦警芳魂

却说鲁太太看过了骊珠之后，仍由龙夫人陪到上房里去，又复说起骊珠病情。鲁太太道“论理，小姐这般一个知礼达义的人，生在这样人家，父母又那么钟爱，何至于生出这种病来？妾有一句冒昧的话，不知可说得？”龙夫人忙道：“不知有甚见教？我们既是一家亲，就请鲁太太说了罢。”鲁太太道：“小姐是曾经读过书，知礼守礼的。小姐年纪说小也不小了，不知向来可曾提过亲？”一句话说得龙夫人恍然大悟道：“这倒向来不曾提起过。”鲁太太道：“此刻何不和她提一提，冲个喜呢？薇园也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这句话不便对中丞说得，所以叫妾来告诉夫人。”龙夫人道：“这真是医者父母心，我们当真做父母的倒不曾想到这一层，真是费心了。”鲁太太谦抑了几句，龙夫人待过点心，鲁太太便告辞回去不提。

且说龙夫人送过鲁太太之后，便打发人到内书房里请龙中丞。中丞正在那里焚香，正襟念大悲咒，求小姐病好呢。听说夫人有请，只点了点头，把一首大悲咒念完了，方才到

上房里去。夫人接着，把鲁太太的话说一一告知。中丞听了，不觉愕然道："我倒向来没有想到这着。然而她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子，何至于如此？"龙夫人道："人大了，知识开了。又是个识字的人，不定看了些甚么混帐书，也不定这一班妖姬恣口无忌的说了些甚么混帐话，被她听了，都是论不定的。"龙中丞道："薇园既然虑到这一层，我们就姑且依他说试试看，左右年纪大了，终久是要提的。"说罢，叹了一口气，立起来，踱到花园里去看骊珠的病。

走到绿云红雨轩前面，只见一个老妈在大院子里桃花树下洗手巾，里面静悄悄地。中丞轻轻步入鸳鸯厅，掀起帘子，只见二姨太太和素琴、锦瑟两个大丫头，默默对坐，骊珠却在床上睡着了。便轻轻跨了进去。二姨太太等连忙站起来，中丞摇摇手。走近床前一看，只见骊珠半闭着眼，仰卧在床，气息恹恹，面如金纸，又不觉叹了一口气。二姨太太轻轻道："老爷且到外间去说一句话。"中丞听说，又轻轻踱到外面。二姨太太跟了出来，递过一个细瓷小痰盂道："小姐的病，不知怎样？老爷请看看这个。"中丞接过一看，只见里面都是白痰，痰当中却带着三四条鲜红的血丝儿。不觉吃了一惊道："是几时起的？"二姨太太道："是今天才见的。早就想回，又怕冒冒失失的惊了老爷、太太。方才鲁太太来替小姐诊脉，正想说出这个，又怕被小姐听见了。"中丞道："小姐自己不知道么？"二姨太太道："不知道的。"中丞点点头道："拿去洗了罢。不要叫她自己知道。"说罢，匆匆出了花园，仍到上房去，对着夫人跺脚道："这

是那里说起？闹的吐出红的来了！可恨这济南，枉说是个省城，要找一个好医生都找不出来。”夫人听说，也吃了一惊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中丞道：“我也不知。你去问伺候的人去。”夫人听说，也不再问，三步两步到花园里去了。中丞也自到签押房里去，叫人去请薇园。

薇园到来，中丞告知原故，薇园道：“小姐不知何故，那一点肝火总不得下去。肝火灼金，乃见咳嗽。此时是肺经受伤的很了，所以带出点血丝来。职道实在学识浅陋，诊治不好。大帅何不叫人打听，这济南城里，想来未必没个名医。”中丞道：“我也这么想。但恐怕靠不住。”薇园道：“也不妨多请几人参酌参酌，职道一个人的见识到底有限。”中丞道：“那么请那个呢？”薇园道：“大帅只要分付出来，倘不是好手，他们也不敢引荐得来。”中丞此时心焦如焚，听了薇园的话，便叫人到历城县去，交代打听几名好医生来。

历城县听见了这个命令，便先叫本县官医上院去伺候。这官医已经七十多岁的了，奉了县主之命。便衣冠上院禀见。龙中丞此时尚和薇园在签押房谈天，闻报，便叫薇园先到花厅里去陪他，顺便考察考察他的医理，自己却到上房去打听骊珠的病情。只见龙夫人已从花园里回来，两只眼睛哭得犹如核桃一般，说：“女儿只怕是不中用的了。”丫头锦瑟又把小痰盂送出来，说方才又吐了一口。龙中丞便叫拿出去给那官医看。那官医在外面细细的对薇园问过了小姐的病情，薇园一一的都告诉了。那官医闭目宁神，听了半天道：

“别的都不怕，就怕耽误的太久了。”说话时，历城县又送来了两个医生，一一与薇园见过。恰好里面送出小痰盂来，三个医生轮流看了，彼此又议论了一番，只见家人来说：“请。”薇园便陪了三个医生到花园里去。到得鸳鸯厅时，龙中丞已在那里了。薇园指点见过，行了常礼，便到里面诊脉。三个医生轮流诊过，龙中丞亲自陪到花厅坐下。那官医先说道：“据晚生的愚见，小姐贵脉，六部皆见细弱，乃是气血皆虚之象。此时急进大补之剂，只怕还可得手。”后来的两个医生同声说道：“晚生等也同此意。”龙中丞道“既如此，就请三位公议一个方罢！”薇园听了，只是皱眉，又不好多说。只见他三个相让到书桌旁边，由那官医秉笔，三个人唧唧哝哝了一会，开了一个十全大补汤来，内中却又加些红花、桃仁、寄奴草之类，双手递给中丞道：“晚生们订了这个方子，求大帅鉴定。”中丞接过一看，只见打头第一样便是吉林人参三钱，便道：“可以吃得参么？”官医道：“早就该吃的了。小姐贵体本是禀赋虚弱，加以久病气血两亏，人参大补元气，用以培元。本方还有一钱交趾肉桂。晚生看得小姐的咳嗽，是虚火烁金所致，肉桂大补命门，有引火归源之功，命门真火一生，虚火自灭，可以止住咳嗽。这本是四君四物合成的十全大补汤。至于红花、桃仁、寄奴草，乃为停瘀太久而设，然而深恐体弱之人担不住，所以每样只用几分。”龙中丞于脉理医道一节向不讲求，听了他一番议论，觉得甚似有理，便把药方递给薇园道：“我们再谈谈。”说时便举起茶杯送客。

三个医生走了，中丞又问薇园："这方子可用得？"薇园道："据职道的见识，此时似乎不宜骤补。然而各人见解不同，职道不敢断定吃得吃不得。"龙中丞道："你只说据你的主意，是吃得吃不得。"薇园道"据职道看去，似乎不宜吃，还请老帅斟酌。"中丞只得送过薇园，进去与夫人商量。龙夫人道："既然他们三个人公议的，就何妨吃他一剂试试看。"好在参、桂是自己家里有的，便在方子上圈去了那两样，撮了药来，配了参、桂，煎给骊珠吃了。

且说薇园回到公馆里，天色已断黑，乏的了不得。家人们知道未吃晚饭，便伺候开上饭来。薇园一面吃饭，一面将一切情形，向太太说知。鲁太太大惊道："这个毛病，如何吃得十全大补？老爷，你如何不止住他？"薇园道："我已说过吃不得的了。然而这个病是终不会好的了，早点送断了，也省得生人受累。"鲁太太道："亏你这还是医家之言呢！"薇园道："这一服药也未见得就送得断。你看我天天投的疏肝理气的药，她吃了下去，那脏腑全不理会，但愿这服药也是如此，那就不至于死了。"说话间吃过了晚饭，略坐一坐，便去睡了。

一觉醒来，听得房门外面似乎有人说话，侧耳再听时，却有人在那里叩房门，说是院上打发人来请。薇园吃了一惊，连忙披衣坐起，取出表来，在灯光之下仔细一看，已是两下半钟。便推醒了太太，自己穿衣下地。亲自开了房门，只见一个家人回道："院上打发人来请，说小姐有点不好呢！"薇园道："快预备轿子！"家人道："早预备了。"

薇园匆匆要水嗽了口，也来不及洗脸，穿上衣服要走。忽然又想起一事，取出一条小毛巾，又向抽屉里取出一瓶广东薄荷油，尽情倾洒在手巾上，揣在怀里，方才出来上轿，向抚院衙门而去。入到辕门，便不等通报，早有家人伺候着，打了灯笼，引到花园里去。

进得花园时，只见四下里灯烛通明，真是银花火树，赛似元宵。一径来到鸳鸯厅，只见中丞穿着短打，泪人儿一般哭了出来，一把拉住薇园道："薇园兄，你今日要救我的老命了！"薇园道："大帅且不要忙，小姐怎样了？"说时丫头早通报进去，龙夫人及一切姨太太都回避过了。薇园到得里间，亲自拿起洋烛向床上一照，只见骊珠仰卧在床上，脸色转红，上下唇焦黑，闭着眼睛，有出气没进气的乱喘。便叫声："小姐。"龙中丞带哭道："我儿，你看这是谁来救你了？"骊珠也不答应。薇园放下烛台，诊了一会脉。龙中丞把薇园让到鸳鸯厅西面的倚云阁里去坐，那里先有了五六个医生，都在那里商量定方。薇园对龙中丞道："大帅且不要伤心，小姐是误服参、桂之过，暂时还不碍事。可叫人快取生萝卜、生葱捣了汁来灌下去，立刻就好的。"旁边伺候的家人不等中丞分付，就如飞的去了。不一会取了来，中丞亲自送到那边，龙夫人接过，亲自灌下去。说也奇怪，不到顿饭时，果然不喘了，脸色也不红了，说了一声："好渴啊！"中丞便叫人问薇园，该喝甚么？薇园道："喝点西洋参汤罢。如果没有预备，就燕窝汤也好。"里边就依言进了一小杯西洋参。

骊珠自从吃了十全大补汤之后，被三钱人参鼓荡了气，一钱肉桂煽起了火，喘得一个死去活来。幸得薇园来用萝卜解了人参，生葱破了肉桂，方才平复了，又喝了点西洋参，觉得神气略清。微睁两眼，见众人都在床前，不觉又生厌恶，闭了眼不看。朦胧之间，听得三姨太太叫道："小姐，花园里又做戏了，我们去看来。"骊珠忽觉身体轻松，便随了三姨太太到花园里去。只见戏台就搭在鸳鸯厅前面，除了自己和三姨太太之外，并没有第三个人。戏台上正在那里唱《贵妃醉酒》呢！那扮杨贵妃的，正是喜蛛儿。不觉定睛细看，觉得他十分娇媚，真是比那初见时庞儿越整。正在看得出神之际，忽然那戏台不见了，耳边还听得笙歌箫管的声音。自己看看身上，却穿戴的是凤冠蟒帔，原来身在花轿之中。不觉暗暗惊讶道："我一向不曾提亲，怎么便嫁了呢？"一会儿便有人扶着自己出了花轿，傧相赞礼拜堂，送入洞房。新郎过来，揭去红巾。骊珠微飘凤眼一看，那新郎不是别人，正是喜蛛儿。心中暗暗欢喜道："惭愧，也有盼着的一日也！"忽然转眼看见搀扶自己的人，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奇鬼，不觉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一声"吓煞我也！"急急张目再看，原来还是躺在床上。龙夫人听得骊珠梦中叫醒，连忙过来用手拊拍着肩头，连叫："我儿休慌！"骊珠回想方才的事，原来是梦，不觉长叹一声，眼中滴下泪来，身上的汗却出个不住。

（原书完）

装帧设计：赵林滔

书　号：10330·
定　价：0.96 元